

精心编织的诡谋巧计，层出不穷的悬疑
世界首本将悬疑、爱情、NLP于一身的小
——寻真爱，玩死亡游戏……

心锚

电影编剧陈茂贤
NLP鬼才大师江健勇
权谋大师李民杰
精心策划联手呈献
全球第一本具学习应用
融NLP及权谋手段
二合一之电影小说

陈贤贤 电影小说作品

手机另一端传来经过变造的声音，巧妙利用NLP的犯罪，一步一步，竟将国际知名NLP大师逼入生死绝境。陷阱中还有陷阱，心锚之外更迭加心锚；神秘人逼他敢于奔命，挽救生命中的真爱。

但这究竟是一场考验？还是一场游戏？或者，是每个人内心深处都会产生的最终疑问、究极抉择——

哪一个人，才是你一生当中的最爱？

另类出版社

关注微信公众号：【重构文字】获取更多女性成长的内容



献 词

谨以此书献给我此生最爱，我非常庆幸能找到这个人。

如果你也已经拥有最爱，请好好珍惜，

如果你还没找到，请不要灰心，

好好回想一下，

这个人必定在你生命中出现过。



个人简介

陈茂贤 Anselm Chan

香港创作人、电影及电视编剧，十八岁即担任编剧，入行超过十年，创作过十部以上电视剧，每一部都曾经得过香港及内地电视台的收视冠军。同时亦创作不少广受观众欢迎的电影，年纪轻轻，已是香港的多产编剧人。

2002 年得到王晶导演赏识和提携，曾参与创作的电视剧集包括《八大豪侠》、《浴火凤凰》、《情陷夜中环》及《情陷夜中环 2》、《小鱼儿与花无缺》、《雪山飞狐》、《暴雨梨花》、《A 计划》、《仁者黄飞鸿》、《十大奇冤》等等。

首部电影作品，是由古巨基与蔡卓妍主演的都市爱情喜剧《甜心粉丝王》，其后的电影作品，则包括典型港式喜剧《我老婆系赌圣》、与及以内地为主要市场的幻想穿越喜剧《超时空救兵》，

2012 年的最新作品，是由郑中基、毛舜筠、黄百鸣主演的《男人如衣服》，及由郑中基、吴君如、毛舜筠、杜汶泽、葛文辉、詹瑞文与及叶璇主演的春节贺岁电影《百星酒店》。



关注微信公众号：【重构文字】获取更多女性成长的内容



《心锚》序

著名导演谷德昭

知人知面不知心

《心锚》？上次接触这个「锚」字，是看见前任特首率领亲信们振臂高呼：「起锚！起锚！」那是一场闹剧。

陈茂贤写的《心锚》，却是一个结实的故事。

跟阿贤合作了两部电影：《男人如衣服》（2012）及《百星酒店》（2013），熟悉他写喜剧的能力，却不知道原来当他独个儿自由创作时，竟然选择编写《心锚》这类推理、惊悚、紧张又具学术性的故事，可谓：「知人知面不知心。」

《心锚》大概就是一个「知人知面不知心」的故事！

主角是一位心理学家，遇上另一暗藏心理学高手对头人，当中更有不同心理学派的对垒，像古龙先生的武侠小说，也像日本的推理故事，更像好莱坞的高智商斗智电影。

故事中有许多关于心理学的学术性探讨，究竟是全部有根有据，还是作者故弄悬虚？反正故事好看便一直追看下去，像读《达文西密码》时，哪管密码是真有其事还是纯属虚构，只要看得过瘾，便乐得一直由作者带着走。

借着心理学的斗智，探讨「爱」的存在，单是这个题目便吸引我一直追看下去，继文字后，期待《心锚》电影的出现。

天马影业集团创作总监 董子桓

跟贤仔相识，源于一部喜剧电影的合作，他为人乐观，语带幽默，整个人从内到外都充满喜感，我早就将他跟「笑」字划上等号；得知他写了一本名叫《心锚》的小说，直觉告诉我，这应该是一本充满趣味的笑话书，但看了开头几页，却发现内容是关于「爱」；我当场向贤仔投诉：我是从来不看爱情小说的。但见贤仔招牌式微笑，淡定叫我看下去，见他信心十足，我只好照做了！

《心锚》明明是以爱为主旨，却蕴藏侦探推理情节、警匪追凶的布局，一环一环紧紧相扣，殊不简单！一个关于爱与被爱的故事，配以一招「心锚」



——以语言和动作操控他人的潜意识、影响对方的行为和情绪，如此疑幻似真的行为，大大增添了悬疑感。乍看似乎跟爱情没有关系，却又千丝万缕，与爱的主旨环环相扣，读来非常过瘾。

《心锚》充分展示出文字的威力，看一本小说，能带来多种感觉，可谓数个愿望一次满足，超级划算，诚意向大家推荐，值得一看！衷心祝贺《心锚》大卖，贤仔加油！

中国电视剧著名监制 黎志健

《心锚》令人感动之处，在于作者埋下「谁是最爱」这层悬疑，并逐步抽丝剥茧，是很引人入胜的，令读者解谜时也感受到何为「爱」。很久没有看过如此多层面及电影感强大的小说，可一再重看及了解其中真谛，诚意推介！

演员及导演 宋本中

我跟陈茂贤可以说是不打不相识，到后来变成合作伙伴和好兄弟。我跟他都喜欢创作，并肩工作的时候，总有一种无形的默契，我知道他为什么会这样做，明白他为什么会说这话。

当他创作好《心锚》，他第一时间给我看，我还记得，当时我坐在他位于北京的家里，外面天气很冷，下着大雪。坐在他家的沙发上把《心锚》看完后，我久久上不发一言，因为我觉得相当震撼。

当时我觉得非常兴奋，因为《心锚》绝对是一个好故事！这故事不是随便能写得出，他一定是经历了一些人和事，才驱使他创出这个故事；但是陈茂贤打死也不说，我只能在小说里推敲。

我很喜欢《心锚》故事里的设计，更喜欢《心锚》这个书名。看完之后，我仿佛中了他的《心锚》一样，对这个故事愈来愈上瘾。我在这里要奉劝读者：看《心锚》之前，要小心被作者陈茂贤在不知不觉间向你下了「心锚」啊！

艺人 陈小春

跟陈茂贤认识的日子，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初次见面，跟他聊起创作的时候，发现他是一个满有创意和想法的人。



但是，当他给我看《心锚》这个故事，我是十分惊喜的。因为阿贤从来都是一个乐天的人，他竟然如此心思细密，写出《心锚》这样斗智斗力，探讨人性的故事，

我看完之后，只跟阿贤说了一句：「这个故事的想法很新颖，而且十分有趣！」

我相信，读者们看完小说之后，会不断反覆思考：自己会不会拥有「最爱」？或者，究竟谁是自己的「最爱」呢？

艺人 陈国坤

《心锚》确实是一个很结实、很悬疑的故事，看了《心锚》之后，绝对会令人反思，究竟谁是你的「最爱」，

作者陈茂贤，是我的好兄弟、好朋友，他是一位电影及电视编剧，在大染缸的缸口，看惯了繁盛的沧桑，也看透了世态炎凉。可是，当他把最强的伎俩运用出来时，却往往能把所见所想，化为篇篇文章。也许，走入他的心窗，你会爱上他的伎俩

演员及编辑 冯勉恒

百变神童陈茂贤，

我见过不同状态的陈茂贤先生：剧本会议上说笑话的兴奋、喝醉后的傻态、看足球或赛马时的热情投入等等。这次从贤仔的新书《心锚》中发现，贤仔原来有很感性的一面。这次他一反过往自称「情场浪子」的潇洒作风，挑灯夜写，借一个悬疑故事，表达他对人生及爱的体会，读来过瘾。祝《心锚》一纸风行，贤仔继续灵感不绝，为我们带来更多快乐及色彩。

金马奖最佳男配角奖得主 郑中基

《心锚》是一个有趣而发人深省的故事。

在这个世界上，「爱」很重要，亦十分普遍，现代人开口闭口都说「爱」，但是，有几个人员正懂得爱是什么？看完《心锚》之后，或者会有新的答案和体会。能够把「爱」融入悬疑的剧情、高智力和心理学的技巧，陈茂贤的



确给了我不少惊喜。

跟阿贤合作了两部电影《男人如衣服》（2012）和《百星酒店》（2013），我很欣赏他的创作和写作能力，是个难得的好编剧，

我看完《心锚》后，不由得感叹：如果台湾最著名小说作家是九把刀，那么，看完《心锚》之后，就会知道那九把只是小餐，因为陈茂贤才是真真正正的利器！

李民杰

《奸的好人》系列作家之一，

《李民杰作品集》作者，亚洲权谋大师。

《心锚》故事背后，不为人知的勒索案：

第一次跟阿贤交涉，他就跟我提起，他想做全球第一个写 NLP 小说的作者，对我而言，我认为什么奇迹都会发生，除非你不做；只要立定方向，咬紧牙根大胆尝试，成功的机会即使再低，奇迹一样会发生。

但，不去试的话，就根本没有机率可言，或者说机会是零！

阿贤是一个有理想、满怀梦想的编剧家，一个会说故事的高手，最重要的，是他有理想、梦想，还有埋头闭门写稿的精神。今天阿贤做到了，我深信，阿贤这部小说出版后，很快就会被搬上大银幕——我说这句话是表扬阿贤，不但将来极有可能成为出色的编剧，还是出色的小说家！

我认识并欣赏阿贤的才华，是由他当年编写了一场重头电视连续剧《情陷夜中环》开始，主角有我很喜欢的四哥谢贤，还有当时相当出色的女主角叶璇（恕我无法一一列举诸位出色的演员）。

《情陷夜中环》这勾心斗角的「商战」连续剧，在大马也引起风潮，同时也看得出阿贤对商战权谋等剧情拿捏的火候，相信有看过该连续集的人，知道编剧是年轻有为的陈茂贤，必然会由衷心想：这位年轻人绝非池中之物，迟早一飞冲天，而且他总会再有一鸣惊人作品出现。

我在北京见过阿贤两次，第一次是吃火锅，第二次是吃冰淇淋，这两天我们无所不谈，谈我们喜欢的小说和电影。在无所不谈中，我发现阿贤很喜欢阅读，他原来很权谋，更是《奸的好人》的读者，我们彼此欣赏，所以开启了合作之旅。



阿贤是一个很专业的编剧，他对剧本素材的认真程度，从第一次开小说出版会议时，他的尖锐提问就显现了出来。

《心锚》控制人的手段，绝非凭空幻想，更不是书生之见，阿贤找我和江健勇做他这本小说的顾问（将来也是电影剧本的顾问），目的是对于故事剧情中角色之间的斗智、谋略，还有专业 **NLP** 影响人于无形的招数，以及角色之间的对话等，务求做到「内行看门道，外行人看热闹」的效果——换句话说，我们希望这本书达到的效果是：你喜欢 **NLP**，你可以在小说中学到一点「兵凶战危」时，应变的 **NLP** 招数。

我很高兴且充满期待此书面市，但同时也勾起了自身一段回忆。

我有一个好友，他是身经百战、不易被感动的权谋高手，也是我见过最冷静的商业谈判高手，他可以从对方的谈话中很快发现漏洞，相对的，能骗到他的人却是少之又少。就在阿贤埋头创作的某天，我曾将阿贤书中某一段剧情跟他分享，问他：「如果是你，你会有什么反应？」（我之所以问他，是因为这个人不相信真爱。）

当时他说，假如左志诚是高手，他真的相信爱可以透过手段「操弄」，便应该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冷静，不理对方，因为只有完全不为所动，才是最好的办法。假如有所反应，左志成就不配称为高手！他还跟我分享了亲情和爱情背后隐含许多虚幻的骗局，尤其当涉及利益时。

事情真巧，像上天的安排一样：上述的谈话过后一周，某日他送孩子上学后，突然接到一通电话，电话那端，他听到小孩的哭声，还有不断的掌掴声，传来哭喊声：「爸爸救我，不要打我……」声音很凄惨，他顿时乱了方寸，握着话筒的手不受控制颤抖着。

紧接着，电话那头传出一道冷酷无情的声音：「想要孩子活命，给我二十万！」

朋友当下心里冷了半截，他极力做了多次深呼吸，希望对方听不出他心里的波动。他说：「你打错电话！」

对方冷笑一下：「我看到你送孩子上学，加上我知道你是谁，知道你很有钱可以勒索，不过你可以试一试，反正我杀了第一个人，再多杀你孩子一个也不算多。」

朋友心中开始大乱，思绪浮现许多勒索骗局的新闻，不过内心深处，总



摆脱不了「万一我孩子真的在他手上怎么办」这个念头。

短短数秒，他还是选择妥协，问对方：「你想怎样？」

接着，我这位朋友绞尽脑汁拖延对方，总是跟对方说，一时拿不出二十万现金等语，尽力不让电话断掉，同时他一边开车去孩子的学校，冲到教室，求证自己的孩子是不是真的被绑架。最后终于证实，这是一通当时马来西亚非常流行的假绑架骗局。

经历过这件事后，他告诉我，他一直以来不相信有真爱，一直认为只要有钱，就有亲情；这一切亲情和真爱，其背后都会有个肮脏的面具：利益！

然而经过这事后，他的价值观完全变了，他终于明白，只要你是人，就有真爱，而很多时候，我们是被利益或忙碌的烟雾，遮蔽了我们真爱的核心。

我告诉你们这件事，也希望你们阅读此书时，不但可以多认识 **NLP** 技巧，同时能品味这部小说另一层核心的思想。

江健勇（江魔）

《奸的好人》系列作家之一，《爱情阴谋论》作者，
亚洲毒辣 **NLP** 影响术之父。

《心锚》里面的暗黑秘术译码！

事先声明：《心锚》这本小说中描述的所有 **NLP** 说服技术和隐晦催眠术，都有真实的依据。部份的技术，对上过我的毒辣 **NLP** 的学员们而言，更是耳熟能详。

Anslem 陈茂贤虽然没有正式学过我的毒辣 **NLP**，但，当我们第一次开始交流时，他所问的问题，都不离毒辣 **NLP** 的本色。

犹记得他问我的第一个 **NLP** 问题是：「怎样利用一通电话，使一个正在开车的人失控？」

哈哈，我听到这种问题时，我的江魔性格就会兴奋起来。因为我绝对相信，答案的素质受问题的素质所影响，厉害的问题，当然能够带出厉害的答案！

他问我另一个让我很兴奋的问题是：「怎样在人的脑中埋下一个定时炸弹，在特定预设时间，引爆一个人内心的恐惧感？」



这一招要借由手势，来设两个心锚（心理记号），一个用来勾起恐惧感的记忆，另一个用来预设引爆时间。

小说主角左志诚是用这一招来预设引爆一个人的恐惧感，他先以问问题的方式切入，勾出对方记忆中的恐惧，同时设下心锚。然后再用手势来隐喻一个未来的时间，接着，再把这隐喻时间的手势和恐惧感心锚连结起来。到了这里，招式已经完成了。（注：如果各位不太明白上面这段文字，请拿这段文字来对照小说，左志诚在停车场处对一挑战者出招的那一幕，再细嚼几次，你就会明白了。）

但各位读者能够举一反三的话，就几乎能用同样的方程式，来预设引爆任何的记忆，包括喜悦感、爱情、购买欲、焦虑、甚至是性冲动等。如此，未来你在人际互动中可得到的好处，将会超出你的想象！

小说中不少的地方有描述到主角如何运用幽默感来与对手周旋，我相信读者都知道幽默感是能够用来削弱对手的防备心，但削减了对方的防备后，紧接着还要用到一个策略来拉近双方的距离，才能事半功倍。

所以，在小说中，当男主角身处于一个僵持对峙状况，他运用幽默感打破僵局后，马上就带出他与对手之间的共同痛苦，来强化彼此惺惺相惜的感觉。其间详细的话术操作，读者可以好好细阅小说中左志诚的对白。

陈茂贤是一资深编剧，我虽是《心锚》小说的 **NLP** 技术顾问，但，也有赖他的创意，当故事发展到特定之处，他问我一些很刁难的技术性问题，我才有机会提供出非常经典的 **NLP** 说服话术。特别是小说中有几幕，是危机重重的生死关头，男主角左志诚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说服对手，改变决定。

在这种情况下，也唯有快速让对方脑袋进入空白的能量最低点，才能进一步说服对方改变初衷。

什么是能量最低点？小说中自有分晓。这几幕的说服术对白，将会是 **NLP** 爱好者可细嚼精研的地方。

书中男主角左志诚贵为 **NLP** 大师，自然也是猎艳高手。不少小说或电影中的男主角可能也是把妹高手，但《心锚》一书，却对男主角的成功猎艳，作出精辟的 **NLP** 解剖：

基本上，男人若要猎艳，就得把女性脑中的开心和欲望，同时重叠在自己身上。其中一幕的左志诚把妹戏码，用了一段 **NLP** 话术，来描述一个很普



通的日常用品，但却在描述的当儿，把自己变成对方所爱。

这种话术，在 NLP 圈子里面被称为 **Process Language**（流程语言），所讲的东西无须附带明确内容，目的就是为了让听众对号入座，而在我的毒辣式 NLP 学中，我再把这个技术变成「双重含义沟通法」，在我的学生圈子里面，这一招是最隐晦，同时也很暗黑的一招，

托《心锚》的关系，我和 **Anselm** 间的对话是很过瘾的，因为这是一个资深编剧家和一个毒辣 NLP 专家相互擦出的火花。他挑战了我 NLP 功力的极限，而当我把 NLP 的可能性告诉他，他也因此拉阔了故事的发展空间，

作者 **Anselm** 把这本书奉献给他一生中的最爱，我也坚信书中故事的含义和结局，也将会启发你去思考：「什么是一生中最爱？」



目 录

个人简介	1
《心锚》序	1
序章	1
第一章	5
第二章	11
第三章	15
第四章	19
第五章	25
第六章	33
第七章	37
第八章	45
第九章	49
第十章	55
第十一章	63
第十二章	77
第十三章	81
第十四章	87
第十五章	91
第十六章	95
第十七章	107
第十八章	117
第十九章	123
第二十章	133
第二十一章	139
第二十二章	141



第二十三章	145
第二十四章	151
第二十五章	161



序章

现在

今年的初雪比预期来得迟，而且非常暴烈。虽然只下了两个小时，已为整个郊区的树木染上银白的发丝。在北方，冬天这种天气算不上恶劣，可是，树木被冷风吹得左摇右摆，发出「沙沙」声，仿佛有人在风中低吟，诉说着一生的故事，令透白雪夜添上一丝愁绪。

为了阻挡每年由北方刮来的大风沙，城外种植了大量树木，几十万株高度一致的参天大树，形成半人工半天然的绿色长城，巩固着城市免受沙尘暴肆虐，也构筑了一个巨大的迷宫。

没有人会无缘无故走进这个迷宫，当然也没人会注意到，若大森林中，寒风萧瑟的夜里，一条生命正在逐渐点滴当中流逝。

皑皑白雪里，有一张皮制椅子，孤零零摆放在森林中。这张厚重的真皮椅是一流高档货，手工精细，设计揉合仿古与现代人体工学，由意大利名匠亲手制造；同时，也是心理医生专门用以催眠治疗的设备。它本应摆放在心理医生的诊所，等待病人躺上去接受催眠，如今却放在林间雪地上，任由狂风吹拂。

皮椅的四脚，均用建筑钢钉固定在地上，而椅子上，一个男人正被牢牢的缚着，动弹不得。

这个半身赤裸的男人，名叫左志诚，他的双眼被黑布条蒙住，正处于昏迷状态。一片雪花缓缓飘到他的脸上，瞬间在皮肤上溶化。

突然，冰冷的液体泼在左志诚身上，令他猛然醒了过来。左志诚惊魂未定，嗅到一阵强烈的汽油气味，他发觉，自己全身上下满满的都是汽油，

汽油随着他的肌肤纹理往地上流去，立即被雪地吸收，凝结成冰。寒冷的天气状态下，汽油使他本已快冻僵的身体，体温急剧下降，他的肌肉正处于绷紧状态，身体不受控制颤抖着。他全身毛发尽湿，皮肤呈现鲜艳的粉红色，如同刚完成极其剧烈的有氧运动般，这是低温症的表现，他随时会再昏倒过去。可是，每当凛冽的寒风袭向他身上时，却为他带来皮肤撕裂的连番痛楚，而这种皮开肉绽的痛苦，又令他在昏倒的边缘清醒过来……



左志诚不断深呼吸，希望能借此减轻痛楚。每一次沉重的吸气过后，他的口腔都会长长呼出一口白雾。此时，一片漆黑的视界中，有人将蒙着左志诚双眼的布条用力扯开。

左志诚那双本已因痛苦而圆睁的双眼，瞳孔更是极度的扩张。

「为什么……要折磨我？」左志诚用仅余的力气，颤抖着问。

操控着左志诚生死的那个人，站在黑暗中，面无表情凝视着眼前的猎物，并没因为猎物表现出来的痛苦而稍微动容，

「左志诚，现在是零下十三度，我泼在你身上的汽油，正快速挥发掉你的体温和水分，原本，低温症很快就能夺去你的性命，不过很可惜，高速挥发的汽油会把你的皮肤撕裂，据说这种感觉，跟被皮鞭乱抽一顿没分别。这种感觉，现在你一定是比我更明白的了。」

即使变声器改变了音调，但那个人的语调仍然平和，仿佛交通警察在朗读公式化的法律条文般，不带丝毫情绪，

皮肤上那剧烈的痛楚令左志诚睁不开眼睛，只能依靠本能听觉去感受外界的一切。他的耳朵告诉他，这个说话的声音由远至近，逐步迫近，显然说话的人正一步一步走近自己。这个人走到左志诚身边，停了下来，端详一下正因寒冷、痛苦和恐惧而全身颤抖的左志诚。

基于一丝不服输心态，即使正承受着莫大的痛苦，也要知道是谁把自己带进如此境地。左志诚挤出仅余的意志，极力睁开眼睛。

当左志诚在模糊视野中看到此人的面容，前所未有的惊吓如一个大铁槌，无情重重敲向他的心脏：「是……你？」

眼前这个人发出一阵诡异的冷笑：

「谈判魔术师左志诚，十一次成功游说连军警和国际刑警也束手无策的重犯，报纸上怎么说的？『有左志诚在，就没有不必要的流血事件。』我倒很有兴趣知道，你现在要怎样脱身？你会用语言同步，讲出我现在的感受，进一步引导我的思想？或者透过肢体模仿，让我对你产生亲和的感觉？嘿嘿……还是你能试图跟随我的呼吸，消除我对你的敌意？」

他继续不留情嘲笑：「嘿嘿，我看你现在什么都做不到，你之前有没有对我设下了心锚？如果有的话，你知道你可以用隐晦命令引发我的心锚，让我听从你的指示，也许你便能逃出生天也不一定。」



「心锚不能让人做自己不想做的事……」左志诚竭尽全力，才能把这句话说完：「这是 **NLP** 的第一原则。」

对方却打断了左志诚的话：「错！应该讲：**NLP** 不能『直接』让人做自己不想做的事，但却能『间接』做到，」就在此时，这个人掏出一个登喜路打火机，塞到左志诚的手里。

左志诚手指触摸这个打火机表面，触觉告诉他，这是他的打火机。为了确定自己的第六感，他垂头用眼看清楚，果然，这个打火机是他的助手去年送他的生日礼物，也是从办公室同事那里得到的唯一一份生日礼物，

「我再给你三分钟吧，一百八十秒之后，你必死无疑！不过，你希望自己冷死，还是用我给你的打火机点火取暖？或者，用最后的三分钟试着游说我，向我下心锚？要不，你也可以利用这三分钟，忏悔一下过往你所犯下的一切罪行。」

那人的话语，无不透露着对左志诚的嘲弄。他继续说：

「用属于自己的打火机了结自己的生命，算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结局，不是每个人都能选择自己死亡的方式，这也算是你的福气，好好珍惜这个机会吧，你还有三分钟时间考虑！啊，对不起，现在是两分零三十秒、二十九、二十八、二十七……」

那个人一边倒数着，一边双手放在左志诚的肩上，轻拍了一下，就如给予左志诚最后的鼓励。

左志诚看着抖动得难以握住的打火机，时间一分一秒流过，秒针每一次的跳动，仿佛把那通往求生之门的大桥一下一下敲碎，在心理上的绝望和生理上的皮肉之苦当中，向来以冷静闻名的左志诚，精神也几近崩溃。

他不断反问自己：「为什么？为什么我要落得如此田地，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一步一步走进这个困境之中？」

幸好，冰冷的感觉令他头脑清醒过来。他极力控制着自己的呼吸，每一次冷空气进入他的气管，都令他进一步深入回忆之中，记忆渐渐在他的眼前浮现了出来。

一切，要从过去的二十四小时开始说起……



关注微信公众号：【重构文字】获取更多女性成长的内容



第一章

一个华丽的剧院式演讲厅中，座无虚席。这是国内最知名的一级学府，在场观众大部份是这所大学的高材生。演讲台上，摆放了一系列左志诚历年来的著作，投影机正在放映左志诚接受外国媒体访问的影片。当灯光慢慢变亮时，每个在场的学生都屏息静气，一位女性主持人上台，向现场观众宣布：

「各位同学，对于我们今天的客席讲师，相信大家已非常了解，不需我多作介绍。他过去曾十一次为全球军警及政府组织等，成功进行游说任务，在心理学界，被誉为当今最出色的 **NLP** 治疗师。」

在场中的所有学生，纷纷点头示意认同。

主持人口中的 **NLP** 治疗师，在台上一角正襟危坐，微微欠一欠身，面带微笑，展现绅士风度接受了女性主持人的赞誉。

「我本来打算与大家分享他非凡的经历，不过……」她以敬佩的眼神看了台上的他一眼。「昨天我刚刚看到这本杂志，里面内容似乎更为有趣。」

女性主持人手上拿着亚洲版《时代杂志》，坐在台上的左志诚，似乎习惯了这种恭维，他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变化，还是老样子，坐得非常端正，仿佛眼前发生的事，都不会勾起他的任何情绪。

女性主持人摘出杂志内左志诚专访的部分，更强调其中一段离经叛道的名句：「心理学的重点不在于分析人性，而在于控制人心！」她一步一步引发在场学生对讲师的兴趣：「大家想不想再多听一些？」

现场掌声雷动，

「今天我们很荣幸请来这位嘉宾，各位同学，请以热烈掌声，欢迎左志诚教授！」

西装笔挺的左志诚霍地立起，捋起西装钮扣，自信满满走向演讲台前：「谢谢你刚才的介绍，**Jessica**。其实，我相信在座所有同学，对心理学没有太大的兴趣吧？」

在场同学们不禁传出一阵笑声。

左志诚伸手去拿那杯放在演讲台上的矿泉水，轻呷了一口，那冰凉的感觉快速的传到脑际，使他精神一振。



「我相信大家最想知道的，是我怎样追到现在的明星女友，对不对？」

同学们显然对这个话题更感兴趣，掌声此起彼落，更不时发出阵阵叫嚣。

左志诚举起手来，示意同学们冷静一下：「把妹相关技巧，我不打算在这里告诉大家；不过如果大家问我，我追女明星时，有没有用上 **NLP**，我可以告诉大家：有！」他故作神秘，压低嗓子：「不过千万不要告诉她……在场应该没有记者吧？」，左志诚还装出很害怕的样子，张望四周，仿佛真的担心有记者在场似的。

他如此调皮的举动，逗得台下一众学生发出连串哄笑，夹杂着热烈的掌声。

左志诚能成为极受欢迎的人气明星讲师，除了他一系列的畅销著作和过去的骄人履历外，背后拥有一个明星女友黄玥也是功不可没。黄玥是目前如日中天、炙手可热的女明星，外表漂亮、乖巧玲珑，而且性感火辣，可以说是每个男人一生中最梦寐以求的女人。性感美丽的女明星，配合具知名度的心理学明星演讲师左志诚，他俩在外人眼中，是一对才子佳人，也自然成为学生们的羡慕对象。

「市民英雄」、「学术明星」、「艺人男友」三个外号加起来，就成了不言而喻的说服力，每一次左志诚的演讲，听众出席率都是史无前例的高，因为他们仿佛觉得，只要去听左志诚的演讲，就有跟他一样成功的希望，也可以亲眼看到一个社会上的成功人士，如何表现那无限的自信心。

「如果大家想知道内里有什么技巧的话，欢迎修读我的『爱情心理学』课程，我会亲自教授大家，如何运用 **NLP** 追求心仪对象，大家可以在讲座之后，向我的助手报名，说着，左志诚伸手一指坐在台下第一排的一个年轻女孩，这个女孩外表看起来十分幽静，给人楚楚可怜的感觉，她是左志诚的助手余嘉美。她跟台上的左志诚有默契地眼神交流了一下，露出了一抹微笑，这个笑容有如春天般，给人说不出的舒服。

此时，演讲厅中的荧光幕投射出「**NLP**」三个英文字，本来一片寂静的演讲厅，响起窃窃私语，从这些声音当中，仿佛可以听出在场的每一个学生，都禁不住散发出一种莫名的兴奋。

「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NLP** 是什么？」左志诚提高声调，向在座的学生发问。



在场的一众学生，纷纷面面相觑，没有一个有勇气举手作答。台上的左志诚不禁自信的笑了一下：「怎么了？没有人能答得出吗？」

左志诚此话一出，一个年轻的男学生便举起手来，左志诚示意那个男学生作答。

男学生说：「**NLP** 是神经语言程序学的英文缩写，**N(Neuro)**是神经系统，包括大脑和思维过程，**L (Linguistic)**是语言，指从感觉信号的输入到构成意思的过程，更准确点说，就是头脑如何受语言的影响。**P (Programming)**是我们有意识或无意识中所学会的机械式反应。将 **NLP** 放在一起，意思是指：人们为使他们的思维、讲话和活动达到具体的效果，而采取的具体行为，也就是所谓『心锚』。」

那个男生一口气把 **NLP** 定义说完，没有坐下来，却一脸自信瞪着台上的左志诚，左志诚也没有回避，以沉实的眼神注视着这个男生，两人互相对望了片刻，终于，左志诚再次展现他一贯自信的笑容：「相当不错！这位同学做了不少功课，完全把 **NLP** 的定义一字不漏说了出来，不过，能熟读这些纸上的定义，不代表就能明白 **NLP** 的真正意义！」

「那你认为，什么才是 **NLP** 的真正意义？」那个男生不服输的追问，

「**NLP** 虽然是一种间接式的催眠或者心理暗示，但是跟你们所认识的催眠又有所不同，**NLP** 无法让人做自己不愿做的事……」说到这里，左志诚十分自然地举起右手食指：「人，是不可能被别人说服的；人，只会被自己所说服！」

左志诚声音低沉下来：「无论谈判也好，谈情也好，我们都是透过言语和肢体动作，去影响对方的思想和行为，也就是说，我们和对方的情绪结合，引发对方情绪，以达到强化信念，来创造治疗或游说的效果。」他停顿一下：「用最简单的语言总结，那就是：情绪导致信念，只要影响情绪，就能影响信念，像把一个控制器放入对方心里一样……」

忽然间，刚才那个讲出 **NLP** 定义的男学生，大声打断了左志诚的话：「这些伎俩，会不会只对女人有用，因为女人的意志力比较薄弱！」

此话一出，坐在他身边的一些女生，随即露出不悦之色，纷纷报以斜眼，显然对他带有性别歧视的话极度不满。

左志诚经常举办讲座，这种自以为是的高材生，他已经应付过很多次了，



他冷静回答：「其实，这个伎俩着重的，不是我们面对的那个目标意志力强不强，而是在于运用的人，有没有给足够的时间让目标去想。若是时间短促，百分之八十的人会跟随我肢体语言所暗示的选择。而另外一个状况，则可以让别人接受我的暗示。」

另一个戴着眼镜，外表斯文的男学生，显然对这个话题很有兴趣：「在什么情况下，可以让别人接受暗示呢？」

左志诚瞄了这个男学生一眼，缓缓说了一句话：「就在对方处于能量最低点的时候。」

坐在那个戴眼镜的男学生旁，有一位女学生不禁双眼发起光来：「什么是能量最低点？」

左志诚从演讲台走下来，走到那个戴眼镜的男生面前，礼貌地伸出手作握手状：「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那个学生很自然便伸出手来，就在他们的手快要接触到的一刻，左志诚却没有握下去，突然举起了右手，使那个年轻人感到愕然。左志诚的手凌空划了一个弧形，整个过程里，那个年轻人的双眼，仿佛聚焦在左志诚的双手上，当左志诚一切动作做完后，那个学生感到莫名其妙，摸不着头脑。

接着，左志诚右手按在那个学生的肩膀上，缓缓说：「这位学生刚才因为在短时间内，面对我突如其来的改变，一下子反应不过来，脑海出了一阵子的空白状态。这种情况，就是我所说的能量最低点了。每当遇到对方意志力太强的话，我们便需要制造能量最低点，只要对方出现了能量最低点的时候，这个人的意识是最容易受影响的。」

在场学生不禁啧啧称奇。

那个女学生再度举手，问了一个在场所有人都很想问的问题：「既然人的情绪和思想都能透过 **NLP** 去控制，那么，『爱』是否也可以控制呢？」

左志诚沉默了两三秒，再次自信的微笑：「爱这种东西，是讨论了几个世纪的话题，那是个不会有结论的问题。不过，现代的生物化学告诉我们，大脑分泌脑内啡时，人会判断自己进入恋爱状态……」

他略一停顿：「大家总不会在毫无感觉之下，判断自己堕入爱河吧？」此话再度引起哄堂大笑。

「有了感觉，之后解释为爱情，那个感觉就是大脑分泌脑内啡的作用。」



换言之，只要让你的大脑分泌脑内啡，你便很有可能认为自己恋爱了。」左志诚继续说下去，但是那个女学生显然不太同意：「但我们的大脑不会无缘无故分泌脑内啡啊！那一定是有事情发生了，才影响了我们的大脑运作呀！」

左志诚待那个女生说完，调皮地说：「对！但你有没有表错情的经验？」

那女学生红着脸点了点头，左志诚继续笑说：「你一定是看到许许多多的蛛丝马迹，让你觉得很愉快，愉快度越发增加的时候，你便渐渐进入兴奋的状态；到某阶段，你判断对方对你有爱意，而你也感觉很良好，可惜最后，发觉原来是神女有心，襄王无梦，是不是？仿佛说中了她过去的事情一样，女学生不停点头。」

左志诚对女学生说：「你觉得越来越快乐的那个阶段，就是脑内啡分泌增加的时候，没错，你的大脑的确不会无缘无故分泌脑内啡，要怪就怪那些蛛丝马迹，和你自己的情绪，是它们联手制造了脑内啡分泌，与爱情不一定有关。同学，相信你曾经做了一个很好的实验，那就是你说服了自己，以为自己跟某人堕入爱河。其实，那正是我刚才所说的现象，而你把这现象解释成你内心的希望。」

在场的一众学生，对左志诚刚刚发表的一番伟论，再次鼓起掌来。

然而，左志诚却深深吸了口气，高声说：「所以，在我的定义里，所谓爱情，甚至不能说是一种感觉……」

说到这里，所有学生都停止了鼓掌，期待他把这一句话说完。

「爱情，只是脑内化学元素所造成的错觉！而错觉，正是 **NLP** 最擅长制造的！」

所有学生对左志诚这句语出惊人的话，都被震撼到鸦雀无声了，大约过了五、六秒之后，先是零星的掌声响起，接着就是全体学生热烈拍掌，掌声震耳欲聋。

左志成就在这些掌声之中，离开演讲厅，不过他早已习惯了。因为这样的场面，在他每次的演讲中总是不停的重演。

嘉美从台下观众席中站起来，拿着一叠报名表走到台下小桌子前。同学们争相上前，到嘉美那里登记课程及领取签名海报，踊跃的人群令嘉美忙不过来。



关注微信公众号：【重构文字】获取更多女性成长的内容



第二章

左志诚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整理一下手上的资料，此时敲门声响起，左志诚头也不抬，继续低头整理资料，显然他知道进来的会是谁，

「敲了门不表示你可以立刻进来。」左志诚对刚进门的嘉美说。

站在左志诚面前的嘉美感到非常尴尬，但她也出言反驳，她看着左志诚，咬了咬下唇说：「你又在这里干些不可告人的事吗？」

「幸好不是！不可告人的事，我只会在不可告人的地方才做，」左志诚继续收拾文件。

「那就好了。我只是想告诉你，今天是星期三，你晚上要跟妈妈吃饭……」嘉美看着手中的记事便条说。

左志诚神态自若，因为他绝对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儿子，他在单亲家庭长大，自小便与母亲相依为命，习惯了每个星期三都回家跟母亲吃饭。

「行了，下一个！」左志诚道。

嘉美耸耸肩：「黄玥小姐留言，说她的电影不能如期杀青，要你更改到北海道庆祝周年纪念旅行的机票。」

左志诚不耐烦地摇摇头，叹了口气：「告诉我即是叫我告诉你，那你跟她联络吧！看怎样配合我们的时间……还有呢？」

嘉美犹疑了一下，不知道该不该说，沉默了一阵子。左志诚意识到嘉美的沉默，他抬起头来，定睛看着嘉美：「有什么事？说吧！」

嘉美深深吸一口气，一字不漏地说：「你前妻打过很多次电话来，说今天是你分居两年期限的最后一天，希望你能准时，下午五点之前到律师事务所，办理好离婚手续，别再次失约！」

左志诚身体重重靠在椅背上，长长呼出一口气，略一定神：「第一，我还没跟她离婚，在法律上，她还是我的妻子，不是前妻！第二，为什么要这样吞吞吐吐呢？」

嘉美感到尴尬起来：「我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我怕你会不高兴。」

左志诚冷冷说道：「你不需要在乎我高不高兴，因为我跟她的关系，与你无关。你是我的助手，工作就是要向我报告我的日程！我的心理状态，不需



要你操心！」这句话就像一把冰冷的刀，无情刺入嘉美的心房。

然而，嘉美听了这些话，脸上却完全没有不高兴的反应，显然她早已习惯左志诚这样的狠话。她反而展现她那招牌式倾斜着头的姿态，再次露出那种令人感到舒服的笑容：「关我事的！你不开心的话，就不会让我通过试用期，我也得再找工作了……」

左志诚原本异常冰冷的神情，也缓和了起来，忍不住展露微笑：「你的试用期过了吗？」

「今天刚好满了。」嘉美诚恳地回答。

左志诚放下手中文件，看着嘉美，嘉美露出一脸恳求的神情。回想起过去几个月，嘉美的表现确实非常好，只要有她在，再复杂、再刁钻的要求，嘉美有办法做得妥妥当当。左志诚微笑：「我也懒得再找人，我会叫办公室准备合约。」

嘉美高兴地握拳，大叫了一声：「耶~」

然而，左志诚的神情很快又回复了凝重：「好好记住，你的三个前任，一个成为通缉犯，过着偷鸡摸狗的生活；一个精神失常，以后也只能待在精神病院接受治疗；一个爱上了我，被我开除了，之后增重了五十斤，只能躲在家中，不敢出门见人，自杀了十多次。她们全部都过不了一年的试用期，我希望你不要犯上她们的错误，我可没有心情再找助手。」

嘉美收敛情绪：「教授你放心，我不会成通缉犯，也不会发神经。至于会不会爱上你……」她停了两秒，作了一个调皮的表情：「教授，这不会是你潜在欲望的投射吧？哈哈……」

左志诚听了也不禁失笑。

「没点正经……」

说罢他提起自己的公文包，正要离去，嘉美却忽然问了一个使左志诚驻足的问题：「刚刚的讲座中，你说『爱』是一种错觉，那究竟是教授你照本宣科，还是亲身经验？」

左志诚笑了笑：「我待会就要到律师楼办离婚手续，使我的妻子成为前妻，你猜，我会怎么回答你？」说罢左志诚步出了办公室，迳自走远。

嘉美看着左志诚的背影在空荡走廊间慢慢远去，她轻叹了一口气，心里对左志诚有说不出的同情。她觉得左志诚心中有无数的心事，但他却把自己



的心冰封在密室内，完全不让别人了解他。



关注微信公众号：【重构文字】获取更多女性成长的内容



第三章

左志诚步行到停车场，正想拿出汽车遥控器解锁时，赫然发现一个人靠在他那最新型号的名贵奥迪房车车门上。他认出眼前这个人，正是刚才在讲座上，第一个举手说出 **NLP** 定义，却又被他否定的那名男学生。

这个男生双臂交叠，一直凝视着左志诚，一副不甚友善的态度，显然他对刚才课堂上的事还耿耿于怀，要找左志诚麻烦。左志诚一点也不觉得奇怪，因为这种情况每隔几个月总会发生一、两次。

左志诚审视了男生一会，说：「双臂交叠是防御姿势，身体后仰表示抽离，你脸上的表情是什么？愤怒……不，是轻蔑，你对我刚才的课有意见吗？」那男生展露笑容，左志诚说：「噢！只有嘴角笑，脸的上半肌肉没有牵动，那是一个嘲笑，你不是对我的课有意见，你是对我这个人有意见。」

男学生自信地逐一回答左志诚的问题：「我双臂交叠，是因为天气很冷，身体后仰，是因为我在这里等了你很久，脸上的表情，只反映了我很想睡觉……」，他站直了身子，说：「不过，你对我那个嘲笑，分析得很透彻。」

「每年总有学生，总想以为难我来标新立异。」左志诚不禁摇摇头。

男学生发出挑战的口吻：「想你必定习以为常，也应该训练有素，如果你现在就能够把我催眠了，我当然心服口服。」

左志诚不愿跟这些小孩子作无谓的斗嘴，只想让这个孩子快点离开他的名贵轿车，不要把车身的烤漆弄花。「你高估自己，低估别人，我没必要向你证明什么。请你离开我的车……」，左志诚按了一下遥控器按钮，解开了车门锁。

但是，这个男学生却没有让步的意思：「谈判魔术师左志诚教授，不会因为一个无名小卒的挑战，而裹足不前吧？」

左志诚交叉双臂：「你知道你这种友善行为，足以构成滋扰罪吗？」

男学生反驳：「学生有疑问，教授有责任解答啊！你把 **NLP** 说得神乎其技，加上那些对外公布的战绩，你不会连小小一个催眠都没信心完成吧？我们这所大学是全国最优秀学府，不是那些开玩笑的三流大学，你这样，叫学生怎么还有信心上你的课啊？」

左志诚审视着眼前这个男孩，沉思了一会，说道：「对，我不能随便催眠



你，因为你的意志力很强。」男学生仿佛胜利般露出了自信的微笑。但左志诚随即又说：「不过……我还是有点不确定……」迅速向男学生递出了原本拿在手上的公文包。男学生下意识伸手，想把公文包接住，岂料左志诚却忽然松了手；眼看公文包快要掉到地上，男学生立即俯身，把公文包接住，左志诚在这刹那间，左手搭住男学生的肩，语调柔和问：「很好，你叫什么名字？」男学生的态度一下子不同了，变得没有刚才强势：「我……我叫沈学锋……」

左志诚接着慢慢一字一句询问：「在催眠学里面，通常意志力强的人，他们的记忆力也是很强的。我想问你，你最害怕的是什么？」

「狗！因为小时曾经被狗咬过。」沈学锋回答道。

左志诚继续沉声问：「被咬到哪里？」

「这里！」沈学锋用右手指了指自己的左肘部位。

左志诚忽然声调微变，眼神坚定看着年轻人，回应道：「哦，就咬到这里？」他边说「咬到这里」这四个字，音调微变，同时右手就在沈学锋的左肘部位抓了一下。

沈学锋微微点头回答左志诚「是！就是这里了。」

左志诚接着用右手，在年轻人面前划了一个弧形，这个手势，就像他在讲座中，没握手的示范般同样的弧形，顺势按在沈学锋的左肩上，他迅即改变了声调，眼神盯着他说：「你等一下，我要你数着一、三、四、五……」

左志诚每数一个号码，左手掌心向下，在齐腰高度的空中，切了一下，每数一下，左志诚的左手掌心便切高了几时的空间，如此类推的逐层递增上去。当他数到五时，左志诚再重复切一次：「当你数到五时，你便会有被狗咬的感觉。」左志诚的声音仿佛施了魔法一样，一字一句钻进沈学锋的耳里，他更把按在对方左肩的手，转移下来，抓了沈学锋的左肘一下。

左志诚松开了手，让沈学锋如他刚才所言照做。沈学锋不相信左志诚真的能把他催眠，从一数到五，可是，却什么也没发生。左志诚也没有再多说话，只是对着沈学锋微笑，拍了拍他的左肩，轻描淡写转身取车去。左志诚上车后，把车顶天窗打开，架上太阳眼镜。

「谈判魔术师，原来也是不外如是……好一个假学艺的讲师！」沈学锋以鄙视的眼神望着左志诚，也转身走向电梯离去。

电梯中，沈学锋自然地望着楼层显示板，随着电梯的上升，那些数字也



跟随着跳动。沈学锋心里自然也跟着数：「一、二、三、四……」

当电梯到达第五层，电梯楼层显示跳到五字，沈学锋随即也数到五的时候，突然，他感到左肘一阵剧痛。沈学锋立刻卷起衫袖查看，发现左肘上的那个痛处，正是刚才左志诚轻抓了他一下的那个地方。表面看来毫无异样，一点伤痕都没有，但是被咬的感觉却是前所未有的真实，而这个位置，亦正是沈学锋小时候被狗咬到的地方。

此时，沈学锋突然感到冷汗直冒，呼吸急促，还感到异常的恐惧，眼前看到的一切事物，都渐渐变得扭曲起来，随之而来是一阵恶心的感觉。沈学锋按动电梯的键板，电梯刚好停在第七层，他二话不说冲了出去，便蹲在一旁呕吐大作。

良久，沈学锋才定过神来，他伸手拿出纸巾，把头上的冷汗抹去，并且不断的深呼吸，极力使自己回复过来。

几分钟后，沈学锋冷静下来，回想刚才在停车场上所发生的事，才赫然发觉，原来从他弯腰帮左志诚拿着公文包那一刻开始，所有事情都是左志诚刻意安排。目的就是要给沈学锋制造能量最低点，好让把沈学锋的意志力减到最弱，继而有效对沈学锋作出催眠。而左志诚对沈学锋所做的一连串动作，目的只是一步一步把沈学锋引到他一早设定好的催眠陷阱之中。

「岂有此理！」沈学锋的脸上重新武装起一副冷酷的样子，可是此刻，却添上了几分深心不忿。显然这次，他是完完全全败给了左志诚，失败感笼罩全身，使他恨得咬了一咬牙，重重吐出「左志诚」三个字…



关注微信公众号：【重构文字】获取更多女性成长的内容



第四章

奥迪房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轮胎快速转动，路面不少碎石被卷弹了起来，轻轻打在车身上，发出沙沙声。驾驶座上的左志诚，一边开着车，一边听古典音乐，这是他开车的习惯，他总认为开车是感到最放松的时候，因为只须专心开车，其他的事都不用想。

回家路上，左志诚把一直处于关机状态的手机打开了，每次演讲或工作的时候，他总会关掉手机，待一切完毕之后才会重开，细听电话留言。一般来说，他的手机只会有他母亲和现任明星女友黄玥的留言讯息。

可是，今天的留言却有点不同。

当他打开手机，却发现手机传来了一阵震动，荧幕一闪一闪。左志诚看一看来电显示，脸上浮现难以形容的表情，他正在犹豫应否接听这个电话。手机来电显示「妻·倩霖」。左志诚深深吸了一口气，按下戴在耳旁的蓝牙耳机，接听了电话。

「你终于肯接电话了？」电话那边正是带着责备语气的倩霖，

「你应该知道我在演讲时是不会开手机的，这是我的习惯。」左志诚故作无事。

「你的习惯不一定是对的，很多习惯早晚会害死你。」倩霖冷冷答道。

左志诚轻轻叹了一口气：「老婆，我希望能跟你谈一下，我们真的有必要走到离婚这个地步吗？」

「我就快不是你老婆！我们之间，已经没什么好谈了！」

「我为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幸福着想。」

「你口中幸福的意思，根本就是一种欺骗！」

「你听我说……」

「你不用说！从你破坏了我们夫妻协议的那一刻开始，我们的关系已经出现了无法修补的裂痕！」电话中的倩霖开始激动起来：「我已经在离婚书上签了字，马律师说你今天五点之前如果到不了律师那里，他便会把离婚书送到你办公室！」

左志诚还想说点什么，电话另一边却传来了挂断的声音，就像一把冰冷



而尖锐的匕首，无情直插左志诚的心房里，带来隐约的痛楚，仿佛正慢慢滴下血来。

他跟倩霖的对话，没有任何客套，剩下的只有如同谈判一般的冷漠。此刻左志诚的心情有如打翻五味酱，百般滋味突然涌上心头，心中升腾起一种莫名的情感，宛如自己最知心的朋友瞬间与你形同陌路。

回忆偏偏选择在此时偷袭左志诚，即使是再冷静的 **NLP** 大师，也敌不过。回忆悄悄的爬上思绪，一幕一幕他与倩霖最甜蜜过去，不自觉浮现在眼前…

那是两年半前，位于海南岛三亚的海滩，左志诚会与倩霖共度了一个甜蜜而浪漫的下午。

左志诚还清楚记得，那天刺眼的阳光非常灿烂，海风微凉，细沙柔软，温暖的阳光映射在海面上，仿佛海面铺满一串又一串璀璨的水晶，一个接一个小浪花，哗啦哗啦冲击着岸上。阳光底下，倩霖穿着舒适的衣服，正在摆着各种不同的姿势，左志诚拿着单反相机替她拍照。镜头中的倩霖，绽放出跟阳光一样温暖的笑容，显得格外明艳动人。左志诚看着她，也着迷了，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你干嘛呆呆的啊？」倩霖看见左志诚傻傻的样子，也不禁笑了起来。

「没……没什么……我觉得你真的很美……」左志诚结结巴巴说。

倩霖脸颊浮现粉红，双眼不禁微微的向下看着地上，不敢与左志诚眼神接触，显然她害羞了。

左志诚伸手握住倩霖的手：「你知道，我的大脑不能释放脑内啡了，我没有办法产生人们常说的那种『爱』的感觉。可是，这段时间，我清楚发现，我真的很需要你！」

望着情深款款的左志诚，倩霖感到自己的心剧烈跳动着，呼吸也加快起来，她没有被左志诚牵着的那只手，不停安抚自己胸前，安抚几乎已经失控的心跳，因为激动，整个脸变成一片美丽的绯红。左志诚见倩霖如此激动，轻声在她耳边低语：「你愿意嫁给我吗？」

倩霖此时已感动得不能言语，双肩轻轻抽搐着，眼前所看到的景物开始变得朦胧，热泪夺眶而出，她看着洋溢爱意的左志诚，轻轻点了点头。左志诚得到倩霖肯定的答覆，也绽放出非常满足的笑容，仿佛中了大奖一样，他忙将倩霖抱起，两人随着海风忘我旋转着，蔚蓝海天仿佛证明着二人的感情……



「叭……叭……」一连串急速喇叭声，把穿梭于过去甜蜜时光的左志诚拉回来，他发现，自己不知何时已开到一旁的逆行车道，对面正有一辆巨大卡车朝自己疾驶而来。眼看着大卡车即将迎面撞上，卡车司机正在疯狂按着喇叭，左志诚急忙往右猛打方向盘，车子以一种近乎扭曲的角度往右偏离，就在卡车几乎撞上他的一瞬间，车子离开了逆行车道，大卡车与左志诚的轿车擦身而过，那一刻，左志诚几乎感受到死亡带来的阵阵寒意，他不禁轻呼了一口气。

为了努力提醒自己正在开车，左志诚双手紧紧握着方向盘，尽量不让车子发生偏移。他其实是希望利用自身对车子的控制，产生些微成就感，来提高自身意志力，进而达到强化情绪控制的目的。这些心理学上的小技巧，对于左志诚来说，如同饮茶吃饭一样再自然不过；甚至他不必多加思考，就可以完成这一系列动作，瞬间就能将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

虽然已经分居两年，倩霖在左志诚电话簿里的称谓仍是「妻·倩霖」，虽然左志诚如今也另有女友，但在他心中，倩霖始终是他的妻子；这并非男人的占有欲作祟，而是他不想断掉与倩霖这仅存的关联，也就是说，他始终抗拒着最终必将来临的一个事实，那就是自己将彻彻底底的失去倩霖。

倩霖提出离婚时，她所说过的话，左志诚至今还记忆犹新，形成了回响，在他的耳边无限放大。

「是你破坏了我们之间的协议，破坏了我们之间的信任。我跟你睡同一张床，你竟然对我做了这样无法宽恕的事……你让我毛骨悚然，我根本无法再面对你……」

倩霖说完这话，看着左志诚的眼里尽是忧伤。可惜，左志诚却无法答话，只能眼巴巴看倩霖拖着行李箱转身离去，重重把门关上。大门关上后，左志诚的潇洒样子一下子褪尽，剩下的只有一阵莫名的感慨。在寂静房间里，左志诚顷刻之间情绪爆发起来，大叫了一声，把桌上的东西全扫倒在地上。

回忆这些事，左志诚不禁感到一阵唏嘘。他心想：「曾几何时，我认为世界上不可能有人比倩霖更了解我；可是现在，我们却弄成这个样子。难道我们之间的一切，都是错误吗？」

此时，手机铃声再次响起，划破了车内一刹那的寂静，也打断了左志诚再次的惆怅情绪，他拿起电话一看，手机荧幕没有显示任何号码，他轻轻的按了蓝牙耳机上的接听键，电话接通后，有那么的一两秒钟，左志诚听到的



只是沙沙的静电声，随即而来手机的另一边传来了奇怪的声音。

「早上好，左志诚教授，非常抱歉这个时候打扰您。」语气相当礼貌，但是这声音既不像男生，也不像女生，显然经过变声器处理。「你不需要知道我是谁，我只想提醒你，在未来的二十四小时之内，你一生最爱的人会因为you而被杀！」

虽然正在说一些恐吓的字眼，但对方仍然保持着礼貌的语调。

左志诚皱起眉来，因为他当下的反应，以为这只是一个恶作剧电话。这些年，他受盛名所累，会接过类似这样的恶作剧电话，所以总是不以为意。

「无聊！」左志诚伸手要按动蓝牙耳机，想把话音中断，但就在他的手即将触碰到通话键的刹那，动作却停住了。

「一个在你不知不觉间，对你下了心锚的人，会跟你开玩笑吗？」手机另一端传来一阵冷嘲热讽的笑声。「如果你真的这样想，我对你非常失望！」

左志诚故作松笑了起来。「你对我下心锚？不可能。哈哈！」

「左教授，笑，只是你在掩饰不安的情绪。」那人语气依然礼貌。

左志诚听了「掩饰」两个字，收起了笑容。「别尝试让我进入能量最低点，你还不够资格！」

「愤怒伴随不安，你现在已经处于恐惧的第一阶段。」那人说到「恐惧」二字时，调整了一下语气，显得份外低沉。

左志诚脸上泛起一个冷冷的笑容，叹了一口气，摇摇头。「你这个隐晦命令，实在做得太明显，坦白说，我替你的 **NLP** 老师感到难堪。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个教你 **NLP** 老师的名字，我会去拆下他的招牌！」

「……」

左志诚这句话，也运用了隐晦指令的技巧，要求对方说出自己是谁，但能在临急之下，把「坦白告诉我你名字」这命令，分散嵌入一句那么自然的话语中，是只有纯熟高手才能做到的。这使得电话那边的神秘人进入能量最低点，陷入了一阵愕然的沉默。

「我们还是说回那个心锚的问题吧。不过，以你刚才的表现，我怀疑你究竟懂不懂什么是心锚？」左志诚忍不住发出一阵不屑的嘲笑声。

陌生人继续用礼貌的语气说：「左教授，你尽管笑，反正你时间不多，只



剩下二十四小时，如果我是你的话，只想好好保护一生中最爱的人。」

「你这个问题有逻辑上谬误，如果我心目中最爱的人，跟你以为的对象不同，那你所做的一切，不但对我毫无影响，你更会负上一桩杀人罪。」左志诚静了一秒，才严肃吐出话来：「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将会输掉这个你认为十分有趣的游戏！」

蓝牙耳机中，又传来一阵大笑：「左教授，我喜欢你用『游戏』两字来形容这件事。不过，我想告诉你，我是不会输的！因为，我对你的一切，了如指掌！」

「我告诉你，我最讨厌你这种明知故犯的人。」左志诚深吸一口气，极力保持冷静，

这句话中的隐晦命令是：「告诉我你名字」，因为「明知」和「名字」的发音很接近，在 **NLP** 中，此招叫做 **Phonetic Ambiguity**。

「呵呵，你用了『明知』和『名字』的模糊谐音，命令我讲出名字，不过，你的语言已经重覆，看来，左教授你已经进入恐惧的第二阶段。即使你否认恐惧，也不能不否认，你已经疑惑了！」

神秘人说到「恐惧」和「疑惑」两词之时，语气不再是低沉，而是调整成非常急迫的语调，比之前表现得更煽情。

听着的左志诚，额角已开始渗出汗水，显然他真的感到害怕。他用力深吸一口气，极力让自己冷静下来，故作轻松：「刚才你下了三重的隐晦指令，语气调整得很自然，有进步！不过，这也透露出了你的功力也不是太深，分明只是比新手好一点而已。」

这里的隐晦命令是：很自然透露你的身份「深，分」读到逗号时，左志诚模糊掉那逗号，似停非停，在 **NLP** 叫做 **Punctuation Ambiguity**，同时又是谐音。左志诚再次使用反隐晦指令还击，可是那个陌生人这次却没有说话，只是不断大笑，经过处理的阴森笑声，在左志诚的耳边回响。

「我觉得你这个恶作剧已经玩得太久，恕我不奉陪了。」左志诚感到相当烦扰，又想伸手去蓝牙耳机关掉。

陌生人说话突然严肃起来。「左教授，究竟你是没胆跟我玩这个游戏，还是连你自己也不知道，谁是你一生中最爱的人？」

「凭什么要我相信你？」左志诚语气有点激动。



「相信或不信，是你的自由，不过我可是认真的！为了表示诚意，我现在立即启动你的心锚！」

手机另一端，出现了一、两秒的寂静，继而出现一阵静电的声音。

「我什么时候被人下过心锚？」左志诚不断努力回想，突然，他从蓝牙耳机里，听到一声清脆的枪响。

听到这声枪响之后，左志诚瞳孔放大，眼中看到的東西，开始无限拉远距离，仿佛车上的仪表板也距离了十尺远，而且影像变得异常模糊。他脑海突然空白，身上顿时冒出冷汗，全身肌肉绷紧，更甚的是，他紧握着方向盘的双手不住颤动起来，抖得越来越厉害，右脚更完全不听使唤，紧压油门，使车子在高速公路上不断加速。

左志诚已无法控制车子，车子因高速而失控，在路上原地打转，轮胎急速与路面磨擦，发出阵阵刺耳声音，划出数道极深的轮胎痕迹，最后在一声巨响中撞上路边石块。

车上的左志诚眼巴巴看着车子冲向石块，却一点办法也没有，幸而车内及时弹出的安全气囊救了他一命。但是，左志诚仍然承受了巨大的冲击力道，眼前顿时漆黑一片，昏迷过去……



第五章

左志诚缓缓睁开眼，发现正身处一个漆黑的房间内，伸手不见五指。率先在他脑海里出现的问题是：「这里是什么地方？」其后，左志诚发现自己的双手被捆绑，动弹不得。他试图挣扎，却发现眼前这个漆黑一片的「房间」，其实只是一个不到五尺高的箱子，他无法站起来，亦无法坐下，只能牛屈膝的倚靠着。然而，双腿不住的抖颤，连带一阵酸麻感觉，迅速从大脑里传递出来，接下来就是豆大的汗，不停自他额上滴下。

「这简直是酷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等等，我想起来了……我刚才在开车，接了个电话，那人说要启动我的心锚，之后我的双手就不听使唤，就撞车了……」左志诚极力回想着，背上冒出阵阵冷汗。

「难道……我被抓了？」

左志诚开始焦急了，呼吸也急促起来，喘气声在这个不到五尺高的空间内发出极大回响，每一下喘气，都令自己听得非常心寒，此刻左志诚的心里也有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突然，远处传来一阵清脆脚步声，把左志诚从焦急的心情中拉回来，只听见皮鞋与地面磨擦而发出的「喀喀」声，慢慢由远至近。左志诚知道，显然有人慢慢向他走近了。

未几，脚步声停下，随即把门拉开，外面光线钻进这个小箱子内，由于背光的关系，左志诚无法看清眼前这个人的样子，只听到对方缓缓说：「左志诚教授……你醒过来了？」

当这个人开口说第一句话的时候，左志诚的瞳孔放大，因为他认得这个声音，正是刚才他开车时，致电给他的那人声音。然而，左志诚不断告诉自己此刻需要冷静，一定要弄清楚眼前这个神秘人，为什么要绑架自己。

「你抓我来这里，究竟想怎样？」左志诚极力保持语调平稳，哪怕是一丝恐惧，他都没有显露出来。

「左教授，快把你一生最爱的人说出来，如果你说不出来，那我只好把你身边的人逐一杀掉，看看谁才是你一生最爱的人……」

左志诚不禁激动起来：「你敢乱来，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他挣扎着，可是无论如何努力，绑着他双手双脚的铁扣，依然丝毫没有松脱的迹象。



「你尽管挣扎吧。不过我劝你，省点力气，努力回想一下，究竟谁是你一生最爱吧！哈哈……」

一阵嘲讽笑声，自那个神秘人的喉咙发出来，神秘人将那个不到五尺高的箱子门，重重关上。左志诚的视界顿时变回黑暗，只听到那种属于神秘人的笑声，夹杂着清脆的脚步声，开始越走越远了。

左志诚情绪开始激动起来，不断挣扎：「快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

可是，无论左志诚如何挣扎、叫喊，都没有人听到。左志诚感到一阵失重感，发现自己正处于下坠当中。他绝望地咆哮，狭小空间之内，只听到自己的咆吼声，在他耳边无限放大，发出了巨大的回响……

突然，左志诚睁大了眼，强光射入眼帘。他悠悠醒来，发现强光原来只是从百叶窗射进来的阳光而已。左志成立刻坐起身来，游目四周，发现自己正身处医院中，身上传来一阵刺痛，他一细看，发现自己的右手被包扎着。刺痛的感觉让他知道，此刻他身处的环境是何等真实，换句话说，刚才被神秘人抓住，困在那个未满五尺的箱子中，原来只是他所做的一场恶梦。

「左先生，你终于醒过来了……」护士来到他的床边。

「我在哪里？」

「这里是医院，你刚才发生了车祸，是到场的警员召救护车，把你送过来的。」护士一边说，一边调整点滴袋。

「我昏迷了多久？」左志诚极力让自己尽快清醒。

「大约一个小时，医生已经帮你做了一个初步检查，你除了面部有点擦伤，右手手腕有轻微扭伤，其他并没有大碍。」

护士扶起左志诚，让左志诚可以半仰卧。左志诚虚弱地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

「为了安全起见，等一会医生会安排你做一个脑部扫描，检查你有没有脑震荡的症状。而且，警员也得问讯……」

「好的。」左志诚有点泄气，同时叹了一口气。

「你先休息一会，医生等会就过来，有什么需要，随时可以按铃叫我。」护士抱起一叠档案，转身离去了。

病房内只剩下左志诚，他轻轻靠在床上，目光盯着窗外，光线自百叶窗



隙缝射进。左志诚不禁回想起他撞车时的细节，当他听到电话内传来一声清脆的枪响时，他的四肢就像受不了控制地抖动，最后使车子失控，发生了车祸。

想到这里，左志诚脑海里不禁想起一个问题：「究竟，谁是我的一生最爱呢？」

仅一瞬间，左志诚遍体生寒，背后冒出冷汗。因为，这个问题在左志诚脑中，竟然是一个找不到答案的问题。就在此时，门外传来敲门声，打断左志诚的思绪。

「进来吧！」左志诚稍微调整一下坐姿。

门被轻轻推开，自外走进来的是一个身穿制服的警员，他向左志诚点了点头，径自走到床前。左志诚看到警员，多少有点不自然，但是警员似乎并不在意，拿出一个牛皮纸袋，放在左志诚床前的小桌上。

「左志诚先生，这是你的一些随身物品，请你检查一下……」警员边打开牛皮纸袋，边说：「我们想就车祸的一些细节，向你查问一下，希望你能配合。」

「没问题。」左志诚打开纸袋一看，袋内里有自己的钱包、钥匙、手机，坏掉了的蓝牙耳机也一并放在里面。他向警员说：「都齐全了，谢谢！」

那个警员清了清喉咙：「你还记得车祸之前发生的事吗？」

左志诚点了点头，娓娓道来：「本来，我在公路上稳定开着车，可是突然来了一通骚扰电话，我一时分心，车子便失控撞向路旁了！」

警员仔细观察着左志诚：「在车祸出事之前，你曾经喝酒，或服食过什么药物？」

「没有！」左志诚坚定否认，一秒之后，才缓缓把后面的话吐出来：「如果你不信的话，可以要医生给我抽血化验。」

警员点了点头：「我们初步检查过你的车辆，刹车系统没有任何问题，而根据公路上的轮胎痕，证明当时你超速了……」

「如果你们要起诉我的话，希望能等我出院，有律师在场的情况下，才录取笔录口供。」左志诚话音未落，身边手机再次响起铃声，他尴尬的看看警员，警员示意他可以接电话，并转身走出医院房门外等候。

左志诚拿起手机，荧幕依然是一个没有显示的来电，左志诚心里凉了一



截，直觉告诉他，这是属于那个神秘人的来电。

「喂？」左志诚极力压低自己的声音。

手机那边又传来了一、两秒的沙沙声，如此熟悉的声音，使左志诚更加确定，这通电话必定是那个陌生人来电。

末几，那机械般的声音再次响起：「真不好意思，左志诚教授！为了让你相信，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所以把你潜藏的心锚启动了，让你发生了车祸。」

「又是你？」左志诚怒问：「你究竟是谁？」本来想要大声质问，却发现门外的警员正在盯着自己，左志诚不欲多事，遂刻意压低声音，但愤怒的情绪却显露无遗。

「我是谁并不重要，我只是要告诉你，现在你只剩下二十一小时……零七分钟……去寻找你最爱的人。」异常冷静的声音，完全听不出任何感情。

「我不会跟你玩这种无聊的游戏。」

「你还认为这是无聊的游戏吗？」

「我要挂了」！ -

「愚蠢。」对方的机械声音说：「如果你最爱的人是令堂的话，我认为你此刻挂断是极度愚蠢的行为！」

「你说什么？」左志诚眼睛瞪大。

「我肯定你已经听得很清楚……」

左志诚倒抽一口气。站在医院病房内，他攥住耳边的手机，来回的踱着步：「你到底想怎样？」手机另一边传来了咯咯笑声：「嘿嘿嘿……左教授，别紧张！我知道令堂今天会上陶艺班，而且她还有十五分钟，就下课了……」

「你想对她怎么样？」

「如果令堂是你的最爱，我相信，你现在应该立刻前往艺术学校去保护她。」

「你以上的话语，已经构成了恐吓罪！」左志诚反驳。

「左教授，如果我是你的话，就没空关心这个了。不如关心一下，你能否在十五分钟之内从医院赶到艺校吧。」那人嘲讽。

「我警告你，如果你以任何方式伤害她——」

「太晚了，此刻你并没有讨价还价的权利。」那人用逗乐的语气说：「我



也很想知道，令堂究竟是不是你的一生最爱！」

「你……」左志诚刚要追问的时候，对方已经断然挂断电话。

左志诚沉默片刻，凌乱的思绪影响着他的判断，他试图冷静下来，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车祸已经证明，对方不是在跟自己开玩笑，也就是说一切都是真的，他只剩下不到十五分钟，得从医院赶去艺校保护自己的母亲。

此时，门外再次传来敲门声，随即推门进来的是身穿白袍的医生和护士。「左教授，麻烦你随我们去专科那边，我们会替你做一个详细的脑部扫描检查。」

警员也跟着医生和护士走进来，他发现左志诚接完电话，整个人神色大变，正要上前询问，左志诚却突然表示：「医生，我要立刻出院！」

「左先生，你刚刚醒过来，情况不稳定，等脑部扫描检查，排除你有脑震荡的风险，我们才可以让你出院。」医生说。

「我没事！你要马上让我立刻出院！」左志诚情绪激动，以命令语气跟医生说。

「作为你的主治医生，我不会贸然让病人离院的。」主治医生的态度十分强硬，似没有退缩之意。

「我不管，总之有什么后果，我自己会负责！」左志诚拔掉一切连接在身上的针头、管线，跳下床想离开病房，可是医生与护士却出手拦阻。「别挡着我！」左志诚一时情急，用手推开医护人员，便想夺门而出。可是在门口的两名警员看见，便急忙上前阻拦，更把左志诚推回病床，紧紧压在床上，左志诚不断挣扎，但是也无济于事。

「快放开我，我有要紧的事，必须出院！」左志诚仍不断大呼小叫，嚷着要出院。

「病人情绪非常激动，替他注意镇静剂！」医生吩咐，护士便拿起针筒，向左志诚的身上注射。不消三秒，原本激烈挣扎的左志诚，慢慢冷静下来，双眼也慢慢失去焦点，眼皮重重的快要垂下来。

在左志诚的眼前，一切东西都开始扭曲，而且声音却越来越遥远。

「糟了，镇静剂在我体内发挥作用了。我感到大脑的反应开始迟缓，眼睛看到的变得模糊，声音也变得涣散。不行，我不能让自己睡着，绝对不可以……」左志诚心里不断默念着，并且不断深呼吸，希望使大脑短时间



内充满氧气，阻慢自己进入昏睡的状态。

突然，左志诚用尽全身的气力挣扎起来。把警员都推开，警员原本以为左志诚已被制服了，却没有料到突如其来的举动，一下子反应不过来，被左志诚推倒在床边。左志诚把握这个千钧一发的刹那，从床上一跃而起，扑向病房的大门，医生和护士正想上前阻止，也被左志诚推开，夺门向走廊奔去。

在医院走廊上，左志诚跌跌撞撞的走着。可是，偏偏这个时候，他体内的镇静剂发挥影响，神智、视线都开始模糊了，脚步踉跄的他，一个不小心绊倒，把身旁边的小架子也一并推倒，架上的物品散落一地。左志诚发现，散落在他面前的东西，是原本放在小架子上的铁盘、绷带、纱布，和一把细小的手术刀。

左志诚还没有反应过来时，后面已传来一阵急速的脚步声。左志诚回头一看，警员与主治医生正从病房那里追过来，他没有时间思索，毅然从地上拾起了手术刀和绷带、纱布，便站起来，连跑带滚向标示「出口」的通道奔去。

当左志诚推开亮着「出口」灯牌子的门后，他便软坐在地，拿出刚才拾来的手术刀，二话不说便往自己的手臂割下去。一丝血痕自他的手臂划破，刺痛感觉从伤口传递到大脑，使左志诚顿时清醒了一下。可是，左志诚却没有停下来，再继续的手臂上多划了几下，他面容扭曲，极力忍着痛楚，豆大汗珠从额头上滴落。明显地，左志诚希望利用痛楚来克服镇静剂，使自己保持清醒。

三十秒之后，医院大楼东翼侧的出口处，出现了已经换回衬衣和西裤的左志诚，眼神终于回复了一贯的敏锐，他左右瞄了一下，确认没有那几名警员和医生、护士的踪影后，便急急走出来。

左志诚的眼神终于回复往昔的精锐，神志也终于清醒过来，显然他的方法绝对是成功的。他边走边轻抚一下左手手臂，虽然已经简略包扎，但仍可以看到纱布里有一丝丝的血痕渗透出来，而且伤口隐隐传来了刺痛感觉，不过正是因为这些刺痛感，克服了镇静剂所带来的副作用。

然而，不知何时，天空布满了黑压压的乌云，空气间也弥漫着让人不安的气息。只身走出医院大楼的左志诚匆匆看了一眼天空，不由发出一声感叹，难道老天都要配合，为这场游戏营造气氛？如果真是这样，那不得不说这气氛营造得非常符合他此时的心境，压抑、不安，因为不可知的灾难而担忧。



想到担忧，左志诚努力让自己摆脱懦弱的情绪，因为时间是不等人的。左志诚看看手表，他母亲还有不足十分钟就要下课了，如今只能在公路上飞车奔驰，才有可能在仅余的十分钟内赶到艺校。

左志诚的车子已经撞毁，看似他几乎不可能拯救母亲了；但如此危急关头，已把他迫到不择手段的地步。他来到马路另一边的医院停车场，趁着出租车司机下车，帮助病人家属折叠轮椅的时刻，左志成立即冲过去坐上驾驶座，也不管后座还有乘客，迅即开车扬长而去，留下家属和司机呆站在原地，看着车牌 **NG 8811** 离他们越来越远。



关注微信公众号：【重构文字】获取更多女性成长的内容



第六章

「幸好是我抢先把你载走，不然你就惨了！」左志诚一边开车，一边以很紧急的语气跟后座的乘客这样说。」

他开着出租车飞快驶离医院大楼，向母亲所在的艺术学校驶去。然而，坐在后座的客人不知所措质问左志诚：「你是医生吗？你要带我去哪里？我的家人和轮椅还在出租车站！」

「我没有时间跟你解释，但告诉你一个真相……刚才那位要载你的司机，其实不是司机！但你可以放心，因为你遇到我，现在你很安全。你一定要听我讲，因为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够了。快！看看你的座位有没有安全带？」从左志诚语气中可以听得出，他的确非常焦急。由于乘客的情绪也十分紧张焦虑，处于能量最低点，轻易就被左志诚催眠了，他慌张的在后座找到安全带，乖乖扣上，坐在后座。

虽然明知道牵连了一个无辜的人，但左志诚已经顾不了那么多，现在不是他同情任何人的时候，他只能专注在自己的事情上。

他拿出手机，母亲没有手机，他只好打电话给查号台，查询艺校的电话再拨打过去，电话传来了来电的等候声，使左志诚开始有点不耐烦。

终于，电话接通了。

「喂，麻烦你马上请陶艺课的陈秀卿女士来接电话，告诉她，她儿子左志诚有急事找她！」左志诚的声音非常焦急。

「不好意思，因为天气突然变坏，我们的陶艺班已经提前下课……」

「什么？！离开了多久？」

「大约两至三分钟吧！」

左志诚没等对方说完，已经把电话挂断。

他心急如焚，开车疾驰之间，看了一眼戴在自己手上的旧款精工牌手表，走针却又再一次的停顿了。他脱下手表，在手中用力摇一摇，听着手表内机器转动声。这么残旧的精工牌手表，与现在家财万贯的他显然有些不搭；以他现在的收入，要买一只江斯丹顿绝不是问题，但左志诚依然戴着这只残旧的精工牌手表。这只手表是他工作后，母亲送给他的第一份生日礼物。



顷刻之间，天上风云变色，窗外雨点哗啦哗啦打在车窗上，窗外景色变得一片朦胧，豆大雨点落在地上水沟内，形成了大小不同的涟漪，使左志诚想起他跟母亲的一段往事。

他清楚记得，那天的雨下得跟现在一样大。

那年，左志诚只有九岁，也是一个大雨滂沱的日子，雨水自屋檐一滴一滴的滴下来，沾湿了一双穿着皮鞋的小脚。这双小脚的主人，正是穿着整齐校服的小左志诚。他看着眼前的滂沱大雨，一脸无奈的样子。

此时，一个优美的身影走到他的身后，正是左志诚的母亲：「儿子，穿好雨衣吧，我送你上学了……」

「哦！」小左志诚迅速把雨衣穿好，被母亲牵着出门。

然而，当他们走到屋外的街道时，发现街道上由于管道堵塞，低洼地区开始形成水洼，甚至已经淹到成年人的膝盖了。小左志诚看见，不由得害怕起来，小手紧紧牵着母亲。母亲温婉微笑着：「孩子，不用怕，妈妈背你走……」

母亲二话不说，背起了小左志诚，在水淹过膝的街道上蹒跚而行。大雨无情洒落在母亲的身上，幸好小左志诚穿着雨衣，不然必定也同样湿透。

小左志诚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情况，心中难免有点害怕，下意识把母亲搂得更紧：「妈妈，不要放手！」母亲知道小左志诚害怕，极力用最温柔的声音安抚他：「孩子，不用怕，妈妈不会放手的。」母亲双手伸到后面，用力把小左志诚再往上抬高一点，不让他的脚沾到淹过了膝盖的水。

那时候的小左志诚 双手紧紧搂着母亲的颈，他看不清楚母亲的脸色，只看着她的背影，这个永远无法忘记的背影，深深刻在小左志诚的心里。那时候他暗自发了一个誓：「妈妈，将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我也不会放手的！」

一阵刺耳喇叭声，打断了左志诚的思路，他这才发现车子塞在车阵中，几乎无法前行。现在显然是下班高峰时间，加上天气突然变化，导致出租车才行驶没多远，就深陷在拥挤车流里面，动弹不得。

左志诚看着左右车辆将自己层层包夹，如同他此刻遭遇的各种麻烦。如果不能从这些麻烦里脱身，左志诚甚至看到不到自己的未来：「一生最爱的人，一定是妈妈了！爸爸早早离开，如果不是妈妈一个人努力工作，把我拉拔带大，根本不可能有我今天的成就……」

此时，左志诚盯着手腕上重新运转的精工手表，时间正在不停流逝。他的



额头滴下冷汗，脸色也变得越发苍白。此时，出租车的无线电传来另一位司机的声音：「八八一一，我在你后面，今天真倒霉，怎么会开到这里来的？现在正是下班高峰，又遇上天气恶劣，看来也得堵上半个小时。」

左志诚听到这个消息，眉头一皱，立刻打开出租车门，跳出车外，可是身边都是拥挤的车流。左志诚回头，看到后座乘客，于是他又进入驾驶座，拿起无线电对讲机：「这里是八八一一，车子由医院开出，现在在路中心坏了，车上坐着一位乘客，请找人与医院联络！」 -

电合的另一边立刻回应：「八八一一，请报告位置！」话音刚落，左志诚已迅速的钻过车流间的缝隙，开始狂奔。

周围街景在眼前不断变化，左志诚一边跑，一边拿出手机，在轻触式的荧幕上快速的寻找，最终停在嘉美的名字上，看来此时此刻，他唯一能够托付的人，就只有助教嘉美了。因为他很清楚，只要是自己交代的事情，嘉美总能立即不择手段，全力以赴完成。想到这里，他按下键，拨打电话给嘉美。



关注微信公众号：【重构文字】获取更多女性成长的内容



第七章

一间小小的意大利咖啡馆内，客人不算太多，只有几名刚刚下班的客人，正在忙里偷闲聊着天。窗外天色已经变得非常阴暗，暴雨落在街道上，不少行人撑着伞，更有些没伞的路人急急在街上走着。然而咖啡馆中，悦耳柔和的钢琴声弥漫在空气里，与外边风云变色的天气，形成强烈的对比。

咖啡馆的角落里，一个优美的女性身影坐在一张小沙发上，正是嘉美。她那双白嫩的手正捧着一本书，书名是《勾魂·夺心·洗脑·催眠》，作者是来自马来西亚的两位 **NLP** 大师，李民杰与江健勇。

她一边阅读，一边认真在桌上的记事本中抄下笔记。此时，侍者把一杯热腾腾的咖啡放在桌上，白雾自咖啡杯内升起，一阵浓郁的蓝山咖啡香味在空中弥漫。嘉美啜饮着芳香浓郁的咖啡，配合着咖啡馆里那些让人无限放松的轻柔音乐，确实是给人非常休闲放松的感觉。

「真是舒服。这里的咖啡太美味了，如果每天都能够喝到这样优质的咖啡就好了……」嘉美心想。

这是嘉美最喜欢的放松方式，每当工作过后，时间许可的情况下，她总喜欢到这家咖啡馆待一待。在柔和灯光和悦耳钢琴声之下，那种轻松舒适的感觉，让嘉美不必再为各种需要处理的工作担心，可以尽情放松。

毕竟，自从当了左志诚教授的助教，她的工作和生活上都处于紧张和压力之下，左志诚对待工作是非常严谨苛刻。幸好嘉美也是一个坚强独立的女孩，她对工作的热诚和认真，早已得到左志诚的肯定，她已渐渐能够享受于工作当中。

可是，左志诚那种某程度上自负得令人讨厌的性格，或多或少让嘉美感到一些无形压力，如果不懂得处理这些心理负担，让它一点一点累积起来，总会到达某个临界点。所以，嘉美能够切身感受到，为什么那些前任助理会受不了左志诚的脾气，甚至有人被他迫得差点疯掉。

她还记得，第一天到左志诚的办公室应聘的时候，那天阳光显得份外灿烂。嘉美沿着小石路，走向大学的行政大楼，由于时间太早的关系，四周学生都不多。嘉美走到行政大楼大堂，刚上班的保安惯常对嘉美进行了安全检查，礼貌询问嘉美：「小姐，请问你找那位？」



「我来应征心理学系左志诚教授的行政助理……」

保安低头查看一下纪录：「左教授还没有回来，你得在办公室等等他。」

「没关系，我来早了。他的办公室在六楼吧？」嘉美询问保全人员，获得确定答覆后，她便走向电梯。

等候电梯时，嘉美对着大堂内的镜子，下意识打量自己今天的打扮：笔挺的套装，配合高挑身材，高跟鞋穿在她脚上，使她原本已十分修长的双腿，显得更加诱人。今天她特意弄了个微卷的发型，希望给人成熟庄重的印象。她鹅蛋型的脸上薄施脂粉，使原本雪白的肌肤更加明艳照人，整体形象非常舒服。

「你实在是遗传了母亲的优点了，跟妈妈一样漂亮。」小时候，嘉美的爸爸常常对她这样说。

嘉美的母亲，天生就是一个美人胚子，可是体弱多病。怀着嘉美的时候，被验出患了癌症，医生指出化疗会影响肚里的孩子，早已劝她把胎儿引产；但她就是坚持，认为自己已经三番四次流产过，如今这么难得再次怀有孩子，不能就这样放弃。所以，无论要她牺牲什么，这次她都要为丈夫生下孩子，还要求医生不要把自己的病情告诉丈夫。

结果，嘉美的爸爸直到妻子生下嘉美之后，才知道她早已罹癌，而当他发现的时候，癌细胞早已扩散到妻子全身，没办法医治了。嘉美的爸爸答应妻子，必定会好好照顾嘉美，把她养育成人。

可幸的是，缺了母亲的嘉美自小就非常懂事，与爸爸相依为命，爸爸却始终忘不了妻子，于是便让嘉美离开这个伤心地，到国外生活。嘉美努力读书，终于考上了外国一流大学的临床心理学系。

嘉美在学习上没有多大困难，很快就取得优异成绩。在指导教授眼中，嘉美是个天资聪敏的学生，他在年终评核报告中，以「十年难得一见的心理天才」来形容她。

本来嘉美的心愿，是顺利毕业，取得合格的心理专业执照，加盟当地的一级心理咨询服务公司，但是，大学三年级那年，一次左志诚出国演讲，来到她就读的大学进行讲座时，把嘉美的想法彻底改变了。

那次讲座，嘉美不但被左志诚的个人演讲魅力所吸引，更亲眼见识 NLP 的威力。在演讲会之后，嘉美跑到左志诚的面前毛遂自荐：「左教授，我希望



像你一样，能够投身临床心理学的实务工作！」

「嗯，那你就多点努力，研究各种心理治疗方法。我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跟你合作。」左志诚礼貌鼓励嘉美。

此后，嘉美一直关注着左志诚大大小小的出版及著作，不知不觉间，成为左志诚的忠实拥护者，课余时间，嘉美不停钻研各种心理疗法，凭着多年来不断努力学习、实习，数年后，她终于以一级的优异成绩，修毕临床心理学硕士课程。

以她的学历，马上便有多间一级的私人心理咨询服务公司聘请，甚至当地政府部门亦非常有诚意邀请她加盟，可是嘉美却一一拒绝，因为她得悉左志诚在大学里聘请私人助教，所以二话不说选择回到国内，前来应聘。

电梯「叮」的一声到达六楼，嘉美从电梯里出来，直接推开门走进左志诚的办公室。当她进去的时候，却被眼前的景象吓呆了。

她看见一片凌乱的办公室，地上全是脱下来的衣服。率先扬入眼帘的是一对黑色高跟鞋，因为这对高跟鞋是名牌货，嘉美曾经盯着时装杂志，非常渴望能买到这对高跟鞋，所以她认得。继而她发现地上还有一套黑色的半截迷你裙、一对黑色透明丝袜，还有当然少不了也是黑色的胸罩和底裤。从嘉美的女性眼光看来，穿这套内衣的主人一定是个身形玲珑有致的女人，而且看她选举内衣的款式，一定是个性感火辣的尤物。

然而，在一堆女人衣服当中，也夹杂着男人的西装外套、恤衫、西裤皮鞋、袜子，甚至连内裤也在地上，很明显，一对男女曾经在这里翻云覆雨。正当嘉美随着衣服的路线一路看过去的时候，她终于看见，一个全身赤裸的男人站在不远处，正在喝热腾腾的咖啡。

全身赤裸的左志诚，被突然推门进来的嘉美吓了一跳，深色的咖啡差点倒在身上。如此尴尬场面下，即使是素有经验的左志诚，也有呆在当场的时候。

就在此时，一双嫩白胜雪，柔若无骨的手，突然从后搂住了左志诚，随即，左志诚身后出现了一个身材火辣的性感美女，那个女孩还在左志诚的脸上亲轻吻了一下。

「这么早就起来了？咖啡很香，给我也弄一杯吧！还是，你想再来一遍？」那个女孩的声音十分娇嗲，貌似非常诱惑。



可是，左志诚却没有回答，只是轻轻清一清喉咙。那个女孩随左志诚的目光看过去，看到嘉美站在二人的面前。一秒之后，一阵尖叫声爆发起来，尖叫声充斥着整个办公室，那种叫声是属于那个半裸女孩的。接着，女孩用双手掩住身体，飞速跑进洗手间去，门「碰」一声关上。

办公室内顿时变回一片寂静，只剩下左志诚与嘉美二人面对面。左志诚轻托一下眼镜，慢条斯理说：「麻烦你，可不可以先出去，我需要把裤子穿上。」他的语气没有改变过，还是一贯的冷静。嘉美听到左志诚这句话，如梦初醒，整个人弹起来：「哦！对不起……」边道歉一边退出房间。

嘉美退出办公室的房间后，不停喘着气，胸前急速起伏着。她回忆起刚才左志诚裸露着身体，加上他身后那个全裸的美少女，脑海浮现出他们二人从昨晚开始，就在办公室内度过一夜情的情景。嘉美的脸不禁红了起来，一直在她心目中甚具风范的 **NLP** 治疗师、大学教授左志诚，竟然是一个玩一夜情的花花公子？

就在此时，左志诚办公室的门打开了，刚才那个媚俗的女孩走出来，以极嫌恶的眼光，上下打量了一下嘉美，嘉美毫不畏惧，与那个女孩对望。幸好还是嘉美比较内敛，率先把眼神移开，那个女孩显出一种不屑的反应，继而转身离开。

嘉美轻呼了一口气，继而，一阵不安爬上嘉美的思绪：「糟了，我撞破了他这么私密的事，还想奢望他会聘请我当助教吗？唉……真是倒霉，想不到会弄成这样！」

就在此时，办公室内传出了左志诚的声音：「外面那位，请进来。」

嘉美连忙推门进去，但她的头总是低垂着，不敢直视左志诚。

左志诚从抽屉里拿出一件全新的白衬衫，边拆开包装，边轻描淡写的说：「你刚才撞破我最私人的事，尴尬的应该是我吧！」

「对不起……」嘉美的头垂得很低。

「告诉我，你是谁？在这里干什么？」左志诚的话语，突然变得像刀一样锐利，一边说，他一边在嘉美面前把衬衣穿上，扣起钮扣。

「我叫余嘉美。是来应聘当你的助教，可是我知道现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是不会聘用我的……」

「我给你一分钟时间，你给我一个理由，说服我在这个情况下，还需要



聘用你。」左志诚定睛看着嘉美。

嘉美如坐针毡。

「你还有 30 秒……」左志诚不断倒数着：「10、9、8、7、6……」

就在左志诚准备倒数到 1 之时，嘉美突然站起身来，二话不说，开始清除整理现场。她收起所有荒唐过的证据，小如桌上的发丝也不放过，把被撞移位的桌子摆回原来的位置，使原本被桌脚压过的地毯印记，也都盖住了。

不消三分钟，嘉美这个整理过程已是做得干净俐落，不留痕迹。就连左志诚，也不禁内心佩服眼前这个小妮子。

嘉美再看了看地板，从包包中抽出纸巾，往地板捏起不知是谁被扯脱的阴毛，再丢到垃圾桶里。

她走回左志诚的前面，说：「这就是你要请我的原因。」然后静静的看着他。

「一个老板，要请一个私人助理，最重要的是请到一个可以完全相信的人。」嘉美边倾斜着头，边用右手食指指自己，说到「请一个私人助理」这句时，她加重了语气。

左志诚摇了摇头失笑：「看来你也算是做过点功课，起码还先看了我的书……不过你也曲解我书中的意思了。」

「我不明白你说什么。」嘉美极力掩饰。

「你刚才在运用 **NLP**，试图对我下隐晦命令，不过你用错了。」左志诚取笑着嘉美。

「用手指脸，只是我一个习惯性的动作！」嘉美为自己辩护。

「用手指脸，谁都知道是在说要请你，我书中说的『指自己』，不是用手指，而是用整个指掌……」左志诚在嘉美的面前示范了一次。

嘉美顿时反应不过来。

「不过，我很满意你刚才想出来的补救方法，反正我正需要一个助教，姑且给你一个机会。」

「真的吗？谢谢左教授！」嘉美喜出望外。

「先不要这么开心，三个月试用期，如果途中有任何错失，开除！」左志诚继续他刻薄的语气。



「我一定会尽力做到最好，不会让你失望。」嘉美很开心。

「你做得好与不好，都不会让我失望，因为我不会对你有任何期望。桌上这叠档案，你整理一下，等会上课要用。」左志诚站起来，便走出了办公室。

就是这样，嘉美开始担任左志诚的助教。不过，自从她与左志诚共事过，她便知道，左志诚的内心其实并非外人所看到的这样冷漠，很多时候，左志诚只是嘴硬心软而已。

想到这里，嘉美不禁摇摇头，笑了一笑。因为跟在左志诚的身边，使嘉美知道，自己一直追求的并非一般意义的心理学工作，而是让身在其中的人都不禁着迷的另类科学。

当嘉美陶醉在音乐与咖啡的自我放松之中时，她突然觉得，好像有人在暗处观察自己，那种被人盯着看的感觉非常明显，可是她四下张望，却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人。就在她疑惑之时，手袋里传来了手机的铃声。

手机荧幕上显示的是左志诚的名字，这让嘉美十分吃惊，因为下班以后，左志诚几乎从来没有致电给她过，嘉美赶忙接起。

「喂……左教授？」

「嘉美你在哪里？」电话那头的左志诚，声音显得非常焦急。

「我？我在广场附近的咖啡店，嘉美显得有点不知所措。」

「从你哪里，到我母亲的艺校，要多久时间？」左志诚连忙接上。

嘉美感到事态严重了：「骑车的话，大约五分钟左右……」

「你快去接我母亲，她有危险，我已经在路上，赶过去！」左志诚随即挂断。

嘉美被电话那头的左志诚给吓了一跳，她从来没听过雇主如此激动的声音，紧张和疲惫这几种情绪，很少出现在左志诚身上，嘉美感觉，今天会是不同于以往的一个日子。

她赶紧起身结帐，离开咖啡馆，这才发现外面天空已是乌云罩顶，她赶忙发动自己停在路边的小摩托车，骑车上路。

马路上，嘉美还在回想刚才的电话内容，左教授要她赶去艺校帮忙接人，本来这个要求并不算太奇怪，但左志诚说话时，那种听来十分紧张的情绪，却使嘉美感到非常不安。而且听起来，左志诚是一边跑步一边打手机给她，



是什么样的紧急情况，让左志诚如此失态？

虽然嘉美知道左志诚一向对母亲很孝顺，可是这次显然与平日状况不同，嘉美估计，应该是发生了什么大事件，才会使素来冷静的左志诚教授情绪变化得这么大。想到这里，嘉美不由得催上油门，全速往艺校赶去。



关注微信公众号：**【重构文字】**获取更多女性成长的内容



第八章

天色越来越暗，整个城市上空仿佛被一块巨大无比的黑布遮盖起来，继而响起一阵轰轰响的闷雷。这种仿佛山雨欲来的天气，似乎影响到每一个人的心情，街上的人开始急步行走着。

一幢五层楼高的建筑，外表看起来颇为残旧，顶层是一所历史悠久的艺术学校，十多名年龄约三十多岁的妇人，正在专心听着老师教授她们的陶艺课程，每个学生都对自己手上的湿滑陶瓷感到有点新奇，无论怎样搓揉，好像总搓不出自己想要的形状。

在一众学生面前的老师，一双巧手却搓揉出一个甚具风格的陶瓷杯子，从这位老师一双柔若无骨的手看过去，她脸上总是挂着微笑，长发扎成一束马尾，随便放在左边的肩膀上。从五官上，可以肯定她年轻时候会是个大美人，虽然年龄接近五十余岁了，但岁月仿佛没有在她脸上留下太多的痕迹。修长的身形，配了称身的服饰，显得额外清秀脱俗，就如一杯温水一样让人舒服。

她就是左志诚的母亲陈秀卿，年轻时是一位陶瓷艺术家，曾经梦想拥有一家属于自己的工艺坊，造出自己的陶瓷艺术品。可是，自从她嫁给左志诚父亲，她就把自己的梦想抛诸脑后了。

当秀卿看到窗外风云变色的天气，她不禁眉头皱了一下，心想：「等会如果下起大雨来，又刚好遇到下班的高峰，到时交通必定非常挤塞了。」

这有可能打乱她今天的约会，因为今天是星期三，她约好了跟儿子吃饭。儿子左志诚是个大忙人，每个星期就只有这天会回家跟她吃晚饭，所以秀卿特别重视这个日子。

本来，她计划好在下课之后，便到市场买菜，回家准备一顿美味佳肴。左志诚从小到大都喜欢吃一道叫西柠鸡球的菜，这道菜制作说难不难，可是要做到色、香、味俱全，却绝不容易，尤其是当中的酸味，更加难以把握，柠檬放多了就太酸，柠檬放得太少，没有酸味的话又不好吃。幸好，秀卿把握这道菜已是得心应手。

「外面就快下大雨了，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吧！大家赶紧在大雨之前回家吧。」秀卿眼见天气越来越不稳定，便宣布提前下课。



一阵小小的骚动与喧哗声，在课室内响了起来，学员们高兴的收拾物品，鱼贯离开课室。

「老师，我还有些关于陶瓷的问题，不太明白……」一名年轻的女学员诚恳问。

「今天时间比较少，要不留待下一堂，我再为你解答，怎么样？」秀卿礼貌回答。

「可是，我男友下星期就生日了，我想把这个陶瓷杯送给他，当生日礼物……」

「这……」秀卿有点为难。

女学员像是想到解决方法：「要不，老师留下手机号码给我吧！」

「我不用手机的……这样吧！你告诉我还有什么问题，我现在帮你。」秀卿微笑。

「谢谢你，陈老师！」

同一时间，在艺校同一幢建筑内，一个穿着深蓝色电梯工人模样的男人，戴着一顶同色帽子，先在电梯门外竖起一块维修中的牌子，继而打开电梯门，把电梯暂停，静悄悄走进电梯槽的底部。

在漆黑一片的电梯槽底部，一点强而有力的强光绽放出来，原来是那个电梯工人，拿着一枝细小得像是原子笔的小手电筒，貌似在检查电梯。这个男人把小手电筒咬在口中时，强光映照出这个电梯工人的脸颊上，有一条长长的刀疤。

这个男人突然拿出一把瑞士军刀，刀面在微弱灯光映射下，显得异常冰冷和恐怖。这个男人手拿军刀，竟然朝向负责控制电梯升降的钢缆旁边，准备动手切断纲缆……

另一边，在艺校的课室内，秀卿教导了最后一个女学员之后，课室内已然空无一人，秀卿正收拾课室内的工具，和个人的随身物品，此时，负责打扫课室的莲姐提着清洁用具走进来。

「陈老师，今天这么早就下课了？」莲姐边开始打扫边说。

「快要下大雨了，就让学生们早点回家。」

莲姐跟秀卿打了一个俏皮的眼色：「而且今天星期三，你儿子一星期里就



只有今天回家跟你吃饭，所以你要到市场买菜，对不？」

「现在的时间够充裕了，我还打算今晚多加几个菜呢，秀卿已经把随身物品收拾好。」

「你这个妈妈真的够二十孝了，赶快到市场吧！别忘了带伞哦！」莲姐说完，便继续自顾自的清洁课室。

秀卿温婉笑了一笑，拿起手提包，转身离开课室，沿着走廊，走到电梯前。其他刚上完个别课程的学员，正在等着电梯。可是，荧幕却显示，电梯始终停留在一楼的位置。

「怎么电梯老是停在一楼？」一名学员不耐烦，又上前连接了几下下楼按钮。

「电梯在维修吗？」秀卿询问。

「要不，我们走楼梯吧。」另一名学员向电梯旁的楼梯走过去。

秀卿连按几下下楼按钮，电梯都没有反应，遂转身打算跟随其他人走楼梯。此时，一名男学员却高声大叫起来：「电梯终于动了！」

所有人的注意力转回电梯的楼层显示屏上，电梯终于停在五楼，门慢慢打开。秀卿与众学员熙熙攘攘走进电梯内，电梯缓缓落下。

与此同时，嘉美刚刚才赶到艺校所在大楼的楼下，她按动电梯开关按钮，发现没有反应，便爬楼梯赶往艺校所在楼层。

电梯内，秀卿听着学员们谈笑风生，但是突然之间，整个电梯内灯光熄灭，电梯突然停了下来，电梯内众人顿时吓了一跳。

「发生什么事？干嘛突然停下来？」

「该不会故障了吧？」

「会不会有危险？」男学员显得惊慌。

「喂！外面有没有人啊？我们被困在电梯里啊！」一名学员按了电梯内的紧急按钮，试着对外通话。

一片漆黑中，几名学员七嘴八舌大呼小叫，把秀卿的心也叫得慌了起来，开始感到惊惶失措。突然，电梯发生了一阵颠簸，不到两秒之后，电梯便急速下坠！一阵强而有力的离心力，往电梯内众人的心脏冲过去，吓得众人发出一片尖叫……



防火梯间，嘉美急速往五楼奔上去，但就在此时，她已听到不远处传来一阵尖叫，尖叫声在梯间发出很大的回音，仿佛地狱传来的鬼哭神嚎一般。嘉美听见，心知不妙，遂改往一楼的电梯处跑回去，并立刻打手机报警。



第九章

左志诚加快了奔跑步伐，此时天色已完全黑了下来，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气息，全力疾驰的他，感到自己的肺像是着了火一样灼热，整个身体因为剧烈奔跑而燥热，让他完全无法冷静思考。一想到母亲有可能遭遇不测，他就恨不得自己能够生出一双翅膀，即刻飞去艺校。

可是，他知道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就好像 NLP 的运作一样，你想要控制一个人，首先需要降低他的防御能力，循序渐进，这不是什么魔法，而是一门科学。

左志诚努力用思考来提醒自己此刻需要冷静，愤怒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他必须以理智面对现在的遭遇。

左志诚竭尽全力跑过了整整三个街区，再过一个路口，就能赶到艺术学校了，可是当他转入路口时，却被大楼外面停满的消防车和警车阻挡了去路，红、蓝警示灯缓慢轮流闪动，灯光十分刺眼。

车前只有一名穿着制服，年龄大约三十出头的警员，他一只手搁在佩枪的腰带上，另一只手正僵硬举起，指挥着围观的人群。左志诚看见这般景象，心头不由一惊，虽然体能几乎耗尽，但他还是加快了脚步。

然而左志诚刚往前两、三步，就被警员拦了下来。

「对不起，这一带已经封锁了，」警员外表年轻，却有着一口低沉的嗓音。别阻碍警员工作！

「我要过去前面那幢旧房子！」左志诚说：「其实就在那个路口。」

「就是前方那栋旧楼发生了事故，我不能让你过去！」

心急如热锅上蚂蚁的左志诚，抓住了停在旁边的警车车门的上缘，借力纵身一跃，站至车顶上。站高了，相对就看得更远，他的视线也没有东西挡住。在不远处的建筑里，不少消防员和救护人员正在建筑内进进出出，有的扶着伤者离开建筑，有的急急的进入建筑内，协助救援工作。

「究竟那幢旧楼发生了什么事？」左志诚问，

「电梯的钢索突然断了，原因还在调查。」

「有人受伤吗？那里的五楼是一所艺术学校，我的母亲就在那里！」



「先生，冷静点！令堂叫什么名字？我帮你联络长官，了解情况。」

「妈……妈……没……事……吧……」左志诚没理警察，却向着远方的大楼大吼。

警员看见眼前这个样子，向后退了一步，手伸到无线电上。

即使左志诚说明自己的理由，是来找自己的母亲，依然不能得到进入大楼的许可。左志诚极力想办法，可是焦急的他，根本没法冷静下来。他趁着那警员还没来得及反应，突然疾速冲过警方的围起的封条。

跌跌撞撞穿过警员和消防员，一条条伸出来阻挡去路的手臂全都被左志诚甩开了。他停不下来，只能一直往前走，张开了嘴巴，却说不出话来，只是发出嘶嘶呼吸声，那错乱的呼吸绕过了他的舌头，便如同雾气般消失在双唇间。左志诚深吸一口气，感觉冷空气徐徐窜入脑内，脑子变得灵光了，冷空气滑入肺中，使他原本跳得相当激烈的心脏，瞬间得到缓和。

四周人声嘈杂，又有好多的手伸过来拉住他，旁边的警员要把他从发生意外的场所前拉开，可是谁也拉不动他，他的双脚仿佛在地面牢牢钉死了。

他呆呆站着，直到眼角出现一个熟悉的身影，那是嘉美。嘉美推着一辆轮椅出来，轮椅上坐着的，正是左志诚的母亲。

见到母亲，左志诚顾不得一切，冲上前询问母亲的状况：「妈，你有没有哪里受伤？」

秀卿摇了摇头，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还好吧！刚才真的吓了我一跳，吓得我一弃冷汗！」

「幸好，伯母只是受到点惊吓，身体并无大碍。」嘉美插嘴。心思细密的嘉美察觉到，满脸汗水的左志诚除了状似疲累，他的右手更被绷带包裹着，而从医院逃走时，用手术，割出的伤痕，正在纱布底下流血。

但左志诚根本已忘记了身上的伤，他一心想要详细询问母亲事情经过，却被救护员的严肃声音打断了：「先生，对不起，我们现在要送病人到医院，你是这位女士的家人吗？」

「我是她的儿子！」左志诚回复了一贯的冷静。

「那请陪同她一起上救护车。」

左志诚与嘉美走出外面，一边询问警员意外发生的经过，一边等待救护员把母亲送上救护车。



「究竟发生了什么意外？」左志诚问。

「主要是电梯槽的电缆意外松脱，使电梯曾经急速下坠了几层，幸好最后卡在中间，否则不堪设想。」警员大致说明。

左志诚终于得悉，原来是电梯失控，万幸的是电梯坠落到离地面仅仅一公尺距离时，被一根安全缆绳扯住，停止了下坠，所以电梯里的人都没有大碍。

突如其来的手机铃声，再次打断了左志诚的思考，看着没有来电显示的荧幕，直觉告诉左志诚，来电的又是那个神秘人了。于是，左志诚这次决定先下手为强。接通电话，他没有等待对方开口，便主动先跟对方打招呼：「你有没有想过，自己被抓到的那一天？」

电话那边传来了一阵咯咯笑声：「抓到？我不觉得你需要找警员帮忙解决这件事情，至于你，我认为你没有能力抓到我。」

「你的恶作剧已经结束了！」左志诚冷冷说。

「还没有！你想不想知道，为什么令堂没有因为刚才的意外而死去？」神秘人挑起了话题。左志诚沉默着，没有回答。

「那就是因为，你的母亲，并不是你一生中最爱的人！」神秘人坚定告诉了左志诚。

「你到底是谁？凭什么判断我一生最爱的人是谁！」左志诚不知道自己为何每次听到这个神秘人的声音，情绪总会失去控制。

「嘿嘿，左教授，你的工作让你了解很多人的内心，不是吗？可是我发现，你从来没有想要好好了解一下自己，你不觉得这样有些不太合理吗？」神秘人的声音，冷静中包含着一种过度自信而散发出来的洋洋得意，恰与在台上演讲时的左志诚有着某种相似。

左志诚希望尽可能用交谈来了解对方的想法，这是他过去多次的谈判中，运用过的技巧。「你怎么知道我不了解自己？你又对自己变态的心灵，了解多少呢？」

「研究如何控制他人心灵，并以此为业的左教授，你怎么好意思说别人变态呢？左教授，你也不必白费心机了，你那一套谈判策略我熟悉得很，它对我没有作用。你要是真的希望结束这个游戏，我劝你还是好好审视一下自己内心，想一想：为什么含辛茹苦，一个人把你拉扯大的母亲，却不是你一



生最爱的人!」

神秘人接着又说：「她虽然因此保住了一条性命，可是我真不知道，是该恭喜她还是安慰她。嘿嘿，不过，我想你也许没有时间想这么多，对于像你这么实用主义至上的人来说，只要令堂没事就好，而且，你还要花时间思考自己的最爱到底是谁，毕竟时间已经不多了……」

对方再次挂断电话。

左志诚愤怒得想要扔掉手机，可是他努力控制住自己，稍作深呼吸，平复心情，反覆思考刚才的谈话内容。

刚才神秘人的话语中透露出很多信息，比如他对于左志诚的职业和性格的了解，乍听之下，似乎他并不认同，甚至非常反感于左志诚所从事的研究，但是从他实际的行为来看，不排除这只是神秘人释放的语言烟雾弹，故意混淆左志诚的视听；毕竟神秘人既然能够给左志诚下心锚，那么，他在神经心理学以及 **NLP** 方面的研究，一定也十分深入。

另外，虽然左志诚身为公众人物，基本资料很容易查到，但是神秘人判断他母亲并不是他最爱的人，这个结果是连左志诚都感到吃惊的，因此可以判断，此人对于左志诚的了解程度，恐怕非同等闲。

短暂的放松之后，左志诚再次紧张起来，因为他很清楚，这一切都还没有结束。以对方给自己下了心锚，而自己毫无察觉的情况来分析，左志诚相信，电梯没有坠毁，绝对不是因为对方失手，也不像是临时的良心发现。这个时候，想要搞清楚对方的想法，只有按照对方的游戏规则来思考，那便是：母亲并不是左志诚最爱的人。

这个答案，是何等的真实而又残酷。一直以来，左志诚都认为母亲是他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母子二人相依为命，她的位置不可取代；可是为什么对方会得出母亲不是他最爱之人的结论？他一生最爱的人，又会是谁？

嘉美看到左志诚一个人表情古怪的发呆，上前拍一拍他的肩，待左志诚回过神来。

「左教授，你没事吧？」嘉美在他脸上明显看到恐惧的神情。

「我没事……谢谢你及时来到！」

「不客气，说来也奇怪，你怎么好像知道要发生意外一样，突然要我来接伯母？」



嘉美话音未落，左志成就被一群警员扑到地上，嘉美被这突如其来的情景吓了一跳。

「你们要干嘛？这位是左志诚教授，你们不能随便抓人的！嘉美大叫起来，企图阻止一众警员。」

「你就是左志诚？」为首的警员向左志诚询问。

「是！」左志诚挣扎道。

「你涉嫌偷车、挟持人质及超速驾驶。」警员一边给左志诚戴手铐，一边解释。

「嘉美，这只是场误会，解释清楚就没事了……」

「那我先替你照顾伯母，不用担心，有什么事就打电话给我。」嘉美十分机灵。

「谢谢你！记住，不要跟她说我到警局协助调查的事……」左志诚脸上闪过一种恳求的眼神。

嘉美斜着头，关心的凝望左志诚，一切尽在不言中。让左志诚有所安慰的是，他知道嘉美完全相信他是有苦衷的。

左志诚被警员带上警车，就在他进入警车前一瞬间，在围观的人群里，他似乎看见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是他？他为什么会在这里？」左志诚心想。

眼前这张熟悉的脸，竟是之前在停车场被他下心锚的学生沈学锋。此刻沈学锋站在人群中，看着左志诚，脸上一副诡异的表情。



关注微信公众号：【重构文字】获取更多女性成长的内容



第十章

警局内的一间审讯室中，灯光昏暗，在这昏暗的光线隙中，可以清楚看到有微尘在翻滚。左志诚独自安静坐在椅上，等待警察的询问。虽然左志诚正值壮年，也有上健身中心运动的习惯，可是经过今日此番折腾，他毕竟也累了，遂半闭着眼假寐着。

他不知道这一切何时才能停止，只知道，若不想神秘人得逞，就必须先保持冷静，认真思考整件事的来龙去脉，从中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

目前看来，他还无法破解对方的身份，唯有顺着自身这条线来研究，毕竟作为神秘人的目标，如果能够知道这人为什么会选择自己，便与神秘人更近了一步。

左志诚又想起对方所说，关于自己是实用主义者那句话。他判断，这句话应该也是烟雾弹，为的是引导左志诚按照他的步伐走，继续思考谁是自己最爱的人。于是左志诚采取逆向思维，顺着对方的结论去推断，可是他心里有一个疑问：「究竟，这个神秘人为什么会知道，我一生最爱的人不是把我带大的母亲？」

这个问题，不停在左志诚的脑海中荡漾。

突然，左志诚眼睛睁大了。

「难道……」

但两秒之后，左志诚又猛地摇头，嘴里喃喃：「不可能！他不可能知道的！」

然而，一堆一堆的往事，却有如电影般在眼前逐格重播。回忆自己的过去，尤其是回忆童年，是左志诚最为抗拒的事情之一。童年对于左志诚来说，只有痛苦。但是如今，他还是拉开自己的记忆抽屉，把童年往事以及与母亲的一点一滴，拿出来回味。

每当他回忆童年时，仿佛连空气都变得沉重多了……

在单亲家庭环境下，缺乏父亲这一号人物，在成长的路途上，成为左志诚一生的痛。在他小时候，父亲抛妻弃子离他而去，剩下他跟母亲相依为命，即使以陶瓷制作为生的母亲，在艺术领域尚算成功，家庭环境仍能维持在小康；但没有父亲的左志诚，幼年经常遭到同龄人耻笑，甚至有时，连同学的家长也不愿让孩子跟左志诚接触。



刚开始，左志诚并不知道其中的原因，所以他对父亲存有恨意，认为全是父亲的错，都是因为父亲一声不响离家出走，使他顿时变成了单亲家庭的孩子。直到一次，他终于知道父亲不辞而别的原因了……

大人总以为小孩不懂事，没有观察别人的本事，所以不会向小孩解释，或在小孩面前太过拘谨小心。在一个炎热的晚上，少年左志诚躺在睡房床上，房中只有微弱的灯光，一把陈年老风扇正在转动扇叶，吹出了缓和的凉风。原本正在熟睡的他醒了，因为他突然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

少年左志诚起床，偷看母亲的房间。他模糊看见一个男人的黑影，进入母亲房间，他原以为是父亲回心转意，终于回来一家团聚了；但是，房中传出的浓浊模糊男人声音，显然并非父亲的。

「他不再回来了吗？」

「我跟你的事，他知道了。他很生气，什么都没有说，就走了……」

「不用担心，就让我照顾你！只要你们愿意，我会把小诚当作是我的孩子。」

「嗯。这段时间，若没有你，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撑下去……」

少年左志诚听着那绝非父亲的男人声音，接着，他把手放在门把上，轻轻扭动门把，把房门推开了。

门轻轻开了个缝，微弱灯光自房中扑涌出来。少年左志诚透过那丁点儿的隙缝，窥探母亲房间内的一举一动。他看见，母亲赤身露体，与一个年龄约三、四十岁的叔叔，睡在同一张床上，二人正在激烈拥吻。

在左志诚心目中，母亲原是个遵守社会礼仪的女人。而如此荒淫的画面，对还是少年的左志诚来说，冲击实在太大了，虽然他还未成年，也知道母亲与那个男人此刻正在床上做什么。这个男人左志诚也认识，是母亲年轻时，在艺术学校一起组织社团的学长。

少年左志诚极力压抑着内心的激动，轻轻把门关上，蹑手蹑脚返回自己的睡房，二话不说就往自己的床上钻去，大力用被子盖住头，心脏扑通扑通剧烈跳动着。刚才的一幕，在他脑海中不断重复盘旋。他祈求刚才看见的只是梦境，希望睡醒之后，一切都不会发生过。当然，这只是年少左志诚的奢望而已。

翌年，母亲和这个男人同居。少年左志诚不愿再与他们住在同一屋檐下，



于是主动申请寄宿学校，直至长大，都没有再与母亲一起生活过。后来，母亲又与这个男人分开，从此孤独生活。

每次回想这段日子，左志诚便不自觉的对母亲、对从不存在的父亲，心生恨意。这足以成为侵蚀母子关系的强酸。左志诚很清楚，自己其实并没有把这些事彻底遗忘，也没有打算原谅任何人。

从心理学上来讲，一个人想要彻底忘掉一件事，其实是几乎不可能的。很多时候，所谓的遗忘，只不过是人选择不记起，就如人遇到重大变故后，往往选择性失忆，那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把记忆潜藏到潜意识的最深处，并非真的丧失掉对于那段往事的记忆。然而左志诚努力压抑，不让这段小插曲影响他与世上唯一亲人的关系，于是他选择将这段往事长埋记忆的密室里。

所以，即使长大了，左志诚对母亲的孝顺，仅是来自于对母亲的尊敬，而不是爱。但此刻，他想要了解为何母亲不是自己最爱的人时，重新打开了记忆密室之门，这段记忆没有在密室内腐朽，反而历历在目，一时之间涌上心头，更加证明他从没有把事情忘记。

而在潜意识里，人们几乎把自己收集的所有信息保存在记忆里。所以，左志诚不由得认可神秘人的说法，因为在他的潜意识里，那一段他试图忘记的事，仍让他对母亲存有一丝怨恨。这更令左志诚不寒而栗，即使是被他埋得再深的记忆，电话另一端的神秘人都能清楚知道，仿佛连最私密的细节，都一清二楚。

这更说明，那个神秘人比左志诚更了解左志诚，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一个人可以深入你的潜意识里，去窥视连你自己都不见得知道的想法。

左志诚越想越坐立不安，满脸冷汗。就在此时，一阵敲门声把左志诚拉回现实，左志诚轻呼了一口气，极力调整心情。

此时，警局审讯室的门被人用力推开，进来的是两个男警官，一个是中年人，另一个是年轻人。中年警官一进来，二话不说就卷起衫袖看着左志诚。

即使现在处境如深陷泥沼进退两难，左志诚仍然保持一贯的理性，他快速打量眼前的两人，分析各自的人物性格，猜测两人的能量最低点究竟是什么。

一身宽松便服的中年警官满头油发，油腻腻粘成一络一络，贴附在头皮上，杂乱无章的胡须粘附在下巴上，整个人看起来很邋遢，一看就知道是被



工作蚕食了生活，最终连个人卫生都放弃的工作狂。嘴角边叼着一根没有点燃的香烟，这是他的标记，是为了戒烟才这样做。

站在其身后的年轻警官，叫小方，一看他所穿西装的材质，就知道是名牌，而且衣履合身笔挺，脸上没有多余毛发，干净利落，一副精明能干的模样。显然他是个刚从警校毕业的菜鸟，但是，其实他是警校中评价颇高的学生，更被喻为部门内的明日之星。

从沉思中抽离，至分析两人的外表，其间不消几秒，左志诚还有时间兼顾社交礼仪。他站起来，上前与中年警官握手。但这单纯的文明表现，被充满热诚的中年警官打破，他握紧左志诚的手，比他预计的握手时间长。

中年警官板着脸：「左教授，你不是说过冷静可战胜一切吗？为何搞出这样一个祸来？」

「你是打算把我当犯人般审问，还是真的想了解发生什么事？黄队长。」目光如炬的左志诚，没有回避眼神，死盯着中年警官。

二人看似态度不太客气，可是下一秒，二人都笑了起来，甚至这中年长官顺势双手一拽，跟左志诚来了个兄弟相认般的拥抱，抱得很紧。

「老朋友，很久没见了，坐下慢慢说吧！」他伸手请左志诚坐下。他与年轻警官小方，则坐在左志诚的对面。

这位胡须满面、衣履不整的中年警官，叫黄炳南，是警队罪案小队的队长，在他领导的这些年来，市内犯罪率屡创新低。他与左志诚早在十多年前已经认识，两人更会在多宗重要案件中有过密切的合作；不过左志诚显然对黄炳南没有多少友善表示，因为他觉得，黄警官不是一个可信赖的朋友。

左志诚用力抑压自己，不要将失望的表情表露给任何人看，由过度热情的黄炳南盘问自己，不见得会有什么好处。

黄炳南与左志诚面对面，对坐在桌子两端。左志诚即使处于劣势，仍保持冷静，整理一下衣服，脸上没有多余的表情。但是，黄队长看左志诚不言不语，却以为他在担心自己的处境。

小方准备好笔录纸，正在填写基本资料的内容。左志诚看到笔录纸，有点担心笔录的手续会没完没了。黄队长还在等待左志诚解释，但左志诚心中却对他半信半疑，也决定等待对方先开口，才判断以何种态度去跟他谈判。再怎么说，他深知现在的身份，不再是具学术权威的知名学者，而是干



犯几条罪行的嫌疑犯，如果黄炳南起诉他，他就失去与神秘人较量的可能。

然而，左志诚双眼上下审视了一下黄队长，发现黄队长双手交叉，背靠椅背，这种肢体语言正在告诉左志诚：「他的肢体语言，代表着他对我还是不太接受，气势实在太强了！这样不好谈话……」

就在这个时候，黄队长淡然取下叼在嘴角的香烟，小方看见，以为黄队长要在审讯室抽烟，出言阻止。

「队长，这房间是禁烟的！」

然而，黄炳南眼神变得锐利，扫视一下小方。

「方警员，我没告诉你，这枝烟，我叼在口里，是提醒我自己要戒烟吗？」

「对不起，队长。」小方礼貌道歉。

黄队长没有回答，转向左志诚：「你在大庭广众面前逃走，又抢走一台出租车，挟持一名人质。志诚，你有没有想过后果呀？」

左志诚脑筋转动，正思考怎样回答，他的嘴唇微微张开，准备要说话。但黄炳南又抢着发言：「我的兄弟，是想问你有关车祸的详情，又不是要定你的罪，你也用不着逃吧！」

「没办法……我尿急……但又讨厌用医院的厕所。」左志诚很认真的看着眼前两人，大家静了一静，也被他的这种即兴的无厘头幽默惹得笑了出来，不过，在左志诚的世界里面，幽默是用来卸去戒备的策略。

左志诚保持镇定，淡然说道：「黄警官，我想我刚刚的行为，是在猛烈撞击之下，造成的理智逆向思维，因为车祸发生得太突然，启动了原始的求生机制。所以当我醒来后，你的兄弟第一时间冲过来接近我，我为了保护自己，本能反应就是要逃离现场」。

「太夸张了吧？」黄炳南心中纳闷起来。

小方愕然，仿佛第一次有人提出这样的论点，对左志诚的话十分有兴趣。「所以……你认为，在车祸发生后，执法人员第一时间靠近事主是错的？」

左志诚打量起小方来，而黄炳南则厉瞪了小方一眼，觉得他这样说是不对的。他清了清喉咙，便叫小方离开审讯室。

「小方，出去倒两杯咖啡。你看，我老朋友的嘴唇都干成这样了！」

小方无奈，只好放下笔站起来，离开审讯室。



黄炳南的侦探直觉告诉他，左志诚刚才打量小方的小动作，是故意做给他看的。因为，左志诚顶级的心理学家，又是 **NLP** 专家，他不会在不适当的时候，做出一些如此大的动作，明显左志诚是要让炳南知道，有小方在，他难以说话。

再者，他毕竟认识左志诚十多年了，极清楚左志诚的为人，刚才左志诚的答案，绝对不是事实！

询问房内只剩下左志诚与黄炳南二人了。

左志诚慢条斯理地看着黄炳南。终于，他打开了话题匣子。

「什么时候，决定戒烟的？」

「去年健检时，医生说如果我再不戒烟，很有可能会心脏病发……」

「你从前一天至少抽四、五包……不过我也戒了酒，医生说我的肝脏快负荷不了。」左志诚也讲出了自己和他一样要戒掉一样东西，想要制造同病相怜的共识感。

「戒酒？你以前近乎是无女不乐，无酒不欢的。唉，年纪不轻了，得为自己和家人着想。」

左志诚发现，原本黄炳南交叉在胸前的双手，不知何时松开了，而黄炳南的背，也没有刚才这么贴近椅背，身体开始微微向前倾。

左志诚看着这一切，知道他唤醒了黄炳南跟他是朋友关系的感觉，这一招已奏效。他把黄炳南的气势减到最低，终于方便说话了。

「志诚，现在就只有我和你，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可以说了吧。」黄炳南的锐利目光，一下子和缓不少。

「如果我告诉你，我正面对前所未有的困难呢？二十四小时之内，如果找不出我的一生最爱，那我的一生最爱，将会死去！」

「什么？有人要对付你？」黄炳南显得紧张。

左志诚平淡说道：「我也不知道，当初以为是恶作剧，可是现在却发现，一切都是冲着我而来……」

「你得罪了什么人？」

「一点头绪都没有，只知道那个神秘人对我了如指掌，他的 **NLP** 也非常到家！」左志诚缓缓摇摇头。



「你是说，那个人也懂 **NLP**？」

「是，他一直在用 **NLP** 对付我！」

「这，不太可能吧？你是这方面专家，怎么会有人傻到用你擅长的 **NLP** 来对付你？」

「这个人的 **NLP** 技术，绝对不下于我，甚至可以说是在我之上！」

「不会吧？」黄炳南非常惊讶，看着左志诚。

「表面上看来，这个神秘人的出招方法，故意装得非常粗陋，像个初学者一样。可是……他竟然知道我的心锚是什么！」

「心锚？连你也有心锚？」黄炳南目瞪口呆，无法相信左志诚口中所说的话。



关注微信公众号：【重构文字】获取更多女性成长的内容



第十一章

时间回到多年前。

多年前的一个夜晚，在一栋商业大楼上，大多楼层都是漆黑一片，只有顶楼还灯火通明。那里是一个非常宽大的会议室，一块贴墙的白板上，写着「假设前提」四个大字。

在白板前的小讲台上，一个二十多岁的男人，正在跟他带领的几名研究生讨论论文选题。这个男人，正是二十多岁的左志诚。

「有没有人记得，我上一课提到一种 **NLP** 概念：『假设前提』？」左志诚向几名研究生提问。

「它可以说是类似一种信仰，但却是一种笼统、非对非错的信仰。」团中的唯一一个女生回应，

「例如？」左志诚看着大家。

「女人都很他妈的麻烦。」坐在女生旁边的一位男同学摇摇头，

「你这句话确实是一些男人和女人互动时，为自己预设的『假设前提』，但这不是一个有利于男女互动的『假设前提』。怎样的假设会比较好？」左志诚再问大家。

「对方的反应是沟通的目的和结果。」其中一位戴着厚重眼镜的研究生冷静回答。

左志诚很快速给他一个肯定：「**Bingo!**」

他接着说：「使用 **NLP** 作为谈判手段，尤其是协助警方与罪犯交谈时，作为谈判专家，不可以只为了达到警方想要的结果，还要从谈判另一方的反应，给予他可能的结果投射。」

此时，教室的门突然被推开，几名身穿制服的警员迅速进入，带头的是一名年轻的长官。

会议室内所有人被眼前这样的情况，吓得目瞪口呆。但是，左志诚却出奇镇定，他非常反感这种不请自来的无礼行为。

「左教授，我是特别行动组的马警员，抱歉这么晚打扰你。」年轻警官出示证件。



「找我有什么事吗？」左志诚脸上还是一贯没什么的表情。

「能跟你单独谈一下吗？」年轻警官礼貌问。

左志诚只好点点头，示意自己的学生先行离开。

学生们离开会议室后，年轻警官拿出一个档案夹递给左志诚。

「左教授，请问你还记得一名叫李大鹏的警员吗？」左志诚打开档案夹，内里有一张照片，并附上了李大鹏的个人档案。

「我曾经替他作过心理评估，我记得，当时我在他的心理报告里，评估他是属于神经过敏，且具有一定攻击性，属于潜在精神问题。」

年轻警官点点头：「李大鹏今天劫持了一艘邮轮，并在船上面布满了炸药，声称要与船上的政要名人同归于尽！」

左志诚愕然：「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们还在调查，初步估计是因为，李大鹏被上头拒绝了加入特别行动组的申请。」

「你是说，他这样做，目的是为了报复，使警队在媒体面前蒙羞？」左志诚推测。

年轻警官点了点头，继续说下去：「负责本案的黄炳南警官点名要求你，担任这次事件的谈判专家，代表警方跟李大鹏交涉。」

左志诚没有多想，点头答应。因为涉案的李大鹏，是多年来一个特别的案例，十分引起左志诚的兴趣。他很想亲自了解，为何李大鹏会由警队的精英份子，变成以犯案为手段的罪犯。他按捺不住那股好奇。

「好，我去，我的车在外面，你们带路。」左志诚一边说话，一边整理桌上的资料。

「左教授，这次情况有点特别，时间不容许我们怠慢，直升机已经在屋顶准备好了！」年轻警官几乎面无表情的说着这段话，仿佛知道左志诚会理所当然答应。

左志诚没有多说，只是点点头，拿起挂在椅子上的外套，转身就跟着警察们离开会议室。

五分钟之后，左志诚已经坐在警队提供的直升机上。坐在后座，由于急速的离心力，使他脸上挂着一副不太自然的表情。



「太高了……」左志诚心想。

「左教授，你没事吧？」年轻警员礼貌问。「没事！只是有点呼吸困难，」左志诚深呼吸几下，缓缓答道。

左志诚集中注意力，让自己稳定了思绪，不被机舱内警察那紧张的情绪感染。几秒之后，左志诚的情绪得到松弛，令他进入回忆里，搜寻过去曾经治疗李大鹏的片段。

「躺在这里吗？左教授！」李大鹏一推门进入左志诚的办公室，就自顾自躺上病人心理咨询时用的皮制长椅。

这次是左志诚与李大鹏第一次见面。与黄炳南警官建立合作关系后，左志诚应黄警官的要求，为其特别行动小组的十位候选人，进行人格分析及心理质素评估，合格者可以加入黄警官的精锐部队，专责保护国内外的政要，或重大案件的关键证人。

「你是……？」专注在办公桌上写字的左志诚，听到有人进来，抬头看着来人。

「李大鹏，刑事侦缉科第二组组长。」李大鹏从皮制长椅上敏捷弹起身，来到左志诚办公桌前伸出手。

左志诚缓缓放下笔，起身与李大鹏握手。

他打量一下眼前的李大鹏，体格魁梧，**181 cm** 的身高，看起来像个军人，全身没有多余的脂肪，**Polo** 衫包裹着结实的肌肉，这个人，显然每天都在极严紧的日程下锻炼体能。

「李探员，请坐，一般是催眠才需要躺在长椅上。如果有需要的话，等下我可以催眠你。」

「不用了！我是应部队的要求，来这里接受心理质素评估。」

「我开玩笑而已，不用紧张。」左志诚笑了一笑，轻轻拍拍李大鹏的肩膀。

「可以开始了吗？左教授。」李大鹏还是显得精神紧绷。

「可以。根据记录，你是队中的神枪手，是吧？」请李大鹏坐在沙发上，左志诚也在对面坐下。

李大鹏神情自豪：「连续三届最佳神射手金奖。」

「面对警务工作的巨大压力，你用什么方式减压？」



「我热爱工作，从来没有感到压力，而且，作为一个警员，根本不容许有压力。」李大鹏斩钉截铁。

左志诚改变语气问：「或者我应该这样问：你放假时，喜欢做些什么？」

「都是一般体能锻炼，或进行射击练习。」

「难怪，你那熟练的枪法和魁梧体格，就是这样练习得来的。」左志诚作出一个恍然大悟的反应。

「对，作为一个纪律部队，时刻都要保持良好的体能！」李大鹏又一挺胸。

左志诚开始问别的问题：「可以描述一下你的家庭状况吗？」

「我有两个孩子，都在外国念寄宿学校。」

「那你太太呢？」

「她是个很好的太太，为我生了两个孩子，我很爱她。」

左志诚低头，在纸上写下「家庭生活不协调，压力来源。」

继而，他从办公桌上的文件夹，拿出一张印有黑色和红色图案的白色卡纸，递给李大鹏。

这张卡纸，是著名的罗夏克墨渍测验法，是人格测验的投射技术之一。左志诚想凭李大鹏对卡纸上面墨渍的描述，综合分析其人格特质。

「李探员，请告诉我，你认为圈案看起来像什么？」

李大鹏看了看，吸了一口气，说：「好像……《星际大战》里面的战斗机。」

「好，那么，这一张呢？」

「被踩扁的蟑螂。」

左志诚连续展示了十张墨渍图，也一一写下李大鹏的答案。

「好的！李探员，谢谢你的协助！」左志诚礼貌微笑，跟李大鹏握手。

李大鹏又显得有点紧张了：「我的表现怎样？值多少分？有资格加入行动组吗？」

「李探员，我不是黄炳南队长，没有能力评选你有没有资格加入行动组，心理评估只是其中一项报告，你不用太担心，相信自己的能力吧！」

「好的！谢谢你！」李大鹏与左志诚握手。左志诚清楚感受到，李大鹏掌心冒出了很多汗水，这种生理状况显然表示，李大鹏正处于极度紧张的状态。



李大鹏离去后，办公室里，左志诚叹了一口气，摇摇头：「可惜！神经病跟超级英雄，真是一线之差。」

他在李大鹏的综合评估上，写下：「轻度暴力倾向，极端主义，过份强迫性的自我严格规范。」因为，李大鹏对这些墨渍所投射出来的想法，有四项与潜在暴力有关。

之后，李大鹏是十位候选队员当中唯一没有入选的。当时，李大鹏极度失望，向黄炳南质问，黄炳南给他的答案，就是：左志诚在他的心理评估报告上，评定他是一个心理不平衡的人。这件事使李大鹏感到相当失落。

因此，左志诚对这个叫李大鹏的警官，颇有印象。当时他想，这不过是警方内部的事情，没有必要去证明黄警官错了，再者，他也没有立场求证此事。所以，左志诚也就没有再继续关心后续发展。

事过境迁，今日左志诚发觉，他当时忽略了一个细节。进行评估时，他会注意到，李大鹏在整个问答过程中，说话时都是青筋暴现。但当时左志诚没有在意，认为是这个人肌肉健硕的关系。现在看来，应是李大鹏在进行评估前，服用了大量镇静剂所致。而左志诚对于自己当时的疏忽，感到生气，现在他暗暗下了决心，誓要在今天拨乱反正。

虽然已是夜晚，但天气依旧炎热，左志诚从直升机上俯瞰下去，一艘巨大邮轮正在海面上停泊。在漆黑的夜空当中，除了左志诚身处的直升机之外，还有各电视台派来的新闻直播直升机，更有两艘警方专用的直升机，在邮轮上空盘旋。

这几艘直升机，均打开直升机底下的大光灯，不时向着邮轮上照着。左志诚知道，事情越闹越大了。

直升机在距离码头不远处的空地上降落，螺旋桨没有停，直升机的门打开，左志诚弯下身子快步走出直升机，旁边的年轻警员也从机上跳下来，带着左志诚急步向岸边的临时控制中心走去。海面的废气，加上投射灯的热气，周遭散发着一股腐烂蚝壳的咸腥气味，使左志诚首先感受到的就是炙热与恶臭。

他来到临时控制中心，看见数十人在忙碌整理装备及监视荧幕，警员把左志诚带到黄炳南队长身前。

「队长，我们已把左志诚教授带来了！」年轻警员敬一个礼。

「嗯。」黄炳南表情还是非常严肃。可是，当他转过头来，看见左志诚，



便展现笑容。「左教授，感谢你迅速赶来。黄炳南十分欣慰，用力跟左志诚握手。」

「这人的表情，可以在半秒之后迅速改变，他一定是个冷静的人。」左志诚心里盘算着。

「碍于时间紧迫，不容许我跟左教授说太多感谢的话。」黄炳南移开身体，脸上的表情由笑容转为认真。但是左志诚毫不介意，因为他目前唯一在乎的人是李大鹏，他巴不得立刻和他展开对话。

黄炳南指着荧幕内一个持枪的男人，向左志诚讲述。「目标人物李大鹏，同僚称他为大鹏。加入警队二十五年，是警校教官，培训军火专家，也是个神枪手。船上有一百五十二名人质，目前无人受伤，但是大鹏声称，已经在船上设定重型炸药。」

「这些炸药，不但能令整艘船彻底焚毁，在场的人瞬间蒸发，而且一旦引爆，气流的冲力还可以让几十码以外的我们，抛出几码以外，气流的热力还会令人暂时失明。」

黄炳南凑近左志诚的耳边说：「左教授，有件事我得告诉你，根据我们可靠的情报，市长、警察局长，以及一名阿联犹的外交领事，连同领事的妻子，也在船上。」

「事情看来真不简单。」左志诚心中一凛。

「所以，你明白我的状况，我绝不能让人质受伤！」黄炳南铁青着脸说。

「那他有什么要求？」

「他不肯跟我们谈，指定要找你来谈判，」黄炳南道。

左志诚心中冷了一下。

黄炳南又急急说道。「邮轮现在停泊在海中心的位置，环境空旷，附近无建筑物，我们很难采取攻击行动，所以很需要谈判专家的帮助。现在除了大鹏，时间也是我们的敌人！」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此际，左志诚也着急起来。

「上头只给我三十分钟时间，三十分钟后，国际刑警便会介入，他们一接手，就会演变成国际事件！再说，人质已经被劫持了四个多小时了，所以，这件事必须立即解决。」黄炳南言辞坚定。



「明白。」左志诚的答案简单而清楚。「首先，黄队长，请你下令，叫那几艘直升机飞离邮轮上空吧！」

黄炳南愕然。左志诚解释：「直升机机底下的大光灯，非常刺眼，这会造成挟持者紧张烦躁的情绪，不利于化解危机。」

黄队长点头，并向旁边的警员打了个眼色，警员拿起对讲机，命令直升机飞离邮轮上空，直播新闻的直升机见状，也跟着改为在稍远处的空中盘旋。

「第二，去找李大鹏的妻子来这里，我需要她作为我谈判的关联人。」左志诚想起李大鹏的家庭状况。

「我们一直都联络不上他的妻子。」

「没有关联人，想要劝服李大鹏并不容易，但我必须跟他面对面说话，才知道胜算。」

「没问题！但我最多只能给你三分钟。三分钟之后，如果你没有把他劝降，我就会命令狙击手和特别行动组马上展开拘捕行动。」黄警官坚定说道。

「好！就三分钟，我到船上跟他谈判。」

旁边的警员替左志诚换上防弹衣，并把无线的微型镜头和对讲机扣上，连接对讲机的耳机则戴在他的左耳上。左志诚眼神集中，脑海内不停盘算，该如何跟李大鹏进行谈判。

「记住，无论发生什么事，镜头和对讲机要一直开着，我要知道内里的一切情况！」黄队长再三叮嘱。

这是个很大的责任，若有差错将受千夫所指，甚至丢掉自己的性命，绝非贪生怕死的人干得来的差事，所以黄炳南心中，对左志诚产生了敬意。但事到如今，让左志诚去谈判，还是去送死，仿佛都没有把握，无可奈何，只好安排左志诚登上停泊在码头的气垫船，向着邮轮的方向驶去。

「李大鹏，你指定的左教授，现在坐气垫船往邮轮驶过来，跟你进行谈判，你别轻举妄动。」这是黄炳南自临时控制中心里，用大型广播器向邮轮的喊话。黄警官菸酒过度的沙哑嗓音，从喇叭里传出，响彻整个海面。

荧幕里，船边的李大鹏正举枪，向外观望。

在气垫船上，左志诚像个玩偶般随着波浪一上一下的晃动，海风直扑他的脸额，刮耳发出呼呼声。眼见邮轮越来越近，他不禁反覆的问自己：「我有把握吗？」



其实，左志诚很清楚，他并没有十足把握，但他更清楚，此时必须在气势上压倒对方，掌握整个场面的主动性，更何况，李大鹏不能进入警方特别行动小组，自己的心理评估报告算是主因，左志诚觉得自己在这件事情上，多少有些责任。

虽然直升机已经飞离邮轮上空，但现场紧张的气氛却是丝毫不会缓解，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让人窒息的焦躁不安。海上安排了十多只小船作拯救人质用，而不停盘旋的直升机上，亦部署了两名狙击手，所有人严阵以待，现场气氛安静无比。

气垫船已行驶到邮轮旁边，左志诚随即登上邮轮。

「叫狙击手瞄准目标人物，特别行动队准备，听我指示！」黄队长向另外一部对讲机说。

「队长，你不是让左教授跟大鹏进行谈判吗？」旁边的年轻警察愕然。

「警校没有教过你，无论进行任何计划，都必须有两手准备吗？」黄队长不慌不忙。

左志诚走到邮轮的甲板上，看着举枪指住自己的大鹏，他举起双手：「李大鹏，我是左志诚教授，你还记得我吗？我现在过来跟你谈，不要担心，我没有带任何武器，我会和你一起努力，把事情圆满解决。」左志诚边说，边向李大鹏的方向走去。

码头上的临时控制中心内，黄炳南透过计算机荧幕，接收到左志诚胸前的镜头传送的影像，他正聚精会神地留意船上每一个角落。计算机荧幕旁边，摆放了一个计时器，正在进行三分钟的倒数计时。

左志诚首先看到的是李大鹏正持枪架着一名中年女子的脖子。左志诚环看四周，重型炸药确实绑在船上，乘客们都安静地趴在自己的座位中，极力保持镇定，但其实打从心里发抖。

「我已经来了，你可以放了那位女士吗？」左志诚挺直身子，眼神坚定。

李大鹏并不说话，只用手势示意左志诚关掉对讲机和胸前的镜头，左志诚知道，身为警校教官的李大鹏深知警方的惯用伎俩，只好乖乖照李大鹏的指示，将镜头和对讲机关掉，并扔到李大鹏脚下。

「妈的！那个左志诚在干什么？为什么把镜头和对讲机都关掉！」黄炳南大力拍桌。



「队长，我们连接了直播新闻直升机的视讯。」旁边的年轻警员按动计算机，巨大荧幕出现了画面，于是临时控制中心终于再度接收到邮轮上的画面。

「左教授，很久没见了。你知道吗？因为你的心理评估报告，我不能加入特别行动组。」李大鹏眼神中充满绝望，看着左志诚。

「大鹏，你的矛头是指向我而已，乘客们是无辜的。」左志诚一边说话，一边试着小幅度向前移动脚步，逐渐拉近自己跟李大鹏之间的距离。

「站住！别过来！我就是要他们陪葬，只怪他们倒霉，谁叫政府给你们这些贱人权力去评估别人，你们有什么资格！」一边喊叫着，李大鹏将持枪的那只手横向一挥，指向固定在船体中央的炸药。

左志诚忽然瞪大眼睛，说：「那，你还等什么？炸了它啊！」

「呃……」李大鹏一时之间也不知道如何反应。

左志诚怒发冲冠的指着李大鹏大骂：「他妈的，快点啊！你他妈的快点炸啊！」

从李大鹏这一次的计划可看出，很显然他的精神已临近崩溃了，面对这种情况，左志诚知道，除非他能令时间停顿，否则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剩下短短两分钟时间内，戏剧性劝降李大鹏，于是左志诚决定冒一次险。

莫说李大鹏，就连那位女性人质，也被左志诚的峰回路转表现，吓得目瞪口呆。

「李大鹏，你的确没有资格！一个精神失常的人，哪有资格加入特别行动组？」左志诚瞬间改变自己的声调，将刚才的愤怒状，转变为冰冷强硬。

「没有！我没有精神失常！我还是能力最高的警员！反正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豁出去了，我要做一件轰动的事，令所有人都知道警方的无能！」

「要让所有人知道？」左志诚语气很不屑，他又严厉的问：「那，你有没有把你想让世人都知道警方无能的讯息，上传到 Youtube？」

李大鹏疑惑了：「什么？」

左志诚发现自己的连消带打已经奏效，李大鹏越迷惑，他就越占优势。他继续说：「你是不是笨了点，人家美国，去学校乱开枪的凶手，犯案前把自己的最后一番话上传到 Youtube，马上天下闻名。你什么都没，世人要怎样知道你的讯息？」



「我、我，我有留下遗书，在……」口吃的李大鹏还未说完，就被左志诚打断。

「你真的笨到需要我告诉你，你的遗书会怎样被处理吗？」

「这……这……」李大鹏又被左志诚弄到哑口无言。

「你这自大狂，其实你不是想暴露警方的无能，只是想让别人记住你而已！」左志诚冷静判断：「可惜，要让你失望了。没有人会因为一艘轮船被炸掉，死了百来人，而记住谁的！」

「会的，一定会的，死这么多人，新闻、传媒一定会大肆报导……」李大鹏似乎比刚才更慌张了，被他胁持的女子已经吓到脸色发白，看似即将昏厥。

「当然会报导，是关于一个精神病恐怖份子的报导！作为一个心理医生，我可以很严肃的告诉你，你是不会炸死大家的！」

「我会！」李大鹏的语调更慌张了。

「绝对不会！而且你也不想，其实你自己也知道事实。如果你真的想要大家陪葬，你早就把人质杀了！早就跟我们同归于尽了！」

左志诚知道自己在冒险，他也知道自己的 **NLP** 换框法已经炉火纯青，但在这非常时期，他的换框法运用得如此大胆，是否真的能够打动李大鹏，他也没把握。但时间一秒一秒过去，他知道自己别无选择。

临时控制中心内，计算机荧幕旁边的计时器，不断倒数，只剩下不到三十秒的时间，黄炳南内心有如热锅上的蚂蚁。终于，他决定不再等了。

「狙击手，瞄准李大鹏，准备开枪！」黄炳南向着对讲机怒吼！

「队长，出现状况！」对讲机传来声音，使黄炳南转移视线到电脑荧幕上。

被李大鹏胁持的女性人质，已经昏了过去，整个人软倒在李大鹏身上。这使得李大鹏一个分神，不慎把手枪掉到地上，此时李大鹏才惊觉，他与左志诚竟然贴近到只有十公分距离，原来左志诚刚才每逼问李大鹏一句，趁他愣住时，就趁机偷偷移近一小步，终于如愿逼近李大鹏。后者慌忙要捡回枪支，但左志诚先发制人，抢走了手枪。

李大鹏被吓了一跳，推开压在他身上的女性人质。拿起手枪的左志诚没有用枪指吓他，他们对望了良久。

「左教授，你开枪吧！只要对着我的心脏，扣一下扳机，就可以了，你就



可以解决问题了。」李大鹏指着自已的心脏位置。他知道，站在面前的只是个心理医生，但在这一刻，能否达成自毁的任务，他只能依赖左志诚，他要说服这个人向他开枪。

左志诚没有理会李大鹏的话，更没有理会身后一班期待转机的乘客，现在他只想保住李大鹏的性命，为的是要研究他，好解开自己心中的拼图，为此左志诚只好尽力一搏。他偷偷把手枪的子弹匣退下，捏着枪管，将枪又递回给李大鹏。

左志诚说服李大鹏拿回手枪。「拿着吧，兄弟。失去了枪，你将会失去主导权。」

李大鹏显得不知所措，反而不敢接过手枪，深怕左志诚心怀不轨。

不只李大鹏愕然，就连临时控制中心里，看着计算机荧幕的黄炳南与一众警员，都目瞪口呆。

「队长，左教授的左手动作，好像在示意我们多些时间给他。」电影荧光幕前，警员看到左志诚的左手举向后方，做停止的手势，虚摆了两下。

「他在搞什么？」黄警官十分疑惑，

这边，左志诚心想：「好，李大鹏现正处于『能量最低点』」了他用另一只手，轻轻拍打着李大鹏的肩膀，一下、两下、三下，每拍一下，左志诚便改变一次语调，对他说：「把炸弹解除，你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在外面等你。」

三拍之后，左志诚的手离开李大鹏的肩膀，他说：「接下来，你的孩子，将会有个死得不明不白的爸爸，还是有个活生生，能够见到他们毕业、结婚、生孩子的爸爸？就在于你的一个决定！」讲到这里，左志诚右手在李大鹏眼前打出一个清脆的响指。

一瞬间，李大鹏方才一直涣散无神的目光，迅速的聚拢集中，眼中出现了生机。他几乎是无意识接过了枪的手，又再度松开，手枪应声落地，他却完全不理睬，口中喃喃自语：「他们在外面等我……？」

「对，他们在外面等你，来，先把炸弹解除，我带你去见她们。」左志诚平静的说。

李大鹏向绑满炸药的另一端甲板走去，欲把炸弹拆掉。

整艘船乘客都感受着奇迹的降临，同时凝重看着李大鹏拆除炸弹。左志诚走近晕倒的女性人质，和另外两名男性人质一同扶起她，让她坐着休息。



左志诚安置好女性人质后，心中不禁得意洋洋，回忆起他和李大鹏第一次在办公室见面时，他问李大鹏的最后一个问题。

「李警员，请回答一个假设性问题。如果在一个危急情况中，现场环境不易靠近、制服犯人，你会选择由谈判专家与疑犯交涉，还是以强攻的方式解决？」

李大鹏不加思索回答：「如果犯人需要谈判，就不会犯案，就是因为他们已失去理智，所以才会干违法的事！」

「如果强攻遇到犯人反抗呢？你会怎样做？」左志诚反应其快地问。

「我会毫不犹豫，及时把犯人就地正法！」李大鹏冷静地说。

「那可能会引起伤亡……」

「在我控制的情况下，这是不可能发生的！」李大鹏打断左志诚的话。

「你凭什么这样说？」左志诚质疑。

「因为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李大鹏十分坚定。

左志诚当时，认为李大鹏的回答代表一种潜藏暴力行为的表征，与黄炳南警官的温和派行事作风大径相庭。因而，左志诚无法推荐他进入特别行动组。

此刻，黄队长在监控荧幕中，看到李大鹏背向左志诚，走向炸药的方向，大为紧张。「他要引爆炸弹了！」他立即透过对讲机，命令狙击手：「狙击手，开火！」

李大鹏才刚走了几步，左志诚便听到一声枪声，划破了沉寂，那狙击步枪的击发声。一颗高速子弹擦过了左志诚的脸颊，划出一道痕，可是，左志诚无暇理会，他猛地回头。

几乎在同一瞬间，他看到李大鹏脑袋上多了一个小小的血洞，李大鹏眼神再次涣散，整个人如同麻袋一般，摔倒在甲板上。

「不要！」左志诚由心里惊叫了出来。

他看着李大鹏倒地，鲜血缓缓流出，由于是上半身中枪，血液循环的压力将鲜血由口及鼻孔瞬间爆出，接着耳朵也流出了血。一地的血泊，沿着木制地板的细缝渗入。

左志诚任由乘客惊慌奔跑，逃离到拯救人质的小船上。他在那一刻，脑中一片空白。



那感觉，就仿佛达文西画好《蒙娜丽莎的微笑》最后一笔时，突然有人跑出来，将画一把火烧掉似的。

在临时控制中心上，黄炳南队长眼神终于松懈，呼了一口长长的气。但是，对于击毙了一个警员，其实他内心并不是十分好过。但是，他无暇为死者哀悼，收拾情绪，他透过对讲机向众警察发号施令：「登上邮轮，协助救援工作！」

一众警员转身，各自投入自己的工作中。

左志诚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离开邮轮的，也不记得黄队长如何向他解释开枪的必要性，他只记得，自己狠狠地揍了黄队长一拳后，被其他警员制服了，然后抬上了车。

翌日，左志诚回到学校，被众人像英雄般的迎接，

之后，在警备总部一个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左志诚因为配合行动，成功拖延时间使警方得以制服绑匪，而受到表彰。聚光灯不停地照在左志诚身上，讽刺的是，与他一起得到表彰的还有黄警官，和那名开枪的狙击手。

一道强光闪过，时间又回到现在，成熟了许多的左志诚正身处审讯室，而坐在他对面的，也是成熟许多的黄炳南。

「没想到，这么多年，你还对这件事耿耿于怀。你应该知道当时的情况，船上有一百多条人命，我不能为了一个精神有问题的李大鹏，令一百多条人命一起冒险。」黄炳南唏嘘。

左志诚反驳。「你不会知道，因为这次事件，我身心所承受的创伤，究竟有多大！」

「难道……你的心锚，就是因为那次人质事件？」显然这已经超出了黄队长的认知范畴，他理不出一个逻辑来。

左志诚没有回答，但是眼神已经回答了黄炳南。

「志诚，那个神秘人花这么多心思对付你，还懂得利用 **NLP** 对你催眠，在没搞清楚他的真正目的前，我建议你跟警方合作。」

左志诚一阵冷笑：「跟你合作？那我身边的人，岂不是更危险？」

「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这是人命关天，社会上无法容忍一个会用 **NLP** 的人作奸犯科！」黄炳南情绪激动起来。

说到底，黄炳南害怕的是：这个神秘人会迫出左志诚的黑暗面，到最后，



连左志诚都要使用 **NLP** 作为手段，去逼迫他人做不想做的事。黄队长开始对左志成分析让警方参与这件事的理由。

「这个神秘人到底是什么来头，目前还不清楚，但如果有警方的协助，至少在一些调查工作上，你可以取得优势，而且……」

黄警官的嘴巴在一张一合，左志诚却完全没有把他的的话听进去

「不！」不顾黄警官还在滔滔不绝讲述着部署计划，左志诚斩钉截铁拒绝。

「什么不？」黄警官一脸错愕。

「不可以，这一次，我不再把控制权交给你了，如果没有别的事情，先告辞。」左志诚起身便走。

「左志诚，你这是在拿你自己和身边人的生命开玩笑！你还在为当年的事耿耿于怀吗？你不应再计较我有没有做错，总之我们当天拯救了数以百计的生命！」

左志诚也动气：「什么『我们』？是『我』！当时我早已劝服大鹏解除炸弹，是你杀了他！」

「当时所有人，都看到他的手放在炸弹的开关上！如果不立即行动，你就有危险！我有做错吗？是我救了你！」

「不！是你陷我于不义，你令我失信于我的病人！」左志诚大力拍在桌上，他的情绪突然如此激动，使黄炳南呆住了。



第十二章

黑夜降临，天气变得更加阴沉，乌云遮住整个天空，本来应该照亮夜空的满月，被厚厚云层遮挡得密密实实，让整个夜晚愈发黑暗。但繁华闹市仍旧车水马龙，人们夜夜笙歌。

此际，在摄影室化装间，束起秀发的黄玥把浴袍脱下，穿上一件背部完全裸露的晚装。服装设计师及化妆师一涌而上，为她整理衣服及补粉化妆，坐在镜前，黄玥特别美艳自信。

「这样的美好身段，连我自己看得久了也会着迷……」

对着镜中的自己，黄玥顾影自怜。

「我知道我一直很努力，在我的工作中，我的脸蛋和身材，就是我的本钱。有些人会因为我的成功而妒忌我，恶意中伤我，可是我不介意，因为我知道，一旦我离开了这个圈子，很多人将因此无法生存。」

我的工作，就是要在恰当的时间，摆放我的手、我的腿，启闭我的嘴唇，甚至是展现我的想法，只要是你的希望，我可以是你的初恋、你的女秘书，或是你中学时期就暗恋着的补习班老师，甚至，我可以是你的女神。我可以成为任何人的梦。」

冰肌玉骨的身型，足以使任何男人拜倒在她石榴裙下，她知道，只要她愿意，她能够从所有的男人身上，得到她想要的东西。

「来！为我拍张照片！」黄玥将智能型手机递给助手，要她为自己的造型拍一张照片。就在此时，穿着整齐、一脸严肃的保全人员，手上提着一个连接手铐的皮制公文包，由几位持枪的保全护送，进入摄影室，众人立即由轻松变得警觉起来。

保安把公文包打开，里面是一套价值连城的珠宝首饰。

「黄玥小姐，这是来自南非的钻石，这种切割度是十分罕有的，价值连城。杨先生把钻石拍卖回来后，就指定要为你量身打造这套饰物系列！」

众人十分雀跃，珠宝公司的公关协助黄玥，将珠宝一件一件戴上。镶在饰物上的钻石，在专业摄影的灯光下产生荧光反应，闪闪发光。黄玥感到十分荣幸、高兴的同时，看着闪闪发亮的珠宝，双眼也发亮。



突然，传来了一阵刺耳的笑声：「哈哈……哈哈……」

黄玥与助手随着笑声望过去，是一个穿着名牌西装的肥胖男人，皱纹布满在他的脸上，显然至少已有五十多岁的年纪。他连门都没有敲，直接自外推门进来，身后跟着数名也穿西装的助手，显然这肥胖男人并不是泛泛之辈。他口中咬着一根如小手电筒般的雪茄，浓浓的烟雾中可以嗅出，是古巴的昂贵雪茄。

「啧啧……我的眼光真好，黄玥你真的是性感美丽，找你当我的首饰代言人，果然没错……」那肥胖男人双手按在黄玥雪白的双肩上，不时轻轻的上下抚摸。

「死色狼！」黄玥在心里暗暗咒骂着那不大规矩的手。表面上，她却嘟着嘴撒娇：「唉呀~ 难道我在你眼中，就只是一个空有外表的性感女人，一点内涵都没有吗？」

她打算以退为进，要杨老板口头上称赞她的内涵。因为她知道，男人天花乱坠的说她性感，心中并没有尊敬意思；男人如果称赞一个女人的内涵，他才有可能尊敬她。

杨老板迟疑了一下，说：「啊哈哈，哪有？你不但是个性感美女，而且还是个冰雪聪明的美女啊！」

一秒之后，黄玥银铃般的笑了：「哎呀，杨老板，你就别笑我好了！这次，真的感谢你给予的机会……」

「那你打算怎样报答我？你这么聪明，要报答得有创意一点。」杨老板的双手，慢慢自黄玥的双肩游走到白皙胜雪的颈部。

黄玥心想：这杨老板还真的是只老狐狸，还是有办法把他所称赞的内涵，连结到他所要的上面。

「我会把这个首饰的品牌代言做好，帮杨老板的品牌生意，蒸蒸日上！」黄玥边说边乖巧地挪动身体，甩开了杨老板那粗糙的双手。

「品牌首饰这些小生意，能赚什么钱？你要报答我的话，可以陪我到加勒比海玩两个星期吧！」杨老板那双粗糙的手再次放在黄玥的肩上，但这次比之前用力多了。

「哎呀，杨老板，可是我下半年接拍了陈大导演的亿元大制作，这个戏，至少得拍上一年呢。」



「你每一次都拒绝我，我的耐性是有限的！而且，我想要的东西，从来没有得不到的！」

「杨老板，生什么气呢？没有人不知道杨老板的企业成功，就是因为你想要的，从来没有得不到，你要投入的领域，没有不成功的。这也是我最欣赏杨老板的第二点。」

「呵呵，对啊！我敢说我进场的生意，没有一个不是有声有色的。那，第一点又是什么？」杨老板沾沾自喜的问道。

「第一点就是，你投入一个生意的时机，选择得非常好，不像很多浪费钱的年轻企业家那么冲动。所以啦，人家现在只想多拍点好戏，等我拿下了最佳女主角奖，你要去哪里玩多久，我都陪你……我答应你，如果领奖的话，我会在金马奖会场上谢谢你哦。」黄玥用非常诱惑的眼神，瞧了杨老板一眼。

「这是你说的！」杨老板牙痒痒。

黄玥展现了美艳的笑容：「行啦！」

此时，助手插话：「黄玥，摄影师说机器都准备好了，请你到摄影棚准备。」

黄玥点点头，站了起来。「老板，我先去工作了！」她微笑地在杨老板的耳边轻轻说：「你今天的古龙水味道很特别。」

黄玥有意无意地，在杨老板耳边很暧昧的呵了一口暖气，鬼灵精地转身，与助手一同离去。杨老板看着黄玥婀娜多姿的背影，手握拳头，喉咙干燥得很，仿佛被火烧了一样，一道欲火涌上心头。

「这骚货，总有一天，我要我在我的床上任我鱼肉！」杨老板举起手臂，嗅了嗅自己腋窝，也不知道自己身上是否真的有古龙水味，接着他大力地吸了一口雪茄，迷糊的浓雾弥漫在空气之中。

黄玥与助手一边向摄影棚方向走去，一边窃窃私语起来。

「黄玥，你真的很厉害，刚才把杨老板引诱得快要欲火焚身了！」助手兴高采烈。

「凭一个小小的品牌首饰，就想要我陪他去加勒比海旅行？他真想得美！」黄玥回复一脸冷静的表情。

「还是左教授教的格局思想厉害……称赞他是一个不冲动的人，他就会守规矩了。」助手像个小粉丝一样。



「而且这死家伙先前受了我第一个称赞，更加会傻不自禁的收下我的第二个马屁。我男友的NLP和格局思想真的很厉害，但就是不肯多教我一点……」黄玥有点不忿的样子。

「可能怕你学会之后，掉转枪头来对付他呢？」才刚说出口，助手便知道自己说错了话。

黄玥白了助手一眼，助手吐吐舌：「对了！黄玥姐，今天要通知左教授你什么时候收工吗？」

「不用了，他今天要在大学讲课，晚上还得回家跟他母亲吃饭，我约了陈导演在四季酒店讨论剧本，等会收工，你不用陪我去……」黄玥推门进入摄影棚。

黄玥站在布幕前，摆出各种姿势，让摄影师拍照。「真不枉我这么努力工作，走到这个位置，这些珠宝在我身上，看上去更美更闪。」黄玥心想。

就在黄玥与工作人员专心摄影的时候，突然，灯光全熄灭了，现场一下子漆黑一片，随之而来就是一阵尖叫声，

「冷静点！可能是电箱的问题。」摄影师冷静地说。

一枝强大的手电筒灯光在漆黑的空间中摇曳着，原来是摄影师助手在漆黑之中找到手电筒，当他随着光线查看电箱时，却发现电箱已毁坏了。

耗了五分钟后，他们终于把恢复现场的灯光。

可是，眼前发生的事情，却使在场的每一个人都目瞪口呆。

「黄玥去哪里了？」摄影师慌忙询问。

「刚才一直站在那里的！」杨老板指着摄影棚里的布幕。

然而，众人却发现，方才一直站在黄玥身旁的助手，不知何时已昏倒在地上。助手身旁，遗下了那套价值连城的南非钻石首饰，而原本一直站在布幕前的黄玥，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无声无息地消失得无影无踪……



第十三章

在警察局的审讯室内，左志诚和黄炳南均没有回避对方的眼神，二人面对面，沉默着，在狭小的空间内，鸦雀无声。

突然，一阵电话铃响起，划破了审讯室内的寂静，原来是放在证物胶袋内的手机响起，那是左志诚的手机，先前因为进警局而被警方没收。

两人看着证物胶袋因手机而震动，袋里更发出亮光。左志诚心里盘算着应如何面对，黄警官看到他少有的慌张表情，便意识到，这通电话的另一头，一定是那个利用 **NLP** 加害左志诚的人。如果连左志诚都会为他而冒冷汗，这人一定毫不简单。

但到了这一刻，左志诚已没有退路，只能当着黄警官的面，从证物袋里取出手机。左志诚立即查看手机，来电显示是「黄玥」，他本应松一口气，可是直觉告诉他，这个来电并不是黄玥。

于是，左志诚轻轻按了一下接听键，把手机贴在耳上。

「喂……」

果然，话筒那头又是那种冰冷的变声器处理过的声音。

「左教授，一个人躲在警局里，是无法保护你的一生最爱的……」

「你把黄玥怎样？」左志诚故意压低了声音。

「我是怕你在警局出不来，那我们的游戏就不能继续了。」

左志诚碍于黄炳南在自己的面前，无法畅所欲言。

然而，神秘人的话继续在话筒另一边响起：「左教授，不要那么性急，你要学着享受游戏的过程。」

此时，黄警官缓缓靠近左志诚，想透过话筒听到神秘人的声音。

「黄玥贵为当今最性感火辣的女明星，左教授这段日子，应该得到很好的享受了吧？」

「你不要得寸进尺！」

「如果我没有错的话，黄玥小姐好像患有严重的惧高症，她不能在高处停留超过十五分钟……」

「你的目标是我，有种就来找我！这样伤害女人，算什么男子汉？」



「嘿嘿，左教授，你虽然是我的目标，但是要杀你，实在太易如反掌了，我不喜欢太容易的事，我更喜欢磨灭人的灵魂，让你慢慢感受绝望和恐怖，最后，我才会批准你死……」

「你简直就是变态！」

「**Not Excatly**。我比你浪漫得多，起码现在，是你在引导你去寻找自己的一生最爱啊。」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我建议你，有时间的话，倒不如想想办法，怎样在十五分钟之内救回黄玥吧。因为十五分之后，她可能会因为惧高，而休克致死。」

「你……」左志诚整个人被气得发抖，但他用眼角余光看到黄警官靠得更近，于是他身子往外移，保持两人之间的距离。同时，他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压低声音：「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给你一个提示，我把她放在一个很高的地方，让她可以感受最空旷的视野。」，对方停了一秒后，说：「哎呀！我忘了你还在警局内，怎么可能大摇大摆的走出警局呢？嘿嘿……左教授，时间不等人的……」

神秘人再次挂断电话。

审讯室里，左志诚已满脸冷汗，全身颤抖，用力深呼吸，控制自己不断加速的心跳。

见左志诚停止通话，黄警官只能紧紧盯着他，期待他先发言。既然都给黄警官听见，左志诚便不再转弯抹角。

「我必须离开这里！」

「志诚，冷静点，你现在离开警局是很危险的！」

「一句话，你让不让我走？」说完左志诚又起身，要往门口走去。

黄警官站起来，用身体挡着左志诚。「左志诚，你不要逼我！」

「把事情交给我，交给警方处理，我答应你，会派人去救黄玥的……」

左志诚无动于衷，欲强行前进。

着急的黄警官，只能以此手段把左志诚留住：「左志诚！现在你是嫌疑犯，你涉嫌妨害公务，抢走出租车及挟持人质，就是这三条罪，我足以扣留你四十八小时！」



「你认为用这个方法能把我的扣留住？」

「我不能明知道你有危险，还让你去冒险！」黄警官从腰间取出手铐，将左志诚的左手铐起。

岂料左志诚没有反抗，反而伸出另一只手来。

黄炳南一怔。

「我知道你想保护我，可是你还欠我三分钟。」左志诚心生一计，准备向黄炳南使出隐晦指令。因为，他必须离开审讯室。

「你……你说什么？」黄警官表情愕然。

「你不但欠我三分钟，你还欠李大鹏三分钟，你也有孩子吧？你应该明白，你也欠大鹏的孩子三分钟。你还记得吗，关于我们那个三分钟的约定？」左志诚边说，边将一只手搭在黄警官的肩膀上。

「嗯……记得……」黄警官说话支吾，表情变得更加紧张，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

「我要你看着我，」左志诚指着自己的眼睛：「听着那秒针的声音。」他捉起黄警官戴着手表的左腕，贴到黄警官左耳上。

「我重复，我要你看着我，同时听着那秒针的声看，我再跟你立一个三分钟的约定。在这三分钟里面，每次你听到秒针的一声滴答，你就会开始回忆，你会回忆一些忘记了的事情，会想起一些你不明白，但却很重要的东西。你会专心的一直听下去、一直听下去、一直听下去、一直听……」

左志诚讲到「一直听下去」几个字时，用两根手指，引导着黄警官的眼睛往下看，此刻，黄警官的眼神有点恍惚了。

「黄警官，时间不容许我怠慢，我需要出去帮你找回对你很重要的东西。」左志诚用一种冷静到让人感到一丝凉意的声音说话，那语气怎么听，都是在下达一种命令。

接着，他举起手，示意黄炳南将手铐解开「给我钥匙。」

「志诚，你万事小心，有什么事，通知我！」黄警官右手自动自觉拿出手铐的钥匙，给了左志诚，将手铐解开。

左志诚转身，晃悠悠的离门审讯室，

他若无其事径自走向警局的电梯，却发现嘉美正坐在外头长椅上。嘉美



看见左志诚，便站起来。

「教授，我刚刚陪伯母去医院，她的病房外都驻守了警员。听说是黄炳南队长安排保护伯母的……」

左志诚听到黄炳南派人去保护母亲，心中实在感激。但是，脑海却闪过一个念头：「妈妈没事，是因为她不是我的一生最爱。」

嘉美听得一头雾水：「我不太明白你说什么？」

左志诚现在没时间为嘉美解释自己的遭遇。他拉着嘉美走进电梯，紧张地问嘉美：「你是不是有一台摩托车？我遇到大麻烦了，需要你帮我。」

「教授，你惹了什么麻烦事？」嘉美一脸困惑，仍然不在状况。

「黄玥被人绑架了，我必须尽快找到她，对方只说她现在在高空，视野空旷的地方。」

「可是，我刚刚打电话给她的助理，她说黄玥小姐在拍摄广告啊？」嘉美整个人被吓呆了。

「我不知道，目前我对对方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这样做，几乎一无所知，我只知道，之前我母亲遭险，也与这个人有关。」

「什么？」嘉美相当惊讶的样子。

「时间不多，黄玥有严重的惧高症，如果十五分钟之内找不到她，她会有生命危险……」

「全市内最高的地方，至少有十个，分布东、南、西、北，我们该去哪里？」

「边走边想办法吧！现在我信任的就只有你，你愿意帮我吗？」左志诚用生平最诚恳的眼神望着嘉美，这是嘉美从来没有见过的。

然而，嘉美没有说什么，只是点点头，与左志诚离开警局，左志诚骑上了摩托车，载着嘉美，往路上驶去。

左志诚走了没多久，警察局里，警员们还为刚才发生的事情议论纷纷，大家都搞不太清楚原因时，黄警官独自平静地走向办公室，年轻警员小方见状上前：「队长，你为什么会让左志诚离去？」

黄炳南没有特别的反应，换转了是平时的话，一定会板起脸来，他从来不喜欢被人询问任何事。可是，现在的黄炳南呼吸急促，一脸冷汗。因为他



竟然在清醒的情况之下，被左志诚催眠了。

「你们带几个手足，一直跟着左志诚，暗地里保护着他……」

「知道！」小方率领其他警察，离开办公室。

「左志诚，你的 **NLP** 真的这么厉害？」

黄警官总算成功在下属面前，掩饰了自己被左志诚催眠的事实，为此，他轻轻呼出了一口气。



关注微信公众号：【重构文字】获取更多女性成长的内容



第十四章

这个冬天，寒气像是突然从天而降，一下子就降温十几度，夜的北风呼呼地吹着，刮在人脸上，像刀子划过。今晚尤其夸张，厚云层压得很低，让人在寒冷之余，还有一种近乎窒息的感觉。

就在这样一个夜晚，郊外的小镇上，户外气温已经非常低，北风呼啸，仿佛有无数妖兽正在伺机而动，随时准备出击，将孤身在外人掠入无尽的黑暗中，将其撕碎。

双眼被黑布蒙着的黄玥，不知道是因为寒冷的天气，或因为极惊慌，她全身不由自主颤抖着。此刻，黄玥想到数年前，她演过的部警匪片，有几句台词跟现在的处境一模一样。

「我没看见你的脸，也不知道你住在哪里，只要你放过我，这事我不会说出去！」黄玥心里不断重覆说着这几句话。

未几，她感到有人由远至近的接近她，就站在她身边不远处。

那个人，就是神秘人了。

「我身上的珠宝，你都可以拿去！你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黄玥把提高声调呐喊，显然相当害怕。

戴着面真的神秘人，没有多说话，只专心把黄玥牢牢绑在铁架上。

面对着寒冷的天气，绝望的黄玥已经没有力气再挣扎，但如果今晚要冷死在这里，她也很想知道对方的身份和目的。

「我跟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这样对我？」黄玥用颤抖的声音，一字一句的说出来。

「没办法，谁叫你是左志诚的女朋友？」黑衣人冷冷地道。

黄玥感到事情非此寻常，即使左志诚在社交界渐有名气，但人们总是以黄玥的男朋友称呼他，很少人会对他这个人感兴趣。

「他要是得罪了你，你应该找他，抓我是没有用的！」黄玥情急。

「有用，因为，今天我要向他证明，你是不是他的一生最爱。」神秘人变了调的声音，在黄玥的耳边轻轻说话。

「不会的，我不会是他的一生最爱！」恐惧令黄玥开始着急了。



「嘿嘿……是不是，很快就知道了。」神秘人移到黄玥的身后，双手放在她颤抖的肩膀上。

「求求你，不要杀我！」

「放心，我不喜欢杀人，我只喜欢虐待人的精神，要他慢慢被绝望和恐惧吞噬！」说着，神秘人突然把绑在黄玥眼上的黑布拿开。

黑布条随着急劲的冷风在半空中飞走，而神秘人的话语，配合冰冷的风，使黄玥的汗毛都竖起来了。黄玥的眼前失去了布条，随即感到迎面吹来的大风，她艰难地张开双眼。当她渐渐适应光线的时候，她慌张地环看四周，被眼前的景象吓得了一跳，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夜景，天上都是漆黑一片的乌云。

她发现，自己被绑在一个悬挂半空的巨型广告板上，脚下是一条高速公路，无数汽车如蚂蚁般大小，在公路上不停高速飞驰。

黄玥倒抽一口凉气，双眼瞳孔顷刻之间放大，心脏也随即加快了跳动，严重的惧高症甚至令她快要窒息。

在黄玥身后，那个神秘人再次发出那种令人恐惧的声音。

「黄玥小姐，我记得你有一次接受电视台的采访，说自己患有严重的恐高症，不知道左志诚有没有为你治愈这个阴影呢？」

「他很忙，一直没时间给我做催眠治疗。」黄玥喊着。

这是实话，之前黄玥就听说过，左志诚能用催眠疗法治愈很多心理疾病，她一直要求左志诚帮自己摆脱对高度的恐惧，可是他们两个人交往后，各自都很忙碌，总是聚少离多，很难有固定的时间做有系统的治疗。

黄玥的呼吸越来越急促，焦躁不安令她几乎不能呼吸，她只好张开嘴，用嘴巴呼吸，白雾随她的呼吸喷出。

「求求你，放我下来！求求你，快放我下来！」黄玥用急速而哀求的声音，希望神秘人能放过自己。

「黄玥小姐，真是抱歉，现在还不是把你放下来的时候……」神秘人冷笑道。「因为，我要左志诚证明，你是不是他的一生最爱。」

神秘人拿出手机，打开录音程序。

「我给你五分钟时间，你对着这支录音笔，说出你所在位置，我会将你



的录音寄给左教授，看看你们之间，是否有足够的默契。」

不管神秘人所说的孰真孰假，黄玥都要为了自己的生命奋力一搏，她运用五官的感觉，尽力感应这个环境，期望给予左志诚最多的线索。

「黄玥小姐，准备好的话，我们开始了！」说完，神秘人按下了录音键。

但是，黄玥一下子脑海变得一片空白，差点说不出话来。

「志诚，快救我！我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很高……四周很黑……下面是一条高速公路，很多车……」黄玥边用急促的语气边说。

黄玥极力回想，努力描述她看到或听到的细节。在她身旁的神秘人时而露出鼓励的眼神，时而露出遗憾的笑容，像是在故意戏弄黄玥一般。

「我还看见了一个数位电视台和一个天文监测站……」黄玥尽量克制自己，不受他的干扰，尽力把话说完。

可是，就在此时，神秘人关掉了录音程序。「时间到！」

黄玥脸上顿时出现一阵失落的表情。

「看来黄玥小姐的确是个好演员，非常注意观察生活。不过，想要保住性命，就得证明你不是左志诚的一生最爱了。」

黄玥不知道神秘人这样说是为了吓唬她，还是真的是这样。

「接下来，等待的时间里，就请黄玥小姐委屈一下啦。」说着，神秘人阴沉地大笑。

黄玥只听见神秘人那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离自己越来越远，显然神秘人已走进黑暗里，留下黄玥独自面对寒风。

「啊！不要，放我走！我不可以留在这里！救命呀！」黄玥惊恐的叫了起来，整个人极力挣扎。

可是，无论黄玥怎样全力叫喊，四周根本没有人留意到她。她眼前的世界，看来依旧是这么繁华，可是她自己却渐渐陷入彻底的黑暗之中。幻觉开始出现在黄玥眼前，天上漆黑厚重的密云，变成了一只极度恐怖的猛兽，连带那些刺眼的闪电，仿佛正在向她张牙舞爪，要置她于死地，

黄玥看着四周的幻觉，感到越来越恐惧，心跳与呼吸都加速了。「救我！我不要在这里，救命呀！」

突然，她身子一软，一阵失重的感觉笼罩全身，仿佛急速地向下坠落，



她晕了过去。



第十五章

左志诚驾着嘉美的小摩托车，载着后座的嘉美在公路上飞驰，原本最快时速只有八十公里的小摩托车，任左志诚开得再快，速度也及不上他所预期。

「这摩托车太慢了！」左志诚心中呐喊。

嘉美的双手分别抓住了左右两旁的扶把，却刻意保持与左志诚的身体接触。

「这小摩托车最快时速只有八十公里，你开得这么快，它会支持不住的！」嘉美大叫。

于是，左志诚把小摩托车骑进加油站，停在加油机的旁侧。左志诚脱下头盔，气急败坏地下车到加油站的洗手间洗脸，留下嘉美在加油。这是整个事件中，左志诚首次独处，站在那狭小的空间里，反而是他情绪最大的解放。

左志诚扭开了水龙头，透明水柱猛烈地流下来，他把水盛满在双掌中，猛力向自己脸上泼，一点点如豆大般水珠从他脸颊上流下来，左志诚慢慢静下来，胸口不断起伏，呼吸急促。

「如果这一切，都不是事实就好了。」左志诚看着镜中自己的倒影，默默期盼着。

此际，左志诚的手机响声，把他拉回现实。他从裤袋中掏出了手机一看，是一封匿名的电子邮件，标题是「黄玥是你的一生最爱吗？」，左志诚打开邮件附件里的语音档，手机内播放出黄玥的声音。「志诚！」黄玥带着哭泣的声音在喊，听得左志诚神色大变。「志诚，救我！……下面是一条高速公路，很多车……我还看见了一个数位电视台和一个天文监测站……」

左志诚将手机放到耳边，仔细听着黄玥的录音。

黑暗，除了完完全全的黑暗，还有就是让人感到窒息的空旷感。黄玥整个人僵直地被固定在铁架上，虽然天气寒冷，她穿的也不多，但汗水仍止不住流下，冰冷的汗水更加重了她的恐惧。独自面对的无助感，让她一直保持在高度紧张的状态，渐渐地，她感到呼吸困难，出现旷野恐惧症的症状。

她试着去想些别的事情来分散注意力，但此刻她唯一能想到的事，就只有左志诚能否仅凭她那份充满各种不确定的录音，顺利找到她，想到这些，不仅没有舒缓她的紧张情绪，反而加重了担忧。同时她又想起神秘人说的话：



她会 是左志诚的一生最爱吗？

从加油站离开，一路上，左志诚仿佛已知道自己的目的地，但嘉美却不知所措。「左教授，单凭一个录音，我们怎么能找到黄玥小姐？」

「我想……我知道黄玥在哪里。希望我没有错。」左志诚加速超过一辆卡车，轰鸣而去。

黄玥依赖狂风令自己保持清醒，公路上一个又一个小小的声响，都令她精神绷紧。生理上和心理上的折磨，令短短的半小时，像是过了几星期一样。她深知，如果左志诚无法及时找到她，那么等待她的，只有死亡一条路。

左志诚驶过公路边，看到刚上架的大型珠宝广告告示板。这是黄玥首次为珠宝公司作大中华地区代言人的大型海报，海报上，皮肤白皙的黄玥面带微笑，充满自信。左志诚上星期才带着香槟，与黄玥在这个大型告示板下庆祝。

此时，在恐惧和窒息的双重折磨下，黄玥已经意识不清，无力再叫喊。而她被捆绑着的手脚，皮肤都已因挣扎而破皮流血，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她在黑暗中看不到自己的伤势。

左志诚把摩托车停在大型告示板下，他下车，站在路边。嘉美跟在沮丧的他身边。此时，左志诚的电话铃声再次响起。

是一条信息，来自黄玥的手机，但显然并非出自黄玥之手：「你爱黄玥吗？」

「到底黄玥小姐向你说了什么？」嘉美鼓起勇气，问心烦意乱的左志诚。

「她说她被绑在铁架上，公路上有零声的大货车声。」

「铁架？」嘉美看着大型告示板。

狂风呼啸，公路上货车煞白的大光灯映照下，黄玥的脸色愈发显得苍白，整个身体僵硬。

左志诚和嘉美爬到告示板后面，二人大声呼叫：「黄玥……」希望黄玥能够听到。」

在铁架上，黄玥已几乎失去知觉了，即使左志诚和嘉美近在咫尺，大声地叫喊着她，她用尽全身的力气，也没有办法叫出声来回应。

左志诚与嘉美沿着铁架上 145 上高处，此时嘉美看到不远处有人影。「左



教授，你看看那边！」

「……是黄玥，她在那里！」左志成立即爬过去，果然是黄玥，但是黄玥已处于气若游丝的状态。

左志诚把绑在黄玥身上的麻绳解开，并脱下自己的外套，盖在黄玥身上，一边用手揉搓黄玥的身子取暖，一边将耳朵贴到黄玥胸口，感觉她的心跳。黄玥的心跳太过微弱了。

「黄玥！是我，别睡呀叫快醒来！」志诚一边喊，一边开始替黄玥急救。

有心跳就还有希望，左志诚保持跪姿，将黄玥的头轻放在自己大腿上，将空出来的双手对在一起，来回不停地摩擦着，直到手上因摩擦产生的热量而发烫才停止，迅速将双手捣在黄玥胸前。双手温度降低时，他再一次重复相同的动作，如此反覆数十次，左志诚的双手已经因为过度摩擦而破了皮。

左志诚开始替黄玥人工呼吸，并不断为黄玥作心肺复苏的急救，旁边的嘉美也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

「呆在这里干嘛！叫救护车来吧！」左志诚心急地大喝道。

「哦！好……」有如当头棒喝，嘉美赶忙掏出手机报警。

黄玥的脸色逐渐变得红润了起来，呼吸的起伏也比刚才明显了许多。

左志诚双手捧着黄玥的脸，轻声呼唤她：「黄玥，听见我说话吗？你现在感觉好些了吗？」

刚开始黄玥没有反应，左志诚持续不断在黄玥耳边重复着相同的话语，黄玥突然眉头一皱，嘴里艰难地发出一句很模糊的声音，左志诚听起来隐约像是：「救我……」

「别担心，是我。救护车很快就会到。」

黄玥终于缓缓睁开了双眼，虚弱的她，眼睛只能睁开一半，便又闭了起来：「志诚，我好害怕……」

左志诚摇了摇头：「我找到你了，你现在安全了。」

黄玥的眼睛渐渐适应了灯光，她睁开眼睛，无力的看着左志诚，但是两、三秒之后，黄玥再次陷入昏迷之中。



关注微信公众号：【重构文字】获取更多女性成长的内容



第十六章

救护车在公路上疾驶，刺耳的警号声在街道上划破穿梭。救护车内，左志诚望着躺在担架上的黄玥，心里百感交集。

他不断思考着一个问题：究竟黄玥是不是他的一生最爱？这个问题，左志诚其实最清楚不过，因为打从他第一眼见到黄玥的一刹那，他就知道，他与黄玥之间，建基的只有情欲和性爱，丝毫感情都没有，左志诚虽然在大学界是演讲明星，可是与炙手可热的性感女星黄玥走在一起，实在是令人难以想象。

一切全靠 **NLP**，

左志诚看到救护车上那个心跳显示器，屏显上可以看见随着心跳而显示出来的脉动线条，其中的节拍尤如一首劲歌韵律。左志诚看着那心跳显示器，耳朵无限放大，仿佛听到一些节拍剧烈的音乐，他慢慢回忆起，第一次跟黄玥见面的情景，那是在一间著名的夜店内……

热烈的音乐，数十条不同颜色的雷射光线在漆黑环境中穿梭，偶然还会有一团团白色的浓雾从喷口喷出来，使原本已经令人眼花缭乱的周遭，增添几分迷幻色彩。汗水和香水的味道，交织在空气之中，在这里可以暂忘烦忧。

可是，这里也是一个另类的生态环境，孕育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事要做。有的坐在角落把酒言欢，有的随着节拍不断摆动身体，有的利用毒品在寻找精神上的各种刺激，有的却在寻找肉体上的快感。在中央舞池中，有不少婀娜多姿的少女，正在晃动她们青春的天赋本钱，她们要寻找的就是别人投射的目光，要成为整个夜店的焦点所在。

左志诚已经很多年没有来过夜店了，但这并不表示夜店对他来说很生疏，事实恰恰相反，因为夜店的环境和来夜店的人，他们的心态决定了他们是最好把握的一群人，心态浮躁、目的单纯，表面上大家是为了开心，但下意识里，一切都是为了男女之间情爱与欲望的追逐游戏，抱着互相取悦和娱乐的心态，人们在这里很容易打开心扉，放下心防。对 **NLP** 大师的左志诚来说，这简直就是放纵和猎艳的天堂。

因为，他只需要在猎物的头脑里面，把开心、欲望和自己这三样东西重叠起来，就可以了。



对一个 NLP 大师来说，这是轻而易举的技法。虽然左志诚选择了用放纵来舒缓压力，但并不表示他彻底失去了自己的原则，比起在夜店里找女人一夜情这种简单的把戏，他喜欢玩复杂一点的情感游戏。他对爱情有一种态度，并不是要爱上他想爱的人，而是要让他爱的人爱上他。

可是，左志诚对「爱」这种东西的概念，已经变得相当模糊，脑内若没脑内啡的话，是不能感受到爱的。他也不知道自己的脑内还能否制造脑内啡，除了貌美身材好、没传染病和精神病，他对女人的其他要求都觉得不重要。

久而久之，他渐渐认为，这个世界上应该没有比让一个人爱上自己更有挑战性的事情了，对于一个催眠师来说，更是如此。他从不关心他的猎物有没有男朋友、是否已经结婚，甚至是不是女同性恋者。出道这么多年的历练告诉他，这个世界上没有已婚女人，只有结了婚的单身女人。

「NLP 不能让人干自己不想干的事……」左志诚总是用这样的开场白。

「真的不能吗？」身边的这个女人，是左志诚今晚的目标，显然她并不知道自已已被这个情感猎人锁定了：「可是我看报导，说你总是有办法在关键时刻说服歹徒，放下武器。」

左志诚听到这位美女这样说，就知道要引诱她的工作，媒体已经帮忙他做了一半。

「其实我比较有把握在关键时刻，说服美女主动脱下我的衣服……」左志诚双眼笑非笑似的扫视了眼前的美女一下。

那美女听到左志诚这样说，不禁展现了诱惑而妩媚的笑容，身体自然地向前倾，低胸服装上露出了大半个白滑的乳房，媚笑问：「真的这么厉害？」

左志诚眼睛吃着冰淇淋，凭着这个火辣女孩的肢体语言，他知道她很快就会上钩，成为他今天晚上寻找快感与释放欲望的工具。可是，左志诚却竟然选择在这个时候悬崖勒马。因为，眼前这个女孩虽然性感火辣，但他的目标已改变。

接着，左志诚继续说：「有一件事，平常人是不知道的，比起追求胜利，人的内心其实更趋向于认输。」

左志诚几乎没把心思用在身边的这个女人身上，他的眼睛不时扫视着夜店里的各色人物，分析着他们的心理状态，但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缺乏惊喜发现，这是夜店的缺点之一。



「怎么会啊？不是说权力是最好的春药吗？有那么大的威力，人们怎么会想要输呢？」那辣妹正在施展她的诱惑攻势。

「我们说的是两回事。失败不是认输，权力其实不是胜利，是懦弱者颁给自己的奖杯，就如同不举的人到药店买威而钢一样，那些人不是认输，但却是一个失败者。」左志诚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

「你这个观点倒是蛮特别，那你需要威而钢吗？」对方显然觉得这话题太严肃无聊了。

左志诚没有回答，只是笑了一笑。那性感辣妹此时才接收到左志诚并不需要她的讯息，有种自讨没趣的感觉，很快便转身离去。

左志诚手里拿着一杯加了冰的威士忌，大口地喝了一口。他喝的威士忌并没有混合别的饮料，因为他喜欢喝了威士忌之后，那种辛辣香醇的感觉，刹那间由胃部冲上喉咙，最后停在脑部，慢慢散发出来。

左志诚之所以对刚才那个性感少女过于冷淡，是基于他发现不远处有一个特别的女生，看起来有些眼熟，但记不得在哪里见过。对方正坐在舞池旁的小沙发上喝着饮料，神色与夜店里的其他人不尽相同，表情有些冷漠，眼神也不像经常光顾夜店的人那般飘离，而是定定看着舞池里疯狂扭动着身体的人们，仿佛与整个世界抽离一样，就像一名观察者。

左志诚觉得非常意外，在这里他能够遇到自己以外的另一个观察者。他的眼神不再游离到别处，只盯着这个特别的女生。

「要喝杯酒吗？」有个性感女孩走到左志诚身边，想跟左志诚喝酒。

可是，左志诚几乎忘了身边还有他人。

「对不起，我有事先走一步。」左志诚拿着自己的酒，头也不回地离开吧台，径自走向另一个观察者。

「你好！」左志诚坐到那女生对面位置上。

「你挡住我了。」女生的视线似乎穿过了左志诚的身体，冷冷的说。

「是吗？」左志诚回头，顺着女生的视线望过去，只是一群跳舞的疯子，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你在看什么？」左志诚故作好奇的问。

「我是说，你挡住了我！」女生向着夜店的角落做了个手势。左志诚并没看到女生在跟谁做手势，但他很快就知道了，一个接近两公尺的彪形大汉从黑暗角落里走出，直直走到左志诚身边。



「你妨碍到黄玥小姐了，现在请你离开。」

黄玥？左志诚终于想起来了，那个近日突然暴红的女星黄玥，即使像左志诚这种不看娱乐新闻的人都知道，黄玥可是眼下娱乐圈的当红炸子鸡，连续在多部大制作电影中饰演女主角。瞬间走红，背景神秘莫测，屡跟富商传出绯闻。

无论如何，左志诚也无法把自己知道的那个女明星黄玥，跟眼前的这个特别的女生联想在一起，原来这才是今晚最大的意外。被黄玥的巨型保镖扔出夜店后，左志诚虽然已经目青鼻肿，但他竟然笑了。

「黄玥……真有意思！」左志诚轻抚着脸上的肿块，喃喃自语。

很多公众人物会刻意隐瞒自己的身世背景，但在如今这个信息化时代，大多数情报都可以透过一些技术手段弄到手。原本左志诚一向不屑于花钱购买情报，但这一次比较特别，他决定打破惯例。

他找到一个他过去的病人，这个叫做阿亮的小伙子，是一名顶尖的计算机黑客，但因为长期足不出户，拒绝与外界接触，而得了严重的忧郁症，多次尝试自杀未果，被家人送来左志诚这里接受治疗。短短三个月疗程，左志成就将阿亮的病治好了，之后听说他还顺利地交到一个女朋友。

左志诚来到城里一处很旧的区域，四周都是残旧楼宇，这里可是说是贫民区，是本城最龙蛇混杂的地方。左志诚在小巷中走着，区内不少街童到处乱跑，有瘾君子在跟毒犯交易毒品，甚至有妓女在街上兜揽客人。左志诚没有多加理会，看看手机上的照片，这张照片是从他诊所内病历表中拍下来，病人姓名的一栏写上：「顾广亮」。那是阿亮的全名，并且还附有地址。

左志诚按照地址，终于来到一栋十分残旧的唐楼之下，他抬头望了一望，之后走了上去。这唐楼的走廊十分黑暗，左志诚向着走廊尽头走去，来到一扇门面前，从门外，已听到一阵强烈有力的摇滚乐。左志诚按铃，但是门铃没有响，他便大力拍门。未几，门慢慢打开了一线，是一个眼神带点闪烁的年轻人，正是阿亮。

「左教授？」阿亮看见左志诚，显得十分愕然。

「阿亮，好久不见了，你打算要我一直站在这里吗？」左志诚礼貌地问。

「不好意思……」阿亮打开门，请左志诚进屋内。

左志诚步入屋内，发现阿亮的屋中，基本上是家徒四壁，只剩一张能开



合的桌子和一张木椅，但两者都已经残破不堪，而且木桌上放满空罐头、啤酒瓶和花生壳。

不远处的角落，却摆放了几个巨大的计算机荧幕，阿亮显然把所有的积蓄都耗在计算机上。

「左教授，我已经没有再自杀了，也没有在网上做犯法的事了……」阿亮的手不断揉捏着自己的恤衫脚，不自然地挤出一个笑容。

左志诚对他挤出一个微笑，以降低阿亮的警觉。「我这次来，是有事想找你帮忙。」左志诚放下一个公文袋，内里全是黄玥的剪报和照片。

「她不就是现在最红的女明星黄玥吗？」阿亮看着照片，眼睛发亮。

「我要她的一切资料，你能在网上帮我找到吗？」左志诚点了点头，从衣袋里掏出一张支票，递给阿亮。

阿亮接过一看，是一笔为数不少的钱。「左教授，帮你倒没有问题，不过现在我没心情，我的女朋友，要跟我分手了！」

左志诚明白阿亮的意思。「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地方？」

「她一直希望能找到一份工作，你能帮她吗？」阿亮突如其来的问。

「你是要跟我讨价还价，对吗？」左志诚故作愤怒，

「左教授，就帮个忙嘛，只要你肯帮忙，我帮你把黄玥的相关资料，全部找出来！」阿亮精神一振。

左志诚没好气。「把你女朋友的履历，给我看看吧！」

阿亮把他女友的履历表交给左志诚，左志诚看过，却愕然了一下。

「这宅男，竟然找到个学历这么好的女朋友？那女孩不是瞎子，就是笨蛋！」左志诚心中叫喊着。

然而，左志诚清了喉咙，收好了阿亮女友的履历表。「我会把她的履历表，交到我任教的大学里，看大学会否聘请她，安排她在办公室里工作。」

阿亮展现了纯真的笑容。「谢谢你，左教授！」

「那我要你办的事，应该没有问题了吧？」左志诚瞟了阿亮一眼。

「放心！包在我身上！」阿亮一拍胸口。

其实左志诚知道，他要把妹的话，就算他什么 **NLP** 招式也不用，成功率也有百分之三十。如果用上招数，以他这种功力的 **NLP** 大师，百分之七、八



十的成功率不是问题。但，这一次的猎物是黄玥，他要连那最后的百分之二十机率也不放过。

很快，左志成就得到关于黄玥的一切信息，他在家中专门开辟出一块区域，来认真的研究黄玥的过往经历，分析她的性格特征。

原来黄玥的身世并没有那么神秘，也并非出身豪门；与谣传的恰恰相反，其实黄玥只是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父母都是在工厂做工的，黄玥倒是她的本名，她出演电影的经历，也非被富商包养花钱捧出，而是导演去校园选角时一眼相中。

之后签约的影视公司，针对黄玥的性格，展开一些列宣传包装，很多坊间的传闻，都是其公司为提高黄玥的知名度而刻意炒作。至于黄玥本人，对这些都无所谓，因为她最喜欢的就只有演戏，只要可以演戏，其他的事情她都不太在乎。

这一切多少有些出乎左志诚的意料，本来他以为，黄玥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明星而已，没想到她竟然是一个不问世事，只一心想做好演员的女生。这更加激发了左志诚更多的兴趣。

接下来的事情，对左志诚来说就变得简单了。

NLP 不能让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但是，运用 **NLP** 的技巧，可从让一个人误以为自己进入了恋爱状态，这一点其实并不违背「**NLP** 不能让人干自己不想干的事」的原则。

毕竟，在这个世界上，有谁不希望自己被人爱的呢？

对于黄玥这种单纯的女生，反而需要更高的技巧去让她认可心理暗示，毕竟这不同于平时对病人的治疗，反倒更像跟歹徒谈判时面临的状况，时间短、人物重要，稍有闪失，让对方意识到你的目的，所有的努力就会前功尽废。

这回，一次刻意安排的偶遇里，左志诚的出现方式没有上次夜店里那么讨人厌了，但其实也无所谓，因为黄玥根本不记得他。

左志诚知道黄玥将会出席一个酒会，于是他也出席同一个酒会。其实，左志诚贵为知名的学者教授，要出席这些酒会，实在非常容易。他一向不爱出席，因为他觉得那些出席酒会的人，都很作模作样，故作高尚。不过，今晚的酒会却吸引了左志诚，因为黄玥也是座上客。



在席间，左志诚观察了黄玥很久，借故跟她擦身而过，趁她不注意，把一条手帕轻轻掉在地上。是的，她想也没想到，他会选择用这种这么老套的方法。

「小姐，这个手帕是你的吗？」左志诚把擦身而过的黄玥叫住，快速弯腰把手帕拾起来。

黄玥转头，看了看左志诚，又低头看他手上那条紫色上好丝绸手帕。手帕的边缘有深紫色非常精致的刺绣，因为刺绣的图案是深紫色，你要近看才有办法留意到，更让人觉得，这是一条只有高品味的人才会拥有的手帕。黄玥的眼睛被它吸引，但又要很有礼貌的看向左志诚。这是一个好兆头，眼睛的对视，有助于让对方尽快建立起对自己的信任感。

阿亮的计算机黑客功夫果然没让他失望，很快就把黄玥在网上的每一个活动，都提供给左志诚，包括了她过去上过什么网站、网购的资讯等等。而左志成就是看准了黄玥网购很多的饰品，特别是帽子、围巾和手帕，推测她会喜欢这些物品。

「不是我掉的，不过，这手帕倒是很漂亮。」黄玥回答。

当然。左志诚心想：这是对你进行性格分析后，专门挑选出来的款式和颜色。

「嘘～」左志诚把食指竖于嘴前，微做鬼祟又调皮的表情，把声量压低：「既然你喜欢，又没人认领，那就留给你吧。我不会告诉任何人。」

负罪感——人们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据为己有时，将产生负罪感。但，左志诚同时也启动着黄玥的调皮心态。

「嘻！这、这不太好吧？」嘴上这么说，但黄玥并没有离开。

「我可以明白为什么你会喜欢这手帕。」左志诚很有兴味的看着黄玥说。

「那，你觉得我为什么会喜欢？」

「穿衣的女人，永远比没穿衣的好看，只要肯花些钱，你就可以穿得很高贵或很性感，但，高贵和性感不等于有品味。」

「唔，你这句高贵不等于品味，很有意思。」黄玥的耳朵也竖了起来。

「衣服是打扮的主题，但品味通常是在打扮的副题上用功夫，比方说，用一条围巾或首饰，才能凸显品味。我觉得你会喜欢这条手帕，是因为它有很美丽、很有质感的图案，因为这些图案也是紫色，它不需要你去注意它，



才能显得出它的品味。就好像，当你喜欢一样东西的时候，你不是只是纯粹的喜欢这东西的外形，你是爱上这东西背后的意义，因为你内心的期望和梦想，和这东西背后的意义深深共鸣着……」左志诚看到黄玥的瞳孔微微扩张，呼吸变细，是轻微的受催眠状态，于是他滔滔不绝讲下去。

这种暂时性的轻微催眠状态，正是她的注意力往内抽取一些记忆和体验，来跟左志诚所讲的话作对号入座的呼应。

他其实正在使出 **NLP** 的招数，讲的东西近乎于没有内容，却又模棱两可好像很有意义似的。这一招在 **NLP** 叫做 **Process Language** 流程语言，左志诚把它称为「策略性废话」，本来是在客人不想透露内心的事情细节时，用来辅导；不过，落在左志诚手里，他就看到这一招的把妹潜能。

只要稍作调整，负罪感、调皮和内心期待的投射，就会混合而变成一种跟恋爱很类似的感觉，清醒的大脑很多时候分不清这两者之间的细微差别。

左志诚讲的这段话，是刻意的模糊，黄玥的下意识已经不确定到底左志诚是讲着手帕，还是讲着左志诚本人？是她有品味，还是她被有品味的手帕所吸引？抑或被有品味的左志诚吸引？还是讲着她内心的憧憬？或者全部都是？

「那，我该怎么处理这条漂亮的手帕啊？」左志诚作势欲将手帕收起。此时，左志诚注意到黄玥有留恋的反应，从留恋手帕而重叠着留恋手帕的持有人，左志诚正在一步步的诱导黄玥。

「可以再让我看一下那条手帕吗？」占有欲终究战胜了道德感，黄玥毕竟还是普通人。

而且，诱饵是一条便宜但符合其喜好的手帕，而不是一打厚厚的钞票，这选择也很重要。诱因若是钱，她不会有动情的错觉，就因为诱因不是钱，黄玥才会把它所启动的感觉，误认为动情。而黄玥在这阶段，也不是真的对手帕有占有欲，她隐约觉得，自己只是借由手帕的话题，来延长她和左志诚的互动，她开始舍不得当下的这种感觉。

此时，两人都互相知道，对方的注意力根本已不在手帕上面了。

左志诚进一步靠近黄玥，盯着她说：「我刚才记错了，这手帕是我的。」

更加严重的负罪感，导致对手帕持有者的愧疚。黄玥被左志诚那双锐利的眼神逼视得有点儿怕，但又有点兴奋，她声音微带颤抖，提出她的要求：「但，



我还是想要这手帕……」

左志诚静静的看着她，说：「你的鞋子有些灰尘。」说罢左志诚便弯下腰来，要用手帕帮黄玥抹擦鞋子。随着身体弯下，左志诚的头部在黄玥胸前一寸的地方，慢慢下移到肋骨处，再很贴近的移到腹部，他伸手微微的一擦黄玥的足背。黄玥兴奋得轻微倒抽一口气，但她兴奋的原因，不是左志诚的手指指尖碰触到她那柔美的足背肌肤，而是左志诚的头部，刚巧停在她下腹附近。

但左志诚一擦她的足背，就起身了。随着起身，他深长的吸了一口气，不对，更正确的说法是他从黄玥的下腹前方，一直嗅到她的颈。把手帕塞在她左手中，同时，在她的耳边轻声细语：「你是它的新主人。」

她也把嘴巴贴近左志诚的耳边说：「谢谢你。」她想也没想过，一个男人竟然能够如此若即若离的挑逗她，所以她的嘴唇也若即若离的碰触左志诚的耳朵。

「那么，你要怎么感谢我呢？」左志诚几乎听到打开胜利香槟的清脆响声。

是夜，在五星级酒店套房内，半身赤裸的黄玥正趴在床上，用手指轻轻划过左志诚的肌肤，眼神中充满了爱意。床单上凌乱不堪，显然二人刚刚经过一阵翻云覆雨。

左志诚转过头来，看着黄玥：「那部新戏谈得怎么样了？」

黄玥的表情有些无奈：「不是很顺利，听说导演跟我们公司的老总以前闹过矛盾，他不愿意让我出演这个角色。」

「但是这个角色应该非你莫属，剧本几乎是为你量身打造的啊！」

「那有什么办法，我的经理人也沒辦法，当时合约上写得清清楚楚，演员的决定权在导演手里。」

「你有多想要这个角色？」

「我百分之百想要啊！」

「要不要我帮你？」左志诚突然来了精神，整个人从床上坐起身来。

「你能怎么帮我啊，隔行如隔山，你又不认识那导演。」

「我不需要认识他，我也不需要成为电影圈的人。我只要让他给你演那个角色。我教你一些小技巧，很简单的！学会了，就约那个导演出来见面，



保证你能说服他」。

「那好，你快教我。」黄玥把身子坐直，摆出一副学生般认真的表情。

「你知道，人在怎样的情绪下最容易被别人说服吗？」

「沮丧？无助吗？」黄玥想了想。

左志诚摇头：「人在沮丧无助的时候，最容易被自己说服，所以人经常在这两种情绪的影响下自杀。」

「那什么样的情绪，会让人容易被说服啊？」

「高兴、愉快、兴奋的时候。你没听过一句话吗，男人那里最硬的时候，耳根子最软。」

黄玥伸手拍他一下：「讨厌啦你，那么没正经，难不成你所谓的主意，就是要我跟导演上床吧？」

「怎么会，让人感到愉悦的方式多着呢，我不过举了个比较极端的例子而已。」

「那你赶紧教我啊。」

「教你也可以，但我又硬了。」左志诚身体后仰，微笑着说。

「坏死了！」黄玥笑着又打了他一下，就骑在左志诚身上热吻起来。她捧着左志诚的脸，妩媚的说：「但，等一下你一定要教我。」

「好啊。」左志诚把黄玥的头拉下来再度拥吻，他一转，反客为主把黄玥压在床上，分开了她那双白嫩的大腿，说：「我现在就教你。」

事情的发展完全超出了左志诚的预期，黄玥的学以致用，不仅顺利得到角色，还因为这电影，而得到当年的最佳女主角奖。事后左志诚问黄玥，她是如何运用所学的 **NLP** 技巧，黄玥总是找其他事情敷衍；之后她更是片约不断，忙得不亦乐乎。这时，左志诚察觉到，黄玥好像很用心地对自己隐瞒着些什么。

他这才发现，自己传授 **NLP** 技巧给黄玥，也许是个错误的决定。那一刻，他知道，他跟黄玥之间的情欲游戏快要结束了，因为他不能容忍一个有朝一日会对自己使用 **NLP** 的女伴。

从回忆中惊醒，左志诚看着还躺在自己怀里的黄玥，她也已经清醒过来了。想到之前神秘人所说的话，他决定跟黄玥坦白。



「你没事了？」

「那个人为什么说，你救了我就证明你不爱我？」黄玥慢慢地说。

「其实我救不救得了你，我都不爱你，他只是想要羞辱我而已。」左志诚无奈。

「坦白说，我也不希望因为你而死！刚刚被绑在那里，像有一个世纪那么久，我一直在想，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救我，但我却宁愿救我的是其他人，这样我不用欠你一辈子。」黄玥说出了心底话。

就在此时，救护车停了下来，救护员把担架上的黄玥自车上抬下来，黄玥看着旁边站着的嘉美，连忙向她伸出双手：「嘉美，请你陪我到医院好吗？我不想再一个人独处，也不再想看到他了。」

嘉美连忙捉住黄玥的手，加以安抚，同时用眼神询问左志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左志诚不理睬嘉美的目光，只是缓缓抬起手，挥了挥：「嘉美，帮我陪着她，替她办好入院手续，找个人好好照顾她，有什么事我会再跟你联络的。」

嘉美握着黄玥的手，与救护员一起送她进医院里去。

黄玥走了，独留左志诚面对无尽的天际。此时，电话响起，又是没有来电显示的号码。

左志诚决定这一次先发制人：「告诉我，下一个是谁？」

「哈哈……」让左志诚没有想到的是，电话里传来的竟是一连串的笑声。「堂堂 **NLP** 大师，真的需要我告诉你吗？你难道忘了，自己现在都还没有离婚吗？」

电话再一次挂断。

左志诚真的忘记了倩霖，今天的忙碌，让他推掉了与倩霖的离婚手续，也让他完全忘记了倩霖还是自己妻子这回事儿。可是对现在的左志诚来说，妻子这个词的意义，与其说是情感上的表达，不如说是其所代表的法律效力。

但是，倩霖，也是那个他确定曾经深深爱过的人。想到这里，左志诚连忙跳上摩托车，发动油门，他心中暗想，希望这一次自己不要去得太晚。



关注微信公众号：【重构文字】获取更多女性成长的内容



第十七章

入夜后气温变得更低，风力也逐渐加强，一切微兆都预示着，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即将到来。狂风席卷着各种飞沙走石、枯枝烂叶，不断打在左志诚脸上，那感觉犹如不断被人用带有锐物的皮鞭抽打般难受，可此刻的左志诚已顾不了这么多，他将油门拧到最大，时间是他现在唯一在乎的事情。

左志成为了避免各种碎物进到眼睛，只能半睁着双眼，有时真的有东西迎面吹来，他还要在一瞬间将眼睛闭上。又一次，左志诚闭上双眼，再睁开，却听到一阵喇叭的长鸣声，一辆重型卡车从自己身边呼啸而过。那如同火车汽笛般的鸣叫，将左志诚再次带入回忆中。

那是处理完李大鹏劫持人质事件后，左志诚因为李大鹏的死，陷入深深的自责中，完全无法从事手头的研究工作，于是他的律师建议他状告警察局。

可是，局长亲自出面调停，并向左志诚致以最深切的歉意，而且还为左志诚安排心理治疗，帮助他摆脱心结。本来左志诚觉得这是很可笑的一件事，但他那时确实经常彻夜难眠，想到自己目前的状况的确需要帮助，便接受了这个安排。而给他做心理治疗的，便是一直为警局提供心理咨询服务的王倩霖。

倩霖由国内著名的大学主修临床心理学毕业，她的工作，主要是了解、预防及舒缓心理困扰及心理疾病，而临床心理学，主要是应用心理测量工具及心理治疗，作为诊断及治疗方法。

倩霖主要为警方提供的个案，进行情绪、思想或行为上，治疗其短暂或长期的困扰。一般人往往有一种错觉，以为临床心理学才是正统心理学，而左志诚所推崇的 **NLP**，则给人有点邪恶、偏门的感觉；所以当左志诚知道，自己即将被临床心理学派的治疗师给诊疗时，有种如临大敌之感。

命令当前，左志诚无法推搪，只能到倩霖的医疗所应诊。然而，当左志诚初次见到倩霖的时候，却被她美丽的身影所吸引。

「到那边的沙发，先坐下来！」倩霖斩钉截铁道。

「……也不用这么嚣张吧？」左志诚心里不满地嘀咕。

左志诚心里纳闷地走到一旁沙发坐下来，倩霖只是继续整理病人的病历，丝毫没有理会他。左志诚坐在沙发上，虽然感到倩霖不够尊重自己，但是看



着倩霖优美的身影，怒气渐渐降下来了。忙里偷闲，左志诚观察一下倩霖的背影，168cm 的身高、匀称的身形、白皙的皮肤、有如黑玉石般美丽的眼睛，配衬倩霖鹅蛋型的脸蛋，整合起来是相当漂亮，而且显出格外的气质。

倩霖坐在她那整齐的书桌后，翻看着左志诚的资料时，若无其事的说了一句：「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些做医生的，其实是最矛盾的？」

「嗯，为什么你会这样说？」左志诚心想：「这个女人确实有惊喜，他好奇了。」

「不是吗？做医生是对治疗有兴趣，却又不希望别人生病。如果学医为了赚钱，这将是一个最矛盾的行业了。」

「你说得有道理」。

「现实情况中，医者父母心，没有医生希望见到病人。我其实也不希望见到你，但既然你来了，我就得负起我的责任。」倩霖说完，静静的看着他。

左志诚心想：她这个开场白也真的厉害，口中讲的不只是道理，同时还把多个未讲出口的潜台词，都间接带了出来，而这些潜台词，也真的是没说出来又沟通到，才能见效。

左志诚摊摊手：「我绝对相信你的医者天职使命感，我只是对你们这派的技术有所保留。」

倩霖笑笑的说：「这个情况我明白，我们临床心理学派是学精神分析学，对比你所学的 **NLP**，是两种不同路线、模式。我的老师以前一直跟我们讲：心理辅导员也要有自己的心理辅导员。问题是，要辅导心理医生已经很难了，要辅导一个跟你不同学派的心理医生，更难上加难。」她还说得很有自信。

「我们 **NLP** 学派，不重视了解过去，我们有一个很贴切的比喻：精神分析学派用的是考古学模式，来经营心理治疗。你们较注重了解一个问题，我们比较注重解决一个问题。」左志诚说出临床心理学和 **NLP** 学说之间的一个鸿沟。

「左先生，我觉得你也应该明白，若 **NLP** 能解决你的问题，我们今天就不会有这个难得的机会，在这里讨论 **NLP** 和精神分析学的分别了。」倩霖讲到这里就停下来，饶有兴味看着左志诚。

左志诚也呆了一下，不知如何回答。倩霖继续说：「**NLP** 学派的技术很特别，也有它的功用。把感觉或情绪抽离、调整，对于管理情绪和感受，绝对



是一个很优秀的工具；但临床心理学派不把精神分析学的方法视为工具，我们视之为管道，工具和管道是有分别的，你对工具不会有任何敬意，但你却会尊敬你的管道。

左志诚正静静的消化着倩霖所讲的。

「我刚才说，NLP 对于管理情绪和感受是一个很优秀的工具，但你要明白，管理不是改变，也不是根治。」倩霖提醒左志诚。

现在两个人，一个医生，一个病人，静默的对视。

左志诚叹了口气，调皮的说：「好吧！医生，我就任你鱼肉啦！」

两人双双笑出声。

「哈哈，就单单你刚才这句任我鱼肉的回应，我就可以写一篇五十页的报告了。」倩霖笑笑的指着她。

以一般人的诚见，一个女人作为心理咨询师，难以令人信服她的专业水平。不过，左志诚又不得不承认，倩霖天生有一种容易取信于人的独特气质，这对于心理咨询师来说，是非常有用的特质；毕竟，作为陌生人，想要让对方向自己袒露心扉，讲出内心深处的秘密，如何取得对方的信任，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而且，抛开同行偏见和病人身份，左志诚心里很清楚，自己在与倩霖目光接触的那一瞬间，便被她深深的吸引了，正因如此，左志诚非常配合，开始在倩霖主导下进行心理恢复治疗。

左志诚感觉自己是一条无助的小热带鱼，离开了母亲的呵护，被渔夫从海中捕捞上来，贩卖给这个可以随便左右自己生命的孩童。此刻，他正无助的游弋于这个狭小的鱼缸内，鱼缸里除了他自己，别无任何生命。孤独、恐惧、迷茫，种种绝望的情绪，如同狂风骤雨般席卷着他的心灵。

他那色彩鲜艳，脆弱小巧的热带鱼身体，几乎承受不住这般精神折磨，濒临崩溃的他，张开嘴极力呼喊，更可悲的事情却发生了：他发现自己作为一只热带鱼，却无法在水中呼吸，水顺着他张开的鱼嘴灌入肺部，他眼看就要被淹死了。就在失去知觉的前一秒，作为一只热带鱼的左志诚想到的是：自己的生命是如此可悲，只是一条被水淹死的鱼。

左志诚从噩梦中惊醒，发现自己正身处一间布置朴素，但又不失典雅品味的房间里，坐在自己对面的，是一位身着白色医师服的黑发女子，这名女



医师手中捧着一个笔记本，另一只手正拿着一只醒铃，铃音还没有消散。女医师脸上露出关切的神情：「志诚，你没事吧？」

倩霖的呼唤，让左志诚从催眠的梦境中醒来，他调整自己的呼吸，把自己的意识从恶梦中拉回来，并对着女医师端详了好一会，才渐渐恢复记忆。他记起，眼前的一切才是真实的世界，刚才他所经历的，不过是倩霖帮他进行自由联想疗法时，不小心进入颇深层的催眠状态。

自由联想不是催眠法，只是叫客人描述脑中的一些画面，从一个画面、一个东西或一个想法，随性的做一系列联想。左志诚很惊讶，他竟然在这白日梦式的自由联想中，进入了催眠状态。

意识清醒后的左志诚，立刻收起了一脸的惊慌，恢复为往日自信满满的样子。可是倩霖并不吃他这一套，她见左志诚意识已经清醒，就立刻恢复了专业的医师态度，神态严肃起来。倩霖放下醒铃，低头认真在笔记本上书写着什么。

左志诚起身走到倩霖身旁，俯身偷看倩霖的笔记，想要一窥究竟。倩霖抬头，合上笔记本，用那一双漂亮的眼眸狠狠的瞪着他：「左先生，你知道吗？你的病情很严重！」

被倩霖说自己病情严重，左志诚嘴里说是非常配合，其实也并不完全心口合一。毕竟同为心理治疗师，他对于自己的专业还是非常自信，只不过是希望能在倩霖的帮助下，摆脱之前留下的心理阴影。这其中的关键，便是找到那件事在左志诚心中留下的心锚。

心锚其实就是：当一个人经历一些很强烈的情绪时，他内心的状态与一个信号挂了钩。这信号可以是外在，也可以是内在的。著名的帕甫洛夫的试验，就是对一只狗摇铃后给他食物，当这举动重复久了，就算只是对狗摇铃，没给食物，狗儿也情不自禁流口水。简单点的例子，就如有些人开车发生意外，撞死了人，如果罪恶感严重的话，一些人就会因那一次的经验，而永远患上了开车恐惧症。

「其实，心锚对于人的心理来说，就像是一颗种子。心锚有好有坏，就如同种子可以结出香甜的水果，也可结出致命毒药。」倩霖慢慢解释心锚。

「心锚从人心中不断吸取着营养，好的心锚会助人向上、自信，达成理想。」左志诚回答。



倩霖瞟了左志诚一眼。「可是，坏的心锚则会让人萎靡，使人堕落，走向自我毁灭的深渊。」

「现代心理学是建立在解剖学基础上，认为人的心理和生理一样，其实是一个由布满身体各处的神经节点组成。每一个节点，都是人作为一个独立的精神个体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中最重要的，当然就是神经节点最为丰富的大脑，但这并不表示，位于神经末梢的节点就没那么重要！」左志诚开始像演讲一样的长篇大论。

他继续说：「研究发现，被截肢的人，普遍拥有一定程度的安全感缺失等心理问题，也就是说，截肢不仅仅让被截肢者失去了一部分肢体，也因为部分神经节点的消失，而导致了心理上的不完整，但只要治疗得当，在假肢和心理医生的帮助下，很多被截肢者可以自行发展出已被截除的神经节点的心理替代品。这其中，好的心锚，比如家人的关爱、朋友的鼓励，甚至是陌生人的友善举动，都能产生巨大的作用。」

倩霖冷冷地回答：「但是，相反的例子便是，坏的心锚可以彻底毁掉一个聪明自信的人。美国曾经有一个天才少年，14岁就进入大学名校，前途一片光明；可是一学期末考试中，他无故缺席，后来警察在其家中找到他，当时他正怀抱一杆猎枪，蜷坐沙发上看卡通，而地板上躺着他父亲被猎枪打得浑身是洞的尸体。」

法庭上，法官询问他杀死自己父亲的动机，他说：他每次考试，父亲会根据他的成绩，对他进行一定的处罚，即使成绩非常好，父亲也会对他拳打脚踢，提醒他下一次要继续保持。这一次他准备出门去学校考试之前，他的父亲用手轻拍他的脸，他以为父亲又要打他，谁知父亲只是对他说：『你是我的骄傲。』

这时，他突然觉得自己非常讨厌父亲，比父亲对他拳打脚踢更是讨厌，他崩溃了，于是他找出父亲的猎枪，发了疯似的将父亲乱枪打死。」

倩霖看了左志诚一眼，继续说：「最终，法官裁定将这名天才少年送进精神病院。一个表面上看起来自信、聪明的人，内心却因为长期的家庭暴力，种下心锚，而早已失去了对自己心灵理智的掌控，变成了一个疯子。」

「……」左志诚沉默了一阵子，一时说不出话来。

因为长期为警员做心理辅导，倩霖也和左志诚一样，非常清楚在，心理



治疗时找到心锚的重要性。但是最初几次当中，对左志诚进行初步放松治疗的过程，倩霖发现他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似乎内心很抵触倩霖的进入，也就是说，他无法像其他患者一样，轻易向倩霖袒露心扉，这样的情况非常不利于治疗的开展，更不用说找到他的心锚了；于是倩霖决定换个方式，帮助既是同行又是病患的左志诚。

这日，左志诚推门进入倩霖的办公室，突然觉得今天的倩霖有些不同，以往倩霖都是身穿一件白色医师大褂，乌黑的头发整齐盘在脑后，脸上也只化了很淡的妆，大褂下面是普通的肤色丝袜和平底鞋；而今日的倩霖，却整个很不一样，不见了医师大褂，上身是一件鲜红色的贴身上衣，下半身穿着黑色套装裙、黑色的透明丝袜、尖嘴高跟鞋，更戴了一个大波浪的假发，披散开来。最明显的变化是倩霖涂了红色唇膏，粘了假睫毛。

不光是穿着，还有气味，以往倩霖身上总是淡淡的清香，而今天，左志诚还未走进诊疗室，已经闻到一股非常甜腻的香味，当倩霖出现在他的眼前，整个人看起来十足的性感冷艳，让左志诚几乎以为自己走错了房间。

看到左志诚吃惊的表情，倩霖似乎很开心，她没有像以往那样示意左志诚坐下，而是主动走到他面前：「怎么，认不出我了？你不觉得我这身打扮，很眼熟吗？」

的确，倩霖打扮成这样是左志诚从未见过的，但这身打扮，包括这香水的气味，都让左志诚感觉似曾相识。他循序在脑海中搜索相关记忆，可是，就像最近他多次尝试开展手头的工作一样，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却怎么也无法记起自己是如何看到这些的，记忆被强行的撕裂了。

「左先生，谢谢你救了我！」倩霖突然用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声音，娇媚地对左志诚说。

「可是我没有救到所有人。」左志诚几乎是毫无意识的说出了这句话，说完他才发觉：对，是她，是船上那个被李大鹏挟持的女人。「你……」

「猜到我是谁了？」倩霖看到自己的用心有了收获，显然非常开心。「那么左先生，今天就由我来对你进行心理治疗，请躺下来吧，显然倩霖想要打铁趁热。

角色扮演？左志诚一边在治疗椅上躺下一边想。没料到倩霖对自己如此用心，而且似乎还真的产生一些作用。



「左先生，之前几次你尝试放松，可是效果并不十分理想，今天我要对你进行催眠，希望你能配合。现在请你把眼睛睁开，看着我。」

倩霖刻意模仿有些柔弱无力的女声，虽毫无威严感，左志诚却没有任何抵触情绪的听从了。

左志诚睁开眼看着倩霖，也是看着当时那个被他从李大鹏手中救下的女子，他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事发当天，自己又站在邮轮甲板上，自己的生命，又一次的回到那三分钟。

对此，左志诚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悲哀。重新面对自己无力挽回的局面，对他来说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但是，再一次仔细的回顾这三分钟，却也是这段日子里，左志诚多次努力都失败的事情。

邮轮还是原来的邮轮，每个人都谨慎低头趴在座位上。冷艳女子一脸恐慌站着，有趣的是，当时左志诚并没有十分在意这女子的穿着，显然大脑永远比你以为的记得更多。

「不对，还少了点什么，是什么？」左志诚努力地想。

一个男人的身影，逐渐在女子身后显现，那勒住女子，肌肉线条分明的胳膊，另一只持枪的手也逐渐显现，身着迷彩服的身体，最后才是李大鹏那颗光头脑袋，眼神中充满了愤怒和怨恨。

左志诚总是很可怜这种人，因为长期抑郁，这种人无法舒展自己的眉毛，不管开不开心，都是一副心事重重样子，再加上不定时的工作时间、微薄的薪水，生活品质极低。

左志诚总是认为，如果时间再多一点，也许他就可以找到李大鹏的心锚是什么。但当时，他唯一能做的选择，就是对李大鹏进行催眠；还好他以前给李大鹏做过心理辅导，一切进展很顺利，事情朝左志诚预期的方向发展，危机已经被化解，大家都已平安。

可是，这时左志诚才发现，李大鹏额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坑洞，坑洞周围，有一圈红色的印记，印记并不明显，但却逐渐扩大。李大鹏的眼神也随着印记的不断扩大，而逐渐失去光泽。不，事情不应该是这样的，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左志诚不知道自己该如何改变这已经即成的事实，痛苦占据了我的心，让他无法呼吸。

「左先生！」一道女声响起。「你还好吗？」那个被挟持的红衣女子关切



的询问左志诚。

左志诚一脸痛苦的向她摆摆手。,

「左先生,谢谢你救了我。」那女子说。

「可是我没有救到所有人!」左志诚的大脑被自责的情绪控制,无法思考,甚至不能呼吸。

「你做到了,你救了我,救了我们大家,也救了他。」红衣女子伸手指向李大鹏。

「怎么可能?他中枪了,他死了,我没有救到他,你不需要安慰我。」对于左志诚来说,这种小儿科的心理暗示早已没有效力。

「左先生,请你不要怀疑我,你要明白,救人的意思,并不只是局限于那个人还活着。救人的定义,比你想象中的范围更广泛。我只希望你能回忆起事情的整个经过,你应该进行过倒带回忆法的训练吧?」

「呃……倒带回忆法?当然。」左志诚还在消化着倩霖的那句「救人的定义。」

所谓倒带回忆法,就是用颠倒事情发展顺序的方式来回忆过去,这样可以让人记起很多定点回忆法无法记得的细节。比如临出门前,突然发现刚才还在手上的钥匙不见了,这时如果采取习惯上的定点回忆,去回想钥匙放在哪里,几乎是想不起来的;但如果采用倒带回忆法,从最近的一件事开始,逐步往前推进,穿鞋、之前拿皮包、之前看报纸上的天气预报、之前将报纸从茶几上拿起、之前把钥匙放在茶几上——很快,也很容易,我们就能忆起事情的经过。

「那么你现在可以试试看。」

左志诚抬头,看到李大鹏渐渐瘫软的身体又逐渐站直起身,额头上坑洞周围的红色印记也正在变小,甚至完全消失,突然,一个小黑影从他头上的坑洞里窜出,坑洞消失了,小黑影从船边往外冲去,接着,左志诚低头看手表,离自己登邮轮的时间,刚过去了两分五十秒。

「啪!」像是枪声,但那枪声听起来很奇怪。

左志诚猛地从躺椅上坐起,整个人出了一身的冷汗:「那枪声。」

「那是子弹回到枪膛的声音。」倩霖按停了身边的一个磁带播放机。「它有提醒你什么吗?」倩霖又恢复了以往那平静淡雅的声音。



「时间，枪响时，我上船还不到三分钟，我想起来了，我在三分钟之内救到所有人，包括李大鹏。」左志诚似乎很高兴，但细想了一下，又觉得奇怪。因为他自己一直知道这件事情，可是此刻为什么，自己突然整个人变得开心起来？

此时，他抬头看着倩倩霖，倩霖正微笑盯着他，表情似乎在说：你不是说要自己找到答案吗？

「枪声，是枪声，我的心锚就是那枪声。」左志诚看着桌上的磁带播放机，又看看倩霖。

「是的，你说的没错，我这几天，探访了当时邮轮上的人质，听他们详细描述当时的情景，尤其是我模仿了她穿着打扮的那位女士，显然这对你很有效。」倩霖停下，眼睛瞄了一下自己的穿着，对左志诚笑笑，又继续说：「最终我推断，那枪声便是你的心锚，于是我将跟那天射击的同一型号的步枪射击声，反转播放出来，目的就是一正一反，帮你把你的心锚中和掉。」 -

「她真的很厉害，找到我心锚的源头！」左志诚心里暗暗地说。

「怎么样，作为同行，要不要对我的治疗给些中肯的评价啊？」倩霖眨了眨眼睛，仿佛等若左志诚的评分。

「我现在还不太好下结论，毕竟我的心病是否痊愈，还需要时间检验，但我决定让你当我长期的心理治疗师，如果你愿意接受，就请与我共进晚餐，可以吗？」左志诚故作轻松说。

倩霖摆出一副介于为难和开心之间的表情：「这个……」

「附近有一家不错的法国餐厅，**Angel Wings** 你知道吗？」左志诚微笑。

倩霖站起来说：「左先生，你是知道医生和病人是不能有任何社交或以上的关系，这是我们做医生时所宣的誓。」

「嘿嘿，我明白，所以王医生，你現在已经被我炒鱿鱼了。请你尽快把我转介绍给另一位医生。」左志诚也站起来，微笑得很有自信。因为他看到倩霖的回应只是一种应酬式的抗拒，她没有说她不想跟左志诚出去。

倩霖不禁笑了起来，她呼了口气说：「不用说了，我不会跟你吃晚饭的。」

左志诚耸耸肩，以一个带点诱惑和自信的眼神看着她：「没关系，下次还有机会。我相信，距离『下次』的时间，也不会太长……」

他转身，潇洒地离开。王倩霖目送他的背影，心里竟然泛起了一丝的激



动，看来左志诚在倩霖心中，留下了一个相当深刻的印象。



第十八章

夜幕低垂，城内高级的商业区里，倩霖的办公室仍亮着灯。倩霖戴着眼镜，一边拿起桌上的三明治来咬，一边翻看病历，书写档案。

就在此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

「进来吧！」倩霖头也不抬。

一阵花香扑鼻，引得倩霖抬头，扬入眼帘的是一片玫瑰花海，大约有一千多朵吧！倩霖看见这个情况，不禁呆了呆。她听到秘书倩怡的声音。

「医生，这些花是送给你的。」几经辛苦，倩怡才在花海旁边探出头来。

「谁送来的？」倩霖一时之间料想不到。

「就是你以前的病人，左先生。」倩怡说。

「行了，把花放着。时间也晚了，这里没什么事，你就先下班吧。」倩霖还是一贯冷静的表情。

秘书离去，门关上之后，倩霖对着满室花香，不禁对这个左志诚生起又恨又心痒痒的感觉。

「左志诚，你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男人？」倩霖咬咬牙地心想。

就在此时，传来了电话响声，打断了倩霖思绪，她接听了来电：「是谁？」

传来的声音却是令倩霖非常熟悉的，正是左志诚：「你真的很忙，肚子不饿吗？」

「你是谁？」倩霖明知故问。

「要不要我管送花之外，还管送饭？」左志诚在电话中带着笑意地问。

「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啊？还是你闲得发慌，想找我消遣？」倩霖的语气有点生气。

「我是有病啊！所以我……很想再度接受你的……治疗。」左志诚在「很想」和「治疗」两个字前，做了很暧昧的停顿，整句正常的话语，听起来却有销魂的弦外之香。

倩霖在手机另一头忍不住笑了起来：「还有没有别的事，没有的话，我挂断喽。」



「我知道你忙，可是如果你想松弛一下的话，可以……喝我这杯咖啡。」

倩霖又抿嘴笑了笑：「我从不爱喝病人的咖啡。」

「我相信你会为我打破这个惯例。」

「别把自己看待成情圣好不好？」

「嘿嘿！我在一家叫『曾经』的咖啡室，就在你诊所附近。」

「『曾经』？我看你『神经』才是！」倩霖挂断了手机，继续埋首工作。

晚上，在一所极具欧陆格调的咖啡厅内，灯光十分柔和。客人十分稀少，从餐厅的窗子望出去，可以见到入夜的城市，在璀璨的灯光下，除了显得有点寂静外，还带着一点莫名的浪漫。

咖啡厅外面，一辆名贵房车驶来停在门口，车门打开，一双匀称而雪白的腿伸出来踏上地面，这双美腿的主人正是倩霖。倩霖抬头一看，这所咖啡厅的招牌，正是「曾经」咖啡厅。

倩霖笑了一笑，走进咖啡厅里，发现内里只有两、三桌客人，但左志诚并不在其中，她一看四周，没发现左志诚的影子，觉得自己被愚弄了。

「竟然敢愚弄我？」倩霖转身就想离去。这个时候，左志诚的声音就在倩霖的身后响起了。

「我一直以为你的观察力很强。」左志诚站在酒吧吧台后，正在调酒师一起调一杯奶茶。

「我在这里！」左志诚端着刚调好的奶茶走出来。「刚请这里的师父教我，调一款香港独有的奶茶。」他坐到一桌上，放下奶茶，示意倩霖品尝一下。

倩霖不禁皱了一下眉。「有什么特别？」

「你没喝过吗？」左志诚似笑非笑地问，

「我喝茶不加奶。」倩霖冷冷地说。

「这是一种甜奶，叫炼乳，尝一口？」左志诚递上奶茶给倩霖。

倩霖也好奇，拿起杯浅尝了一口，皱起眉来。「很甜，不适合我！可是口感很滑，加了什么？」

「鸡蛋壳——用女人的丝袜来过滤，当然是没穿过的。」左志诚回答。

「不好笑。」话虽如此，可是倩霖的面部肌肉已略微抖动了一下。

「有几年，我在香港工作的时候，每天都要喝一杯！」左志诚拿起倩霖刚



才喝过的茶杯，啜了一口。

倩霖见左志诚喝自己喝过的茶杯，不禁一愣。两秒后，才故作认真的说：「我觉得茶应该是苦的。」

「有经历的人会知道，最苦的东西里头总有一点甜，而最甜的日子里，也不会没有苦。」左志诚世故地说。

「别包装得自己很有深度好不好？你比我大不了多少。」倩霖抗议。

「可我是风雨里走出来的穷孩子，不像你——温室里种出来的向日葵，在没有阳光的日子，就只能垂下头。」

「你凭什么说我是温室种出来的向日葵？」倩霖有点生气。

左志诚说：「我知道你整个少女时期都在欧洲生活，周末有时候是坐内陆机去伦敦玩。你知道我在纽约周末干什么吗？」

「大不了洗盘子。」，倩霖语带轻蔑。

「在唐人街的赌场当保镖。」左志诚淡然地说。

倩霖有点意外。「那不都是黑社会吗？」

「我有一个朋友是，他介绍我去赚钱，一百块一天。第一天报到，就配给我一把枪。我刚开始很怕，到了第三天，收工的时候，我那个朋友，在街上被人在头上开了一枪，就像你我这样的近距离。血溅得很远……」左志诚停了一停，继续说下去。「不知道为什么，以后我就不怕了，因为觉得生命太脆弱，怕死，倒不如去面对它。」

「你能从这种环境念到毕业？」倩霖对他的经历感到有些震撼。

「大学三年级时，我由唐人街转到华尔街去混，当兼差，也买卖一点股票、期货，我当初以为华尔街跟唐人街是天国跟地狱，最后才发现，根本就是一样。」

左志诚像正在回忆过去一些惨痛经历似的。「在华尔街，被杀的人更多，只是见不到血。那些坐名贵轿车上班的人，比唐人街的黑帮还要心狠手辣。」

「所以你做人就这么玩世不恭？」倩霖深情的问。

「笑看风云，总比坐困愁城好。」左志诚轻呼一口气，无尽唏嘘。

「你的经历真的不简单……」倩霖听得出神。

「当时的生活还蛮潦倒的。我还试过，因为没钱吃饭，而在华尔街帮人



口交……」左志诚望着地，无奈的说。

听到这里，倩霖的脑袋一下子转不过来，不知怎么回应。

突然，左志诚扑哧一声笑了起来：「你真相信我所说的？」

倩霖见左志诚不停笑，笑到眼泪在眼眶中滚动，才知道刚才是被他所说的「故事」欺骗了。

他甚至嚣张地说：「看来，你作为心理医生不及格哩，因为你太容易相信病人编造的故事了。」

「过份！」倩霖手一挥，往左志诚的脸上打了一巴掌。

瞬间，左志诚的脸颊红肿了一块，还热乎乎有五只手指的大掌印，倩霖转身径自离去。左志诚目送倩霖美丽的身影离去，却丝毫没有追过去的意思，他只是望着这个冲动的女孩，笑了起来，轻抚一下自己还在红肿的脸颊，笑意中藏着一丝成功感。因为他知道，距离追到倩霖的时候不远了。

果然，不出三分钟，倩霖猛然冲回来，看着轻抚着脸颊，一脸得意的左志诚，心里顿时再次冒起愤怒，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她又生不了气。

「你是不是男人？一点风度都没有！我要走了，你连追也不追出来？」

「既然你生气了，追过去只会令你更生气。」左志诚认真的说。

「那你现在道歉，我会接受你的道歉！」

「不用道歉，因为我刚才说的每一句都是真话，包括我的经历！」左志诚压低声调：「除了帮人口交。」这句又惹得倩霖笑了起来。

「那你为什么故意气我？」

- 「从小到大，男人气女人只有一个原因。」

倩霖伸指指着左志诚：「我知道了，你喜欢我！」

「但是同样地，我也知道你喜欢我。」

「胡说，我哪有？」

「就凭你离开了又回来这个举动，已经证明，你喜欢上我啦！」

倩霖叹气：「学 **NLP** 的人，真是魔鬼，专门用 **NLP** 去泡妞的吗？」

「不，平常不需要用，对你才需要！」

「为什么？」



「因为你是临床心理学高手。不过，在 **NLP** 的大前题下，我相信 **NLP** 对你没有效用。」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NLP**……从来都不能……影响别人……做不想做的事……」

左志诚边说，边靠近倩霖，深情的看着她，讲到最后一句「不想做的事」时，准备跟倩霖作深情一吻。在这样的气氛感染之下，倩霖也没有回避，她闭起双眼，于是四片火辣的唇交织在一起。此刻，两人的爱意像缺堤的洪水一样，一下子泛滥起来。

就这样，两个各具立场，在世界上原本是两条平行线的人，终于交织在一起……



关注微信公众号：【重构文字】获取更多女性成长的内容



第十九章

究竟，什么时候起，我跟倩霖的这段婚姻失败了呢？左志诚边骑着摩托车边思考。

他终于来到城中商业区，一幢幢高耸入云的商业大厦，从左志诚身边掠过，华灯初上的夜景，为入夜的商业区添上一抹魔幻繁华色彩，路上行人都匆匆忙忙赶着回家，路上车水马龙，甚为热闹。但是这一刻，他仿佛感到自己并不属于这个空间，完完全全与现实世界抽离了。

城里的气温好像没有郊外那么低，由于四周都被高楼大厦包围，所以风势也小了些。但气温却丝毫没有回暖迹象，反而越来越冷。左志诚骑着摩托车，一阵阵暖和的白雾，随着他的呼吸自口内喷出。他感到空气中似乎有一种若即若离的温暖，他知道那是汽车排出气体，在地面上盘旋所形成的气流。左志诚更愿意把它当作是事情开始出现转机的一种征兆。

他看着不远处一幢新式商业大厦，加快油门将摩托车驶进商业大厦的停车场里，这幢商业大厦的顶层，正是倩霖的诊所。左志诚走出停车场，露出自嘲的笑容，曾经无比坚信理性的自己，竟然也开始寻找心理慰藉了。

「难道这一次，我真的会被打败？」左志诚苦笑摇头。

左志诚想起当初，他对倩霖动情的一幕，那次是倩霖替他诊疗完毕，正开设药方的时候。左志诚总喜欢静静坐着欣赏倩霖，因为她认真工作的样子，实在拥有一份难以形容的吸引力，能令他心跳加速。

「都是研究心理学的，你我自然都很清楚，作为心理学家，难免有些病态特征，我最大的病症，就是中了你这无解的毒药啊！左志诚一副轻松的样子，开着玩笑。」

倩霖笑了笑，并没有理会左志诚的插科打诨，她伸出纤细的手指，指向刚才左志诚躺卧的小沙发，作状示意左志诚继续躺下。

左志诚无奈的笑笑，遵照倩霖的指示，重新回到小沙发上躺好。倩霖看左志诚躺好了，从一旁的办公桌上撕下一张处方单，一边在上面书写药方，一边故作冷静对左志诚说：

「左先生，从你被催眠后的表现来看，你整个人目前极度缺乏安全感，已经到了将自己身边任何普通事务都当作危险的程度，而且你内心非常孤独，



渴望情感，但又害怕受伤。」

「还有呢？」左志诚点了点头，好像很兴趣的样子。

「这种矛盾的心态，恰恰又加重了你的不安全感，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倩霖边说边作状在纸上写下结论。

「那么，不知道身为我心理医生的你，打算怎样医治呢？」左志诚还是一脸的不认真。

「我会建议你，停下手头的工作，给自己一个假期，好好放松一下……」

说完，倩霖撕下处方单，再抬头，发现左志诚不知何时又离开了沙发，此刻他牵起倩霖的手，将她环抱在怀，一脸柔情，轻声在她耳边低语：「没问题，我答应你给自己一个假期，不过前提是：『这整个假期你要跟我在一起……』」

倩霖被左志诚突如其来的举动，吓了一跳。

倩霖急速喘息起来，没有被左志诚牵着的另一只手，安抚着胸中几乎失控的心跳，她的脸异常绯红美丽。她的脑袋也被眼前这样的气氛，而大量引出脑内啡，产生了爱的感觉。

倩霖这才慢慢从兴奋中回过神来，满含热泪的眼睛充满爱意的看着左志诚，轻轻的点了点头。

不久之后，二人便成为夫妻，这可算是一场佳话，被视为传统王道的心理学医生，竟然会爱上旁门左道的 **NLP** 大师。可是，倩霖在结婚之前，跟左志成立了一个婚前协议，就是在婚后，谁都不能向对方使用任何心理招数，左志诚也答应。

但是，二人的甜蜜婚姻生活只维持了三年。左志诚记得，他与倩霖结婚后不久，两人就因为讨论二人依靠宗教崇拜来寻求心理慰借的话题，有过一次很激烈的争吵，虽然那次，两人都尽量将情绪克制在学术讨论的范畴内，但在那之后，还是因此而几天不与对方说话。

事情的起因，源自倩霖的一个梦。倩霖是个很少做梦的人，至少在遇到左志诚之前是这样。那天早晨，两人吃早餐的时候，左志诚发现倩霖看起来有些心神不宁，便询问她怎么了。

「昨天晚上睡得不是特别好，一直重复做同样的一个梦。」倩霖一脸倦容，

「梦？对于我们一爬上床就睡着的倩霖小姐来说，这实在是太难得了！



快，说给我听听，让我帮你进行一下梦的解析。」

倩霖犹豫了一会儿，最终还是选择开口，跟左志诚说了自己的梦境。

「当时在梦里，我其实意识很清醒，知道自己是在梦里，也没有对身边的场景感到惊讶。

那是一个巨大的古罗马斗兽场，我就站在场地中央，周围的看台上挤满了兴奋的观众。他们大声叫嚷着，说什么我都听不懂，但看他们的表情，我就是他们兴奋的原因，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正浑身赤裸，没有任何遮挡的衣物。

当时我感到非常羞耻，努力想要遮挡自己的身体，这时，斗兽场两个对角的木门突然打开，分别从里面冲出两个全副武装的战士。当时我第一反应以为我是他们的猎物，后来，他们开始互相攻击，我才明白，原来自己是胜利一方的战利品。

决斗进行的时间没有很久，其中一个战士很快被另一个杀死了，活下来的那个战士也身负重伤，步履蹒跚的向我走来。我有些害怕，不断往后退缩，一直退到场地围墙边。在我已经无路可退的时候，场边的观众开始不断的往我身上扔东西，感觉像一颗颗小石头一样，可我仔细看才发现，他们用来扔我的，竟然是一颗颗鸡蛋般大小的宝石。这时，那名角斗士已经来到我面前，他扔掉了自己的武器，双手慢慢伸向我，当我想要发出尖叫时，梦醒了。」倩霖滔滔不绝说出梦境来。

「我醒来后，去厨房喝了杯水，回到床上躺下，可是，没过多久，我又回到与刚才同样的梦境中，唯一的区别是，这一次，战士的手碰触到我之前，我不再想要大叫，而是努力在心里祈祷，结果这个战士在碰触到我之前，就被观众们掷出的宝石打晕了。」

说完，倩霖若有所思盯着餐桌上的咖啡杯出神，她似乎只是想要把梦的内容说出来，并没有特别期待左志诚的分析。

「你之前在学校，应该学过宗教的心理成因吧？」左志诚拿起被倩霖盯着的那杯咖啡，喝了一口，他仍将咖啡杯拿在手里，并没有急着放下。

「当然，当然学过。」倩霖似乎做了很大的努力，才将自己的视线从左志诚手中的咖啡杯转移开。

「那么你应该很清楚，祈祷也就是自我心理暗示，是宗教信仰的最初萌



芽状态。」左志诚将咖啡一饮而尽。

「我只是在梦中祈祷而已，而且，有宗教信仰也并不是什么坏事。」

「梦中祈祷不是问题，但，问题是：祈祷只是一种不希望自己直接解决问题，或不想面对问题的心理投射，你是搞心理学的，不可能连这个也不懂。」

「谁规定心理学家就不能有宗教信仰了？西方很多有名的心理学家，都是虔诚的教徒，这你也应该很清楚吧？」倩霖的精神突然一下子好了起来。

左志诚回答：「牛顿还是个炼金术师呢，难道你会因为第一定律的正确性，而认为炼金术也是对的？心理学发展到今天，其对人心灵的了解，已经远远超出了之前那些心理学家的想象，如今心理学已经变成一门严谨，如同物理一样的科学了。科学家面对任何事情，都应该选择理性分析，而非去跟什么子虚乌有的神祈祷，后者只是原始人面对不可撼动的天地时，无奈而又怯懦的表现。」

倩霖却把矛头指回左志诚。「难道你不觉得，在人类历史很多关键时刻，宗教的心理暗示，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吗？原始人如果不是因为恐惧和敬畏，而创造出一个个的神来解释自然界各种现象，我想人类对整个世界的改造，也会因此裹足不前吧。即使是如今的 **NLP** 学说，你们仍采用大量的心理暗示手段，来对病人进行治疗，这其中很多手法，都是宗教始而发之的。」

「嗯，我承认，从心理暗示的角度来说，宗教几乎可以说是心理学的前身，但也正因如此，我更加认为，心理学家应该只从学术层面研究宗教，而不应该让自己产生任何愚蠢的信仰。」

「愚蠢的信仰？你要知道，从古至今，世界各地因为你所谓的愚蠢信仰而得到心灵上救赎的人，要比心理医生救到的多上很多。」

「心灵救赎？譬如说，一个有宗教信仰的暴力爸爸，打伤了孩子后，很后悔的跟上帝祈祷，他得到心灵救赎。但，他还是没有解决他的暴力问题啊，下一次又看不顺眼孩子的时候，他又会重犯了。他没有得到心灵救赎，只得对他内心的交代。要解决问题的话，他还是要找你这种心理医生做辅导，才叫做有效率的负责任啊。」左志诚把球丢回给倩霖。

「我觉得这就是你和我的分别，你可以接受一个人只要思想行为上对了，他心灵上过得有没有意义都不重要。我却很重视一个人的行为和心灵上同时得到救赎。你重效果，不重意义，我则是两者兼顾。」倩霖不自觉开始往自己



和丈夫身上贴不同的标签。

「你看到的世界很完美，但这只能说明，人类文明还处在一个心智不全的阶段，也正因此，才能有你我的一口饭吃。在我看来，人类将来的进化过程中，心智的逐渐成熟，是最重要的一方面，到那时，人类会摆脱各种心理因素对情绪造成的影响，更不会去创造或者相信什么子虚乌有的怪力乱神，只单纯理性的思考。认知，行动，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心理医生，每个人懂得心理控制的技巧。那会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未来。」

「美好？你说的未来，听起来跟希特勒希望的未来如出一辙啊，你管人性的泯灭叫做美好？人的心中只留存理性，那人还称之为人为？」

两个人在此就静了下来，但静下来并不代表告一段落，而是彼此都不断强化着对方和自己的不同标签。到底是倩霖先制造标签？还是左志诚使倩霖感到彼此已有不同的标签，倩霖只是先把它讲出来的那一位？

左志诚停了停，又说：「你现在的想法，就好像你梦中的那群观众一般，你们并不知道理性社会的到来，会给人类带来怎样巨大的改变，大多时候只是盲目追随自己的欲望，不理智、不解释，让自己陷入情感漩涡中，无法自拔。」

「那我问你，你跟我在一起，也是你理性的选择吗？」倩霖显然有些生气了。

「当然……不是！你看，我们只是在进行学术讨论，为什么要把话题延伸到自己身上呢？」

「很简单，因为我们讨论的是人，而你和我都是人，我们是这话题的一部分。」

「我只是在讨论对于人类心智发展过程的一些看法，刚才我也说了啊，人类心智还未发展得很成熟，我自己也是这不成熟中的一分子。」

「所以你的意思是：跟我在一起，是因为你自己的不成熟吗？」

「我觉得我们该停止讨论这个话题了！时间到，我该上班了。」左志诚强行终止了谈话，两人都闷闷不乐的出门。

这次争吵之后没多久，倩霖开始研究宗教学，而左志诚也开始在研究 NLP 的道路上，与她越走越远。

两人都觉得那一次的争论，是婚姻冷淡的开始，但事实上，是两个又聪



明又会讲话的人在一起时的危机。这种人相互越走越近时，越容易发现两人不同的地方，但又碍于要生活在一起，就互相忍让包容，实际上却只是在压抑着，等着一些事情来引爆而已。

最后，倩霖也开始怀疑，她之前对左志诚的爱到底是真的，还是被左志诚的那深厚的 NLP 功力所催动。也就在这时候，左志诚也极力想要挽救这段感情。

左志诚记得，他对倩霖下心锚的时候，正是二人一同前往参加一个朋友的婚宴时。当新郎在台上，向在场宾客分享自己爱上女方的故事经历，左志诚与倩霖听着，都觉得相当温馨甜蜜。左志诚看准了这个机会，以不经意的姿态，转头笑着问倩霖：「你呢？你还记不记得……当初你爱上我的感觉，是怎样的？」

他知道，倩霖要回忆爱上他的感觉时，必定会轻微进入那个状态，所以当讲到「感觉」时，他的手便轻微的碰碰倩霖的手肘，以设下心锚，把那爱的感觉做个记号。

倩霖一边回忆，一边说：「嗯……其实很难断定有什么很深刻的感觉……不过，我记得的感觉好像就是心跳啊，小鹿乱撞的窃喜。」

左志诚回答她：「其实，到今天，我都不明白是谁想出『小鹿乱撞』的这句比喻。说到『小鹿乱撞』四字时，左志诚又不期然的摸了摸倩霖的手肘。接着说：「是小鹿骑在母鹿的屁股上，然后乱撞吧？」

倩霖笑着，打了他的手臂一下说：「当然不是这个意思。」然后她若有所思，

「那，在遥远的未来，当我们已是风烛残年，如果你还会记得这个小鹿乱撞的感觉，就表示你当年的决定是对的。」左志诚笑吟吟，讲到「感觉」这两个字时，又微微的碰触了倩霖的手肘。

他这一招，是要倩霖在往后的日子，甚至到了年老的时候，面对他时，还能记起爱上他的感觉。

倩霖想了想，然后说：「唔，我现在记起来了。爱上你的当时，我有个很强烈的感觉，觉得我的心窝里面痒痒、暖暖的，舒服得让人迷醉。」

「哦，还有心痒的感觉？」左志诚看准了这个时机，也看到倩霖确实进入了那状态，所以又在倩霖的手肘上碰了一下。



岂知，倩霖却在这个时候，出其不意的伸手捉着了左志诚的手指。左志诚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人可以变脸变得如此快、如此冷峻。

倩霖冷冷说：「我可以告诉你，在我风烛残年的时候，我还会记得，你是如何不遵守我们之间不能用 **NLP** 的誓约。」

左志诚想也没想到，原来刚才倩霖若有所思，其实是已经怀疑他在下心锚，他也万万没想到，倩霖竟然会假装想起一种爱情感觉，来引他继续出招，向她下心锚。

左志诚真的没话好说，当堂呆站当场！倩霖的这一着，确实是他也会用来测试别人有没有对他出招的方法。他脑中一片空白，只是支吾着：「你、你竟然也会用骗我的方式，对我出招。」

「我告诉你！」倩霖的眼神盯着左志诚，用很坚定的语气说：「我没有骗你。」

而后倩霖站起身来，对同饭桌的朋友很友善的说：「不好意思，我有些不舒服，不过，志诚还会留在这里，陪你们一起疯。」说罢，倩霖在左志诚的脸上吻了一下，转身就走。

原来倩霖是用一个真实的感觉来试探左志诚，难怪他没办法看出来。

之后倩霖就指责左志诚破坏两人的誓约，尝试用 **NLP** 来修补彼此之间的裂痕，进而，她提出离婚，左志诚见已无法挽回，竟也欣然接受，二人短暂的婚姻算是到此为止。

虽然，左志诚在向倩霖下心锚的这次事件里解释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就算是没学过 **NLP** 的人，都不可能百分百不用到 **NLP** 的技术。但是，他清楚知道，在心里面或多或少也有点怀恨在心；因为他正在想尽办法挽救感情，却被老婆诬赖为一个不再值得信任的男人。

左志诚按动电梯的开关，电梯门缓缓合上，开始往倩霖办公室所在的楼层攀升。

回忆让左志诚意识到，那次清晨餐桌上的对话，表面看似只是学术意见上的不合，但实际上，已经暗示了他俩的关系将走向破裂，这是无可挽回的事实。他和倩霖的确曾经相爱，但两人对太多事情的看法不一致，让他们无法继续走下去。

左志诚刚走进倩霖的办公室，就被倩霖的秘书倩怡拦下。



「左教授，医生正在忙，您没有预约，我不能让您进去。」倩怡伸手示意左志诚在外面等一下。

「我要不是有急事，是不会来找她的。」左志诚直接往倩霖的办公室走去。

「左教授，您这样让我很难做。」倩怡想要用身体挡住左志诚，但并不成功。「要不然您稍等一下，我跟医生说一声。」

「不用了。」左志诚抓住倩怡的手，一反手，将她推到旁边，直接打开了倩霖的办公室房门。倩霖正在进行电话会议，听到开门声抬头，看到左志诚站在门口盯着自己，旁边站着的是一脸委屈的倩怡，倩霖淡定地先跟把电话会议暂时终止，用眼神示意倩怡离开。

「对不起，我有病人来了，一会儿再谈。」倩霖简短的挂断了电话，起身看着左志诚。「我记得你的时间观念没这么差的啊，现在离我们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很久了，不过你的没礼貌，倒是一如既往。」

「我不是为离婚手续的事情而来。」左志诚进到温暖的房间里，才意识到自己已在寒冷的屋外待得太久，突然的温度变化，让他整个人有些不太适应，脑袋隐隐作痛，裸露在外的皮肤因为迅速回暖，变得有点痒，而身体内部却还是冷冰冰的。

「那就更奇怪了，我们之间，现在除了离婚手续，好像没有别的事情需要谈了吧？」

「我……」左志诚努力不让自己身体上的不舒服表现在脸上，一时变得无语，他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跟倩霖解释自己的出现。「你之前收到了我的通知吧？因为临时有事，无法赶来跟你办手续。」

「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母亲……她坐电梯时，遇到危险。」

「什么？」倩霖很清楚左母在左志诚心中的位置，夫妻还在一起的时候，每周他们总会找一两天，跟左志诚的母亲一起吃饭。左母对倩霖一向很好，所以她听到左母遇险，也很担心。「现在情况怎么样了？有没有受伤？」

「不用担心，她没事，但这一切都还仅仅是个开始。」左志诚尽量用最简单的字眼、最平淡的语气，向倩霖讲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

「我受到一个神秘人的死亡恐吓，目标是要我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找出我一生最爱的人，如果我找不到这个人，这个人便会因我而死……」



「什么？」倩霖十分愕然，

左志诚继续说下去。「妈妈和黄玥接连遇险，我不知道对方下一个目标是谁……」左志诚有点难以开口：「虽然……连我也不知道，你会不会是我一生最爱的那个人，但……我们至少相爱过，希望在事情没有彻底解决前，你出入时能找人随行，小心自己的安全，我不希望你也受到伤害。」

听完左志诚的讲边，倩霖给自己倒了杯水：「所以你现在跑到我这里来告诉我，是因为……你担心我有事？」

左志诚无言看着倩霖。

「我不清楚我们分居的这两年，你除了搞出无数风流韵事，还招惹到什么人，但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你现在做什么，我都不在乎。」倩霖的话语有如一把刀，直砍入左志诚的心里。

她接着又说：

「而且……既然这个神秘人如此神通广大，我相信他一定知道，我不可能是你一生最爱的人。谢谢你的提醒，不过我觉得你多虑了。你说的那个神秘人，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么了解你，那你完全不用去担心自己身边人的安危，你最应该担心的，是你自己，因为你根本不懂得爱别人，你一生最爱的人，就是你自己。」

倩霖的话犹如一记重锤，把左志诚炸得晕头转向，他知道，倩霖说的是对的。

「好了，我该说的话说完了，现在请你离开我的办公室吧。」

左志诚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办公室，进到电梯，下到停车场的，当他回过神来时，他已经站在摩托车旁。倩霖的话犹如钟鸣一般，在他耳边不断的回响着：

「你最应该担心的，是你自己，因为你根本不懂得爱别人，你一生最爱的人，就是你自己！」

左志诚有如遭受雷击一样，一下子呆在当场，此刻他觉得时间和空气都静止了，整个世界都离他而去似的……



关注微信公众号：【重构文字】获取更多女性成长的内容



第二十章

大学附近的区域，晚上时分，路人不多，只有不远处还有零星的灯光，灯光的来源是一家「星尘酒吧」的霓虹招牌，在夜间份外耀目。

酒吧内气氛相当热闹，口哨声此起彼落，两个女孩在台上跳着性感舞步，灯光设计独特，两个女孩用两张椅子做道具，配合婀娜多姿的身形，舞动得十分诱人。

左志诚坐在吧桌前，独个儿喝着闷酒，他一杯接一杯灌威士忌，苦涩辛辣的口感通过了喉咙，那股酒精劲儿自喉咙涌上脑际，刹那间有一种麻醉的感觉。

「你最应该担心的，是你自己，因为你根本不懂得爱别人，你一生最爱的人，就是你自己！」这句话不停地在左志诚的耳边无限放大。

「倩霖说得对，没有人会是我的一生最爱，我最爱的，只有我自己！」左志诚又仰头干了一杯威士忌，并向酒保多要一杯。

酒保倒好酒，正要交给左志诚，突然一只雪白的手把左志诚的酒杯拿走，左志诚一看，赫然发现那只手的主人是嘉美。

「我就知道你会来这里。」嘉美把酒拿开，一屁股坐在他旁边。

左志诚没有说话，只是抬头看了嘉美一眼，嘉美当堂一愕，因为她发现他的双眼尽是忧伤。左志诚伸手夺走那杯威士忌，仰头一干而尽，丝毫没有理会嘉美。嘉美知道左志诚必有心事，因为医生早已警告过左志诚，他的肝脏已经不能承受过量、烈性的酒。

「不要再喝了，你的肝脏负荷不了。」嘉美制止他。

「一个不懂得爱的人，即使死了也无所谓。」左志诚苦涩地说。

「黄玥小姐已经安全回家休息了，我们救了她！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嘉美眼见左志诚的心情低落，决定拉开话题。

左志诚从裤袋拿出钱包，从暗格取出一张相片。相片中是他和倩霖的婚纱照。

「那个神秘人是对的，我的一生最爱，不是我母亲，也不是黄玥，更加不是我的妻子。或者这样更好，至少，倩霖到现在都没有出事。」左志诚罕见



地向人表露自己心事。

嘉美安慰他：「每个人都有爱人的权利，不用太介怀吧！我相信你们是有真心爱过对方的。」可是，左志诚叹了一口气，说了一句令嘉美鸦雀无声的话语来。

「跟倩霖交往之后，我慢慢丧失『爱』的能力了……」

此时，回忆又再次爬上左志诚脑际，

原来，十年前的胁持邮轮事件，将左志诚影响得非常之深，跟倩霖交往之后，虽然得到倩霖的老师的治疗，可是采用临床心理学的方法，去治疗心理疾病，有如慢火煎鱼，心急的左志诚感到进度缓慢，因而他的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有点变本加厉！

他每晚都难以入睡，甚至好几天都不能睡觉。每当他闭起眼睛，李大鹏被狙击手的步枪击中那一刻，就在脑海中不断重演。左志诚所受的心理压力，导致长期失眠，使他无法正常生活，更无法胜任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工作。

为了回复平静的生活，左志诚开始服用一种强力安眠药，而且每天服用双倍剂量。他在警队工作时，已经跟黑白两方的人都打好关系，所以要得到这种罕有处方药，可以说没有难度。

这种安眠药对左志诚十分有效，只需每天作息正常，睡觉前半小时服用，就足以令左志诚再次拥有优质的睡眠。从此，左志诚过着极克制规律的生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每晚睡觉前，躺在按摩椅上聆听轻音乐，放松精神，帮助入眠。即使那段期间，他不断使用自我催眠法和 **NLP** 自我疗法，但也没有间断服用那种安眠药。

可是，这种特效药会对人体脑部产生强烈副作用，当中成分与兽医给予动物的镇静剂类同，所以一般都是调剂给死囚或极端精神病患者使用；服用的时间越长，越会影响脑内啡的分泌。

脑内啡是一种用来帮助细胞传送脉动的化学物质，是脑内极其重要的神经传导物质，因为其作用特点，又被称作快乐物质。脑内啡正是给人爱的感觉的物质，主要负责大脑的情欲、感觉，传递兴奋及开心的信息，也与上瘾有关，所以，吸烟和吸毒都可以增加脑内啡的分泌，使上瘾者感到开心及兴奋。

左志成长年依赖这种安眠药，也直接受到这副作用影响。左志诚对这安



眠药的副作用最清楚不过，修读 **NLP** 时，他也研读过不少案例，有些人因为长期服用安眠药或精神科药物，使大脑无法分泌脑内啡，换句话说，这些人连感受爱，或产生爱的能力也失去了……

当左志诚听到这种诊断结果，他非常平静，因为这是他预料得到的。他会不断问自己，究竟他和倩霖之间，到底有没有真心爱过？可惜，连他自己也找不到答案。

嘉美看着眼前有如斗败公鸡般的左志诚，心里非常难过，亦十分同情左志诚，二十个小时之前，他还是信心爆棚，全城最受敬重的 **NLP** 讲师，没想到现在，却有如一个玩游戏输掉了的小朋友一样，在她面前一蹶不振。

终于，嘉美的手轻放在左志诚的肩膀上，给他一种无声的安慰与支持。左志诚无言看着她，嘉美呼了口气，垂下肩膀，头部倾斜，深深看着他说。

「假如有一个能够想到办法，克服这个难题，我毫无疑问完全相信，这个人就是……左、志、诚。」

左志诚静静的看着她，徬徨的心也仿佛被嘉美这句话打动了。他笑了笑说：「如果我有你那么相信我就好了。」

「左教授，如果有一天，我被外星人捉去了，我也毫无疑问相信，你会想办法救我的。」嘉美很认真的说完这句话后，自己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左志诚深锁的眉头终于也松弛下来，跟她一起笑。

门外，一台小型轿车停在左志诚与嘉美身处的酒吧对面，车内有一个人，那个人拿出打火机，点燃了叼在口里的香烟，火光使漆黑的环境刹那变亮一点，可以看出这个人是沈学峰。

他一身黑衣打扮，坐在车内，眼光空洞地盯着酒吧，搁在仪表板的智慧手机，正在播放左志诚接受访问的短片，手机旁边，摆放了，罐 **Red bull** 精神补充饮料。沈学峰把 **Red bull** 一饮而尽，手上拿着之前黄玥被人反绑时所使用的麻绳，用刀子一刀一刀把它割断。

在沈学峰的轿车不远处，停着一台警用车，车内小方正用望远镜观察沈学峰的一举一动，他身旁坐着另一个叫大良的警察。小方用无线对讲机对身在警局的黄炳南汇报：「黄长官，那个人一直跟踪左教授到酒吧，他留在外面，一直都没有动过，好像在监视左教授。」

警局内，黄炳南原来已成立了一个特别项目小组，专责处理左志诚的案



件，他戴上耳机，听着小方的报告。同时，其他当值警员，则在计算机前作资料搜集和卫星追踪。

「继续盯着他，别跟丢。」黄炳南权威地说。

「长官，有状况！沈学峰下车向酒吧走去，要拘捕他吗？」小方在对讲机中说。

沈学峰已走出车外，戴上手套，把帽子拉低，即将进入左志诚身处的酒吧。

「不要轻举妄动，听我的指令！」黄炳南命令道。

「知道，长官！」

「大良，进去酒吧里面继续监视，小方，左教授认得你，千万别进去酒吧！你去看看疑犯车内有什么可疑物品。」黄炳南语气凝重。

「知道了，长官。」小方回应道。

收到黄炳南的指令后，二人立即下车，兵分两路，大良往酒吧里去，小方则走向沈学峰的轿车。

沈学峰急步走向酒吧，大良紧随其后，小方则一手悄悄按着配枪，一手拿着强力手电筒靠近沈学峰的轿车，手电筒强光照射在轿车车厢内，他发现车内有一份地图，一把军用刀，和几条粗糙的麻绳。

小方觉得事态严重，他对黄炳南汇报：「队长，车内有一份地图、一把军刀，还有几条麻绳，看来他真的与本案有密切关系！」

另一边，大良静悄悄地跟着沈学峰。沈学峰走进酒吧后，四周张望，很快就看到坐在吧台前的左志诚，他向左志诚的方向走过去。大良眼见情况似乎危急起来，用无线对讲机向警局内的黄炳南警官询问：「队长，沈学峰向左志诚走过去了，要不要拘捕？」

在警局内的黄炳南，听到大良的汇报，正在盘算是否采取行动。就在黄炳南决定要大良展开行动时，无线电中却传来大良的叫喊：「报告，沈学峰没有走到左志诚身旁，他向酒吧的后门走去！」

不知道为什么，黄炳南竟有松一口气的感觉，盘算了一阵子，他向小方与大良下了命令：「不要等了，待沈学峰走近他的车，采取行动，将他拘捕！」

「收到，队长！」



这边厢，嘉美扶着喝醉了的左志诚自酒吧出来，她拦了一辆计程车，把左志诚扶到出租车上，自己也钻进车内，示意司机开车离去。

两、三秒之后，沈学峰急急由酒吧内追出来，四处张望，十分愕然，表现得十分紧张，刚好他看见左志诚在嘉美搀扶下上了出租车，沈学峰立即返回自己的轿车内，准备开车去追嘉美与左志诚。

可是，就在此时，埋伏在附近的小方突然扑出来，把沈学峰整个人推倒、压住。沈学峰用尽全力要摆脱，情急之下更打了小方一拳，转身拔腿就跑，此时大良跑过来把沈学峰扑跌在地上，即使他仍想做最后挣扎，但却被一把警枪抵住了太阳穴。

「不要反抗，否则开枪！」握枪的正是小方。

「你们是谁？」沈学峰稍微停下了动作。

「我们是警察。」小方亮出证件。

沈学峰抗议：「我犯了什么法？你们怎能胡乱逮捕我！」

「你涉嫌一件恐吓及伤人案，现在你可以选择沉默，但是你所说的，将会成为呈堂证供。」小方拿着配用手铐将沈学峰的双手铐住。

「你们是不是抓错了人，我没有犯法！」沈学峰大叫。

「有什么事，回到警局慢慢说吧！」小方与大良合力把沈学峰拉起，塞进警车内，未几车子开动，向警局的方向驶去。



关注微信公众号：【重构文字】获取更多女性成长的内容



第二十一章

宽敞的办公室内，倩霖独自整理档案，但是思绪紊乱的她，一直定不下心思来工作，她在一张白纸上，不断画上不规则的线条，这是倩霖的习惯，每当她想事情的时候就会这样。

「其实，我刚才这样说志诚，好像有点过分……」

她起身，在拉开一旁柜子的抽屉，里面放了一个牛皮纸箱，牛皮纸箱内摆满了她和左志诚的合照，倩霖叹了一口气，深呼吸一下，把二人的结婚照拿起，将相框拆开，拿出相片，一时之间，百般滋味在心头。

就在此时，她听到办公室门外有异声。

倩霖下意识以为有贼，拿起办公室内的高尔夫球棒戒备，这套球棒是属于左志诚的，结婚后会有一段时间，左志诚沉迷于高尔夫球这项运动。

倩霖一步一惊心地走到办公室门前，轻轻按下按钮，使门打开，走了出去。直觉告诉她有人躲在防烟门后，她决定打开防烟门，准备见到任何东西就挥球棒。倩霖在心里数了三下，便「咔」一声推开防烟门，可是防烟门后什么人影都没有。

倩霖轻呼了一口气，便打算下班离去。可是当她走回办公室外的走廊时，却发现原本关上门的走廊，竟然中门大开。恐惧感遍布倩霖全身，她的背后感到凉了一截，但又不能就这样离去，只好小心翼翼拿着球棒返回办公室内。

倩霖在办公室内搜索，曾经还嫌弃二千多尺的办公室不够大，却做梦也没有想过，此刻觉得空间大得过份，平常三分钟就能走完的办公室，现在仿佛很大很远似的。

突然，办公室的电话响起，刺耳铃声划破了寂静的办公室，把倩霖吓了一跳。

一般过了办公时间，不会有病人打来办公室的，可是直觉告诉她，这个电话是关乎左志诚所提及的神秘人，于是倩霖拿起电话接听。

「喂！」倩霖的声音有点沙哑。

话筒的另外一边却没有回应，只是传来如电磁干扰的沙沙声。

「你是谁？不要恶作剧！」倩霖感到十分不安，正想挂断，电话那边传来



了声音。

「如果你有事，左志诚会来救你吗？」那种声音，显然就是神秘人。但是倩霖第一次听到，实在吓了一跳。

「你就是恐吓志诚的那个神秘人？」倩霖战战兢兢。

「你真聪明，不过，你没有答我问题。」

「不会！我不是左志诚的一生最爱，你要是想对付左志诚，请直接找他！」倩霖虽然惊慌，毕竟她是临床心理学医生，此刻她知道，绝对不能露出恐慌反应，因为这样只会使神秘人更加觉得兴奋、有趣。

「我认为未必。不如来个打赌吧？」对方重重的挂断了，

倩霖的呼吸急促起来，知道事态严重了，她想再拨电话，可是无论如何按键，桌上的电话都没有反应，倩霖为之愕然。

原来，倩霖办公大楼的电话机房内，一个黑影偷偷的潜伏在里面，微弱的光源下，看不清这个黑影的样子，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黑影的脸颊上，有一条深深的刀疤。

在办公室内的倩霖，脑海此刻只有一个想法，就是要报警。她想用手机报警，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明明刚才手机显示接收讯号很好，现在却突然显示无讯号，倩霖急如热锅上的蚂蚁。

「我该怎么办？等一等，现在一定要冷静……」倩霖极力想令自己冷静下来。

可惜，就在此时，办公室的门缝有一团团的白烟渗入，当倩霖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时候，不明气体已笼罩她的全身，她一个不留神吸进体内，便失去知觉，昏倒在地上！



第二十二章

城里最大的警局，一间四面部是玻璃镜子的独立研讯房间内，沈学峰独自坐在里面，冷气出风口呼呼地吹着冷风出来，使沈学峰感到异常寒冷，体温慢慢地流失，他下意识地交叠着双手，瑟缩身体，双腿不自觉一直在摇摆，企图给自己一定程度的运动量，暖和身子。

黄炳南透过独立研讯室内的闭路电视系统，看着坐立不安的沈学峰，心里盘算着：这小子凭什么本事化身神秘人，利用 **NLP** 威胁左志诚？

「队长，疑犯叫沈学峰，今年二十一岁，就读城内最出名的大学心理学系三年级……」小方拿着档案向黄炳南报告。

「即是左志诚任教的那所大学？」黄炳南问。

「是，他是左志诚心理系里的学生，而且成绩优秀。」小方回答。

黄炳南喃喃自语：「心理系……心理系……」

「这人一定懂得 **NLP**，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离开这里！即使我说他可以！」黄炳南先跟下属说明，以防被沈学峰运用 **NLP** 招数逃跑。

审讯室里的冷气，及狭窄密室内的沉静，还有不安情绪，令学峰满面都是冷汗。沈学峰感到快要变得僵硬的时候，审讯室的门终于被打开了。黄炳南与小方走进研讯室内，坐在沈学峰的对面。

「沈学峰，为什么你要跟踪左志诚？」黄炳南直截了当。

「你什么时候可以放我走？」沈学峰忽略了黄炳南的话。

「我想你还没有搞清楚，你不好好把事情解释清楚，我可以直接落案控告你。」

「到底我犯了什么罪？你没有资格拘留我！」沈学峰咬牙切齿，十分紧张地要求黄炳南让他离开。

「你休想向我使用 **NLP**，总之，你不招供，就休想离开警局！」黄炳南的话反映他心中极度害怕会被沈学峰催眠，但沈学峰不过是声调越来越大声，并没有对他进行隐晦指令。

「长官，我没有要催眠你，到底你想要我解释什么？」沈学峰有点泄气。

「我再问你一次，你为什么要跟踪左志诚？」黄炳南从档案夹抽出一张



相片，放到桌面上，上面是沈学峰较早前，站在艺校封锁线外人群中的画面，下一张则显示，他的轿车出现于黄玥被绑架的现场。

对于警方知道他跟踪着左志诚，沈学峰显得十分惊讶。

「重大灾难事故中，警方总会在现场附近摄影搜证，很多犯人往往会回到案发现场，回味自己的犯案过程，我们经常能从这些相片，找到涉案人。而你……这种自恋狂，也不例外！」黄炳南恨恨地看着沈学峰。

「我整天跟着左志诚，是为了要帮他。」沈学峰却这么回答。

「帮他？你还没有解释，为什么在先后两个案发现场出现！」

「你们这些人懂什么，有人要害他！」沈学峰激动。

「害他的人就是你吧，沈学峰！你就是恐吓左志诚的神秘人吧？」

「我为什么要害我的哥哥？」沈学峰大声反问。

「哥哥？」

沈学峰看着目瞪口呆的黄炳南，这是他首次向人表露，自己有个同母异父的哥哥。一时之间，隐藏在沈学峰内心深处的情绪，在脑海内如潮水般涌上。

沈学峰出生时，他的生活中已经没有了左志诚，

他是左志诚继父与母亲所生。当时，左志诚不屑与继父及母亲一起住，主动要求进入寄宿学校。沈学峰三岁时，左志诚母亲与其父亲离婚，从此他不再与母亲联络，亦因此，他的生命中从来都没有左志诚这个人物，但这样并没减少他对左志诚的仇恨，与对兄弟手足之爱的渴望。

一方面，沈学峰妒忌母亲选择左志诚，而放弃自己和父亲，令自己成为半个孤儿，在被父亲长期毒打的环境下长大；另一方面，他痛恨左志诚的成就，让左志诚成为万千宠爱。

沈学峰从报章当中得知，左志诚是位著名的心理学家，于是他立志要跟从左志诚的脚步，学习心理学。

其实，学术上他常刻意挑战左志诚的权威和地位，这种行为，让他感受一种另类的亲近，跟自己哥哥的亲近。可惜而这些事，左志诚一直都懵然不知。

听完沈学峰所说的一切，黄炳南一下子有点不知所措，此事好像越来越



复杂了，黄炳南需要冷静一下，让自己清醒一下头脑。

于是，黄炳南站起来：「把空调调小一点，给这位年轻人一杯热茶，让他暖暖身子吧！」便转身离开研讯室，只剩下在研讯室内的沈学峰，颓然坐在椅上，显得格外的孤单寂寞。



关注微信公众号：【重构文字】获取更多女性成长的内容



第二十三章

差不多同一时间，城里的另一个角落，这里是左志诚的家，设计得简约时尚。左志诚坐在沙发上，嘉美从厨房捧一杯人参茶出来，递给左志诚。

「左教授，喝杯参茶吧，能解酒。」嘉美把茶放在左志诚面前。

「谢谢！」左志诚的样子显然有点痛苦，但仍拿起参茶喝了一口。

嘉美递给他一条毛巾，他便把毛巾放在额头上，轻抹一下脸颊，随后左志诚用力拍打自己的脸颊，令自己尽快清醒过来。

「左教授，觉得好点了没有？」嘉美关心地问。

「好多了，刚才失礼了，真不好意思。」

「没事。你折腾了一整天，要躺下来休息一下吗？」嘉美说。

左志诚摇了摇头。「不！我要把握时间，你去我的书房，把我的笔记本电脑拿过来吧！」

「知道了。」嘉美转身走进左志诚的书房内，厅内的左志诚把身子倚到沙发的椅背上，轻呼一口气。

他反覆想着倩霖的话语：「你最应该担心的，是你自己，因为你根本不懂得爱别人，你一生最爱的人，就是你自己。」

他又想起神秘人的话。「左志诚，你的人生最爱将因你而失去生命！」

左志诚想一想。「既然妈妈不是我的最爱，黄玥也不是，或许倩霖说得对，我一生中最爱的人是……我自己。」

他突然从沙发上弹起身，擦了一下脸上的冷汗。「那么，现在只有一片拼图还没解开，就是这个隐藏在黑暗中的神秘人……到底是谁！」

「时间不多了，与其被对方牵着鼻子走，我倒不如重新采取主动，进行反击。」左志诚暗暗下定决心。

嘉美从左志诚的书房内走出来，她一手抱着左志诚的笔电，另一手捧着一大堆档案出来。「左教授，你是不是打算用什么方法，去找出那个神秘人？」

「那个神秘人如此了解我，他一定跟我有关联，只要把他和我的关联点找出来，我就有把握知道神秘人究竟是谁。」

「对，如其坐以待毙，不如放手一搏，还有胜算。」嘉美点头。「左教授，



有什么我能帮忙？」

左志诚吩咐：「这里有我近十年来，所有病人的心理评估报告，你把有极端人格、暴力倾向和极度自卑的案例找出来。懂得利用 **NLP** 加害我的人，一定是被我评估过的人。」

「好的，老板，交给我。」嘉美眨了眨眼，示意可爱状。

另一边厢，黄炳南在警局的空中花园，这里四周都种满了绿色的植物，大部份警员忙里偷闲时，往往在这里喝杯咖啡或者抽根烟。

黄炳南需要一个人把思绪理顺，他掏出那枝因为戒烟而一直没有点燃的香烟，此刻他终于把那枝香烟点燃了。他狠狠抽了一口香烟，浓烈尼古丁迅速被吸入肺内，他抬头仰天缓缓把一团白雾吐出，这种感觉实在太享受，且已十分久违，他的脑海一下子变得轻松很多。

小方不知何时走了出来，拿了一杯热腾腾的咖啡给黄炳南。「队长，你不是说要戒烟吗？」

「我需要命自己的头脑好好清醒一下！」黄炳南接过小方的咖啡，轻轻吹一下，使温度降低，比较容易入口。

「队长，我们拿沈学峰的头发去跟左志诚的基因做快速对比，初步比对结果是，他们的确有血缘关系……」小方汇报。

「嗯……」黄炳南虚应了一句。

「我们应该怎样做？」

「通知左志诚吧，这件事他是有权利知道的。」黄炳南又再狠狠地抽一口烟。

「知道了，队长。」小方转身离去。

黄炳南目送小方，他再把最后一口烟抽完，闭住气一阵子，才把白雾吐出来，在寒冷的天气之下，这个画面显得格外的唏嘘。

在左志诚家里，左志诚与嘉美在查阅档案，嘉美的目光停留在一个档案上，细心阅读。

「左教授，我把你近十年曾经评估过的病人资料作过分析，最有可疑的，就只有这个人了！」嘉美把档案递给左志诚。

左志诚接过档案一看，正是十年前李大鹏胁持人质事件的档案。他放下



档案，叹了一口气道：「这个人已经不在世上了，不可能是神秘人。」

嘉美试探着说：「但是这里的资料写着，他还有一个太太，和一对儿女，在外国留学……」

「你想说什么？」左志诚侧眼看着嘉美。

「有可能是李大鹏的儿女，或者他的太太，以为是你害死了李大鹏，所以回来报复。」嘉美分析道。

「你意思是李大鹏死了，他太太觉得是我把她的一生最爱的人害死，所以……？」

嘉美点头。「这个可能性很大。」

左志诚沉思：「你的假设不是没有可能，我们应该从这个线索去查。不过，首先要找到李大鹏的太太究竟在那里。」

「知道了」

因为这件事有查案的成分，嘉美顿时感到无比兴奋。

就在此时，左志诚的手机响了起来，他拿起接听。

「左教授，我是小方，黄队长有件事，想请你来警察局一趟……」

「是关于什么事呢？」

「电话里不方便说，三十分钟之后，我派两个手足过来接你！」小方以凝重的语气说。

「好，到时见面再说吧。」左志诚挂断电话。

嘉美用眼神询问左志诚究竟发生什么事，左志诚摊开双手耸耸肩示意他并不知道警方什么葫芦卖什么药。

「把所有资料带着，我们到警局，让黄炳南队长帮忙调查一下吧。」左志诚吩咐嘉美。

嘉美点了点头，飞快把计算机资料下载在一支随身碟中。左志诚看着计算机荧幕，心里有种说不出的不安，究竟这件事，什么时候才能完结呢？

三十分钟后，警方安排的专车将左志诚与嘉美一同载到警局。在车上，小方已把所有事情大致告诉了左志诚，所以当车子停下来，左志诚甫下车，可看出他脸上挂着一副难以形容，既忐忑不安，又有点难以相信的表情。

「你还是不要进去，留在这里等我。」左志诚向嘉美说。



「但是……」嘉美想继续说下去，左志诚却截住了嘉美，轻声：「如果我二十分钟后没出来，打给我律师。」

「嗯！」嘉美伶俐地点头，给左志诚一个肯定的眼神，目送左志诚随着小方等人向黄炳南的办公室方向走去。

众人走后，嘉美无所事事，便拿出自己的智能型手机，反覆查看刚才在左志诚家里下载的资料，试图找出更多线索来。

另一边厢，左志诚在小方的带领下，来到黄炳南的办公室。

「黄队长，我想你搞错了，你认识我这么久，应该知道我没有弟弟。如果你想再次扣留我四十八小时的话，也不用编借口！」

左志诚一踏进黄炳南的办公室，就以坚定的语调表明立场。梳洗过，换了衣服的左志诚，精神稍微恢复，词锋十分尖锐，对黄警官完全不留情面。

但黄炳南一点都没有被左志诚的冰冷词峰影响。

「志诚，希望你搞清楚，在你对我使用 **NLP** 之后，我没有出通缉令通缉你，已是对你最大程度的容忍……」黄炳南叹了一口气。「算了，那些都过去了，这次叫你来，是想问你，是否认识这个人？」黄炳南示意小方把审讯室内的监视器荧幕打开。

左志诚发现荧幕内，沈学峰独自坐在审讯室。

「他？」左志诚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心中疑惑为何黄炳南要扣留沈学峰。

「疑犯叫沈学峰，是你的学生，对吧？」

「对！他犯了什么事？」

「我们怀疑，他就是一直要加害你的神秘人。」

「怎么会是他？」左志诚在心中分析沈学峰是否神秘人。

「在你对我使用 **NLP**，擅自离开了警局之后，我派出一队人，暗中跟着保护你，发现他一直跟踪着你，而在你母亲出事的意外现场，亦发现了他的踪迹……」

「什么？」左志诚难以置信。

「把他抓住之后，他说你是他同母异父的哥哥。」黄炳南无奈。「我们用他的毛发，跟你的基因作了快速配对测试，结果显示，你们是有血缘关系。」



「怎么可能！」左志诚一副无法接受的样子，

黄炳南把两张在案发现场拍到沈学峰的相片，秀给左志诚看。「两个案发现场都发现他的身影，但他坚称，跟踪你是为了保护你。」黄炳南不解，

「放了他吧！」左志诚说。

「你不想进去跟他谈一下吗？」

「你要我跟他谈什么？跟他热泪盈眶的相认吗？」左志诚转身离开了审讯室。他不想再花时间与黄炳南纠缠，只想尽快离开警局，尽快整合资料，找出谁是神秘人。

街道上空无一人，只有昏黄的街灯，偶然有一两辆警车驶进警察局。嘉美坐在警局旁一排长椅上，一边看手机里的资料，一边听手机播放的古典音乐，手腕上的电子表在倒数着还有十五分钟。

经过一天的奔波，嘉美也觉得累了，她伸了伸腿，刚好对面有一间便利商店，嘉美便走过去，打算买些饮料提一提神。

便利商店内，客人不算多，只有一、两个。她从冰箱内拿了一瓶气泡矿泉水，结帐后便走到一旁，把气泡矿泉水喝光。商店旁边有一个正在吃东西的男人，那男人没有多看嘉美一眼，但是他脸上有一道深深的刀疤。

左志诚离开警局，正要找嘉美，可是却失去她的踪影，他内心一沉。不安的情绪突然笼罩着他，他拿出手机要打给嘉美。

可是，手机突然响起，来电显示是「妻·倩霖」左志诚有点迟疑，他不知道这个来电是来自倩霖，还是像之前一样，神秘人可能已把倩霖捉住，再用她的手机致电他。

左志诚按接听键，耳边传来电磁干扰的沙沙声。

「左教授，就在今晚，你必须选择你的一生至爱。」话筒另一头，再次传来神秘人那种变了调的声音。

左志诚深深吸了一口气。「倩霖不是我的一生最爱，我一生最爱的是自己，你要对付，就该来对付我！」深呼吸并没有帮助不耐的左志诚保持冷静头脑。

「我们的明星讲师左志诚，不要这么快就下定论。」

「你是没胆面对我？还是没法子对付我？」

「看看你的样子，你的冷静往哪里去了？我们来玩个二选一吧！」



「我不会再跟你玩什么游戏！」

「那么，你那个还没离婚的妻子，与及你娇小可爱的得力助手，就会因为你的不负责任，而被我杀死。」

左志诚左右张望，才想起嘉美消失了。「她们都不是我的一生最爱，把她们杀了，你的计划是不会成功的……！」

「左教授，我真替你可怜，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这个游戏是我作主的，而你，根本无权选择！我已经把目的地，设定在你身边轿车内的卫星导航系统，如果十五分钟后，你还没出现，我保证她们会人肉模糊得你永远认不出来！」

「你……」

那神秘人无情地挂断。

当下左志诚感到非常愤怒，因为他，使得倩霖有了危险，实在没办法不去营救，可怜的是还连累了嘉美，这实在超出了左志诚的预料。

此刻左志诚再也忍不住了，他咬了咬牙关，依言上车，开动引擎，向着卫星导航所显示的目的地开去。这一次，他一定要跟神秘人决一高下，把事情做个了断。



第二十四章

满腹疑团的左志诚，依照卫星导航，赶往神秘人指示的市郊荒废工厂，他怕其中有诈，遂将车头灯关掉，在漆黑中慢速靠近荒废工厂外停下。

左志诚急步走近工厂，摸黑蹲下找寻铁卷门的开关，他用力把铁卷门往上推开，金属磨擦声划破郊区中的一片寂静。左志诚从半开的铁卷门潜入工厂内。

天气虽然寒冷，但左志诚已经汗流夹背。

工厂内灯光昏暗，堆满一排排货柜，左志诚只能悄悄前进。突然，工厂内大灯全亮起来，一时之间强光令左志诚的眼睛难以适应，他用手遮掩着眼睛。当他渐渐适应场内亮度时，才看到，原来这个工厂有三层楼的高度，有一道强光从高处照射下来。

一个黑影站在强光之前，由于背光，左志诚难以看到这个黑影人的脸，但是可以看到的是，这个人带上一个口罩的东西，相信就是变声器，

在强光的映照下，那个人的身前拉出了一道黑色剪影，显得异常巨大，仿佛魔鬼一样向左志诚张牙舞爪，准备吞噬着左志诚。

即使这个人没有开口说话，左志诚心里也很清楚知道，站在高处的这个人，就是一直在玩弄他的神秘人。

「这次是我和他最近的距离了……如果我现在手上有一把枪，一定把他射下来！」左志诚心想着，恨不得立刻将这个神秘人解决。

「哈……左教授，我们终于可以面对面了。」神秘人仍然使用变声器说话。

「我已经来了，你要对付的是我，与她们无关，快把她们放了吧！」左志诚十分不屑神秘人的行为。

「不用着急，我还要把你的灵魂彻底磨灭，才会批准你死去！」

工厂内，亮起两盏大灯，分别照射工厂的两端。左志诚发现，被反绑的倩霖被吊在一条钢筋之下，嘴巴被黄色胶带封住，但倩霖出奇平静，没有作多余反抗，极力保持冷静，只是以无助的眼神垂下头看着左志诚。

左志诚内心揪着的痛，没想到神秘人员真的要加害他身边的所有人。

而钢筋的另一端，豆大的汗珠沿着瓜子脸的脸型滴到下巴，被缚在钢筋



上的瘦弱女子，竟然是嘉美！

她看到左志诚，就立刻拼命挣扎，但每挣扎一下，整支钢筋就抖动得越厉害。

左志诚心里很内疚，认为是自己连累嘉美陷入这生死边缘。他为了要嘉美成为他的后援，而叫她留在警局外等候。

如果他们一起进入警察局，神秘人就无法得逞了。嘉美是他最没想过会被牵连的人！

此际，在工厂外面，黄炳南坐在警队七人车内，后面跟着五、六台警车。

「将车头灯关掉，减慢速度。」黄炳南对着衣领内的对讲机，向车队下令。

「是，队长。」五、六台警车停了下来，开始布防。

三台车慢慢靠近工厂，停在左志诚开来的轿车附近。

「队长，找到左教授的车了。」小方透过对讲机，向黄炳南报告他的发现。

现场一片寂静，偶有几声狗的吠叫声。「注意！疑犯可能拥有武器，没有我的指令，千万不要轻举妄动，稍有差错，左教授可能性命不保！」

黄炳南利用夜视镜监视现场，但四周空无一人，亦不见左志诚踪影，唯有工厂侧门有一道光从底部透出。

于是他下令：「小方，你带着第一队，到侧门守住，大良，你带第二队到大路等待。」

两台警车上各自走下两队人，跑到不同位置部署。

「最后一队跟着我，注意我的指令，我下令行动时，就立刻冲进去救人！」

面对这项高度危险的行动，黄炳南语气坚定，借以稳定军心。同时，他把腰间的手枪拿出来，检查弹匣。

工厂里，左志诚抬头，看着生命中两个对自己有情有义的女人，同时无助地被反绑在高处，生命悬于一线，左志诚心里在盘算神秘人到底玩什么把戏。

「左教授，眼前这两个女人都跟你有关系，到底哪一个，才是你的人生最爱？」

「我跟你说过，我的一生最爱其实是我自己！」



「嘿嘿……左教授，我想我比你更清楚了解你自己，我敢肯定，这两个女人之中，有一个是你的一生最爱！」神秘人亮起一个巨型电子钟，电子灯的红色字显示着 1: 00。

「我给你一分钟时间，你要立刻作出选择！一分钟之后，两边的钢筋就会掉下来。你要立刻做决定，两个女人，你只能救一个……」

巨型电子钟由六十秒开始倒数，每一下的跳动，都牵引着左志诚的心脏跳动一下。

「一个是我负了许多的女人，另一个则是无辜被我连累，任何一个人受到伤害，我都不愿意见到！」左志诚心里呐喊着。「究竟我该怎么办？」

时限迅即过去，巨型电子钟倒数到零的时候，发出刺耳的巨响，左志诚还没想到解救办法时，而两边的钢筋突然松脱，倩霖和嘉美二人同时从高处往下掉。

「志诚……」倩霖大叫着。

「教授，救命呀！」嘉美也无法掩饰心中的恐惧。

钢筋掉下的声音，在空旷郊区间成为巨响，在外面一直监视着的黄炳南也被吓了一跳。

「立即行动！」黄炳南甚至来不及提起衣领对准对讲机发号施令，带着一队人一个箭步冲入工厂，其他车队的警察见状，也立即带着手枪下车跟随。

眼见倩霖与嘉美同时坠落地上，这一瞬间，左志诚需要作出抉择，究竟要去拯救那一个？

左志诚没时间考虑，他凭着自己最直觉的本能反应，作了一个连自己也不相信的选择，他竟然冲上前抱住嘉美！

而另一边，绑着倩霖的那条钢筋，则刚好在掉下水泥地前一刹那停住，因而倩霖没有受到太大的伤害，但死里逃生的倩霖整个人被吓呆了。

左志诚抱着嘉美，回头看着倩霖，他也为自己刚作出的选择感到震惊，可是嘴里再也说不出话来，因为这个情况连他自己也始料不及。而被左志诚紧紧抱住的嘉美，则因高处堕下的冲力而昏了过去。

「嘿嘿……左志诚，恭喜你，看来你已经找到你的一生最爱了！」

神秘人站在顶楼，以嘲讽的语气对左志诚说：「没想到你这个人也很绝情，



虽然要离婚，也不至于在生死关头置诸不理吧！」

「怎……怎么会这样？」左志诚无法相信自己竟然会抱住嘉美，他望着倩霖那边，倩霖被吓得花容失色，但也以失望而带点幽怨的眼神望向左志诚。

「既然你已经知道自己的一生最爱是谁，那接下来，我就要在你的面前，把你一生最爱的人杀死！」那种机械声音再次响起，神秘人自高处走下来，准备有所行动。

此际突然传来一声枪响，子弹划破了神秘人的脸庞，鲜血瞬间流下来。枪管正冒出白烟。原来这一枪是黄炳南射击的，准确的程度是他历年来练习枪术的结果。

「站住！你已经被警方包围了，弃械投降！」黄炳南持枪严词向着神秘人呼喝。

那个神秘人眼见事败，便一个跃身沿着绳索从高处跳下，刚好落在工厂的后门，逃之夭夭，立即跳上爬山摩托车瞬速地逃离现场，可见他一早准备好逃走路线。

「追！」黄炳南大喝。「小方、大良，封锁现场，不要让他逃走！」

「是！」

「志诚，你没事吧？」黄炳南冲往后门之前，仍不忘问候左志诚。

「没事！快，一定要把那个神秘人抓住！」左志诚愤怒。

「行！」黄炳南快步冲出工厂，其他警员则随后。

布署于工厂外的大良看到有黑影离开，立即开车追捕神秘人，黄炳南和小方的车也立即驶离工厂，紧随其后。

工厂内，警察把倩霖和嘉美从钢筋上解下绑缚，倩霖没有大碍，在警察的搀扶下慢慢站稳。警方率先安排倩霖离开，她进入救护车之前，回头看着左志诚的眼神，除了绝望和悲伤之外，再没有其他了。

左志诚看见，嘴唇微微发抖，想说什么似的，但这时，嘉美已缓缓醒了过来，他稍一分心，倩霖便已进入救护车了。车门关上后，左志诚感觉，仿佛他跟倩霖从此划上了正式的句号。

「左教授……」嘉美声音虚弱。

「你没事吧？」左志诚关心地问。



嘉美摇摇头，表示自己还可以。「那个神秘人呢？」

「警方已在追捕他了！」左志诚的眼神再次变得坚定起来。

另一边厢，神秘人骑着摩托车，高速在闹市的车阵之中穿梭，黄炳南的车队则紧追不舍。

三台警车同时鸣起警笛，一些在公路上非法赛车的人们，以为自己要追被追捕，立即加速四散，场面一片混乱。

然而，神秘人的驾驶技巧竟然十分纯熟，黄炳南的七人车无法跟着他在车缝中穿越。

黄炳南看到远处，神秘人驶上了一条架空天桥，他灵机一动，决定来个里应外合。他一边扭转方向盘，一边向对讲机大喝着：「小方、大良！你们不要上桥，立即把警笛关上，负责分头包抄！他上了高架桥，总要下桥的，不然我们就把他困在桥上！」小方和大良的车立即驶离，开向桥的出口。

「总部，我是黄炳南警官，现在要求立即设置路障！黄炳南透过车内对讲机，要求总部配合行动，拦截神秘人。」

交警员收到消息，立即开车到桥下，从车尾箱拿出带有尖刺的路障装置，两人合力拉开。这个路障可令车辆的轮胎爆裂，即使是货车，开过路障也会瞬间停住。

神秘人在桥上风驰电掣，他转头一看，不见了黄炳南的车队，当下感到奇怪，面前的路已要他下桥，眼利的他看到马路上设有路障，立即将车头拉起，再转动手把加速，以单轮跳过路障，再加速向前。

眼看神秘人快要逃离，却想不到黄炳南驾驶的车突然驶来，迎头和神秘人的摩托车相撞，这一撞，神秘人人仰马翻，整个人翻滚到马路边。黄炳南冲下车，将神秘人重重压在地上，便用手铐铐住他。

「我是特别行动小队队长黄炳南，你已被逮捕了！现在你可以选择沉默，但是你所说的，将会成为呈堂证据！」黄炳南帅气地说出拘捕词。

那个神秘人脑袋受到猛烈撞击，神智有点不清，黄炳南把神秘人所戴的黑色口罩拆下，看到他脸上有一条巨大的刀疤，这个人就是一直恐吓左志诚的神秘人了。黄炳南看着眼前这个人，有种说不出的如释重负，仿佛替左志诚做对了一回事，使他能够补偿从前跟左志诚之间的恩怨。黄炳南示意其他警察，把神秘人押上警车，带回警局。



几十分钟之后，神秘人已被押送到警局内，双手被手铐扣在椅背，独自坐在审讯室内。

审讯室内的冷气出风口，正不断喷出一团团寒冷白雾，室温已经低得无可再低了，令神秘人不禁全身发抖。这是黄炳南一贯的盘问作风，先用寒冷降低疑犯的意志，继而慢慢展开盘问。

审讯室外，黄炳南看着荧光幕内传送出来的影像，他盯着神秘人脸上的疤痕沉思。

「队长，我们仍然查不到这个人的名字，他的指纹，在系统内查无任何犯罪纪录。」

黄炳南一言不发，用力吸了一口烟。

「到底这人和左志诚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精心部署，加害左志诚和他的家人？」一连串问题，在黄炳南的脑海一直回旋着。

审讯室内，神秘人紧闭双唇，全身颤抖，他没有过多的表情，仿佛肉在砧板上，任由黄炳南处置。

此际，黄炳南穿着一件厚大衣，带着一杯热咖啡和一袋快餐店外卖，走进审讯室。他一进门，先将墙上的空调开关调高几度，把食物放在桌面，走到神秘人身后，将铐住他的手铐打开，再将手铐轻放到桌上。

「要来一点吗？」黄炳南轻声询问神秘人要不要吃桌面上的食物。

神秘人摇头表示不用。

「试试这个吧，本部门的咖啡是警局内出名好喝的。不过，左教授就说他不懂得欣赏！」

黄炳南将桌面上那杯热腾腾咖啡推到神秘人面前，并将袋内的汉堡及薯条拿了出来。

「这个是我的，我为了捉拿你，苦恼了一整天，现在才有空吃晚餐，你就陪陪我吧。」黄炳南自顾自吃得津津有味。

这种盘问犯人的风格，绝对不是黄炳南一贯的行事作风。但他记起，曾经修读过左志诚办的一门「侦询心理学」，内容提及，对付极端型罪犯不能以暴亦暴，必须以柔制刚，才能令犯人信任他，才有可能毫无保留和盘托出。

于是，他利用食物的香气，并制造和谐的气氛，目的是令神秘人信任他，



向他招供，至少说出一些线索，令他可以追查下去。

「你脸上的伤口，还痛吗？我判断错你移动的位置，那一枪才会打到你的脸，真不好意思！不过也好，不然我们不能坐在这里聊天。」

神秘人仍然面无表情，但他的呼吸，明显比先前急促了。

黄炳南把最后一口汉堡吃完，随手用餐纸擦一下嘴巴，再清理桌面，将包装丢到垃圾桶内。「我们查不到你的名字和背景资料，不如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至少告诉我怎样称呼你吧？」

审讯室内一片沉默，两人沉默对峙，像一场旗鼓相当的攻防战。

「我要令左志诚知道，失去一生最爱的滋味！」神秘人突然以冰冷、充满仇恨的声音说着。

黄炳南并未被神秘人突如其来的一句话吓倒，他知道，必须把握这个机会追问下去，否则错过时机，神秘人就不愿意再招供了，他极力寻找最有效的问题。

「你跟左志诚有什么关系？」

「左志诚杀了我爸爸！」

「左志诚杀了你爸爸？令尊是谁？」难以理解的黄炳南只能从神秘人的话。

「我要令他知道，失去一生最爱的滋味！」神秘人重申他的立场。

黄炳南感到这事情并不简单：「你利用 **NLP** 威胁左教授和他身边的人，就是要令他失去一生最爱？如果左教授杀了你父亲，为什么不交给司法部门调查？」

「你也是杀人凶手！我父亲是你下令开枪处决的」

黄炳南整个人像被五雷轰顶一样震惊。他心知，神秘人所讲的爸，就是当年胁持轮船事件中，由他发号施令狙击手开枪击毙的警员李大鹏。

「你是大鹏的儿子？」

「我要为父报仇！」神秘人激动起来。

黄炳南沉思：与左志诚有着莫大仇恨的人，应该就只有大鹏的儿子了。因为，大鹏的儿子一直认定，是左志诚把他最爱的爸爸害死的如今要害死左志诚最爱的人，也是相当合理。



另一边厢，左志诚与嘉美在医院内接受医生的检查，医生指嘉美只是受到少许皮肉伤，不会有什么大碍，遂让左志诚与嘉美离开医院。

回家路上，左志诚久久不能忘记，人群中倩霖看着他的那个绝望眼神，深感内疚。他极力回想电子钟在倒数的那一分钟，自己在抉择救倩霖或嘉美时，大脑竟然再次释放出脑内啡，而他最终扑去抱住的人是嘉美，那即是说，他竟然对嘉美产生了爱的感觉！

「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我的大脑竟然会释放脑内啡？这种久远的感觉不会有错，我……真的能释放脑内啡，但对象怎么会是嘉美？」左志诚心里不停地反覆问自己。

左志诚返回住所，他安排嘉美先住在自己家里。

「房间内有新的衣服，你可以换上，今天晚上你在这里休息吧！」左志诚转身离去。

就在此时，嘉美突然扑向左志诚，从背后抱住了他。左志诚被嘉美这样的举动吓了一跳，呆站原地。

「嘉美……」左志诚有点结巴。

「教授，很感谢你救了我！」嘉美说。

左志诚转过身来，看着嘉美：「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在那一刻选择救你，但是……」

嘉美倾着头静静的看着他，听到他讲到「选择救你」时，她心中一疼，微微的一咬下唇，突然，嘉美情不自禁踮起脚，伸过脸去，一下子吻向左志诚的唇。左志诚起初有点错愕，可是她热情的吻却溶化了左志诚，那熟悉的感觉终于强烈的回来了，他的大脑再次大量释放脑内啡，使左志诚热烈回吻着嘉美，二人就像在沙漠走了一天一夜的人，突然看到有水源在前方一样，用尽任何办法都要得到对方。

任何禁忌、隔膜和距离，此刻都阻不了他们，他俩互相在对方身上寻找属于自己的体温和爱意，左志诚轻轻卸下嘉美的衣衫，露出她洁白的胴体，他由嘉美的颈一直吻到高耸的酥胸，再由胸部一直吻到她下身，把头埋在嘉美的双腿之间，一双粗壮的手掌全力抓她的双臀，嘉美情不自禁地呻吟起来，双方的情欲瞬间被触发，刹那间一发不可收拾。

在炽热的体温和汗水中，左志诚与嘉美自然地发生了性关系，彼此在对



方身上寻找到前所未有的快感。过了一个翻云覆雨的晚上，直至二人筋疲力竭，双双沉睡下去。



关注微信公众号：【重构文字】获取更多女性成长的内容



第二十五章

现在。

林间雪地上，摆放了一张皮制椅子，皮椅四脚均用建筑钢钉固定在地上，椅间，一个男人正被牢牢的缚在椅上，动弹不得。

这个男人就是左志诚。半身赤裸，双眼被黑布条蒙住，处于昏迷状态。一片雪花缓缓飘到他的脸上。

突然，冰冷液体泼在左志诚身上，令他惊醒，嗅到一阵强烈的汽油气味，他意会到，自己全身上下，满满都是汽油。

汽油配合着寒冷天气，使他本已几乎冻僵的身体，体温更降，他的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着，患上低温症的他，随时会而再度昏厥，但凛冽寒风袭向他身体时，却为他带来连番肌肤撕裂的痛楚，又令他在昏倒的边缘清醒过来……

此时，一片漆黑中，蒙着左志诚双眼的布条终于被用力扯掉。

左志诚那双本已因痛苦而圆睁的双眼，瞳孔更是极度的扩张。

「为什么……要折磨我？」左志诚颤抖着问。

操控着左志诚生死的那个人，站在黑暗中，面无表情凝视着眼前的猎物，并没因为猎物表现出来的痛苦而稍微动容。

「左志诚！现在是零下十三度，我泼在你身上的汽油，正快速挥发掉你的体温和水份，原本，低温症很快就能夺去你的性命，不过很可惜，高速挥发的汽油会把你皮肤撕裂，据说这种感觉，跟被皮鞭乱抽一顿没分别。这种感觉，现在你一定是比我更明白的了。」

即使变声器改变了音调，但那个人的语调仍然平和，仿佛交通警察在朗读公式化的法律条文般，不带丝毫情绪。

皮肤上那剧烈的痛楚余左志诚睁不开眼睛，只能依靠本能听觉去感受外界。他的耳朵告诉他，这个说话的声音由远至近，逐步迫近，显然说话的人正一步一步走近自己。这个人走到左志诚身边，停了下来，端详一下正因寒冷、痛苦和恐惧而全身颤抖的左志诚。

这个人发出一阵诡异的冷笑：「谈判魔术师左志诚，十一次成功游说连军



警和国际刑警也束手无策的重犯，报纸上怎么说的？『有左志诚在，就没有不必要的流血事件。』我倒很有兴趣知道，你现在要怎样脱身？你会用语言同步，讲出我现在的感受，进一步引导我的思想？或者透过肢体模仿，让我对你产生亲和的感觉？嘿嘿……还是你能试图跟随我的呼吸，消除我对你的敌意？」

神秘人继续不留情嘲笑：「嘿嘿，我看你现在什么都做不到，你之前对我设下了心锚没有？如果有的话，你懂的，你可以用隐晦命令引发我的心锚，让我听从你的指示，也许你便能逃出生天也不一定。」

说着，声音的主人把一只打火机塞到他手里：「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选择死亡的方式，好好珍惜这个机会吧。」

基于一丝不服输心态，左志诚挤出仅余的意志，极力睁开眼睛。

当他在模糊视野中看到此人面容，前所未有的惊吓如一个大铁槌，无情重重敲向他的心脏：「是……你？」

出现在左志诚眼前的，竟然就是嘉美！

「左教授，惊奇吗？」嘉美的眼神完全不同了，显得十分冷静。

左志诚终于明白一切。「你就是神秘人！」

「对，我才是大鹏的女儿！」嘉美说。

「那……在警局的那个，是大鹏的儿子？」

「阿健不是我哥哥，他是我这辈子最亏欠的人，他没有做错什么，只是因为他爱上我。」嘉美幽幽地说。

「如果你跟那人是同党的话，怎么他连你都抓了？」

嘉美笑了一笑。

一切回到过去数个小时之前。

嘉美在警局一边看手机上的资料，一边等候左志诚，其实嘉美是发简讯给阿健：「开始行动。」

接着，嘉美离开警局，到对面那一间便利商店买饮料。街无一人，只有昏黄的街灯。嘉美选购饮料时，旁边也有一个男人在吃东西，他的脸上有一道刀疤，正是阿健。二人貌似不认识，却说不出的默契。

「我们部署了这么久，就是要等今天。」嘉美貌似喃喃自语。



「为什么不让我直接把他杀了？你这样做很危险的！」阿健就在嘉美的身旁吃着东西。

「不行！我要有他最意想不到的方式，令他众叛亲离，令他最在意的妻子都恨他一辈子！」

「但如果他不选择你，而机关又失灵，令你受伤了，叫我怎么办？」

「不会有事的。有你在，我很放心。你不会让我有任何危险的。」

「如果我们完成了这件事，你可以跟我走吗？」

「完成这件事，报了父亲的仇，到时候，我们就可以重新开始，到另一个地方，过我们想要的生活了。」嘉美看一下手表的计时器，显示尚有五分钟。

「来吧。时间不多了！」嘉美温柔的催促阿健赶快行动。

阿健点点头，嘉美转身离去，走出便利店。在夜静无人的街上，阿健驾着摩托车，高速驶来把嘉美抓住，并绝尘而去。直至左志诚从警局出来，发现嘉美失踪了，接到神秘人的来电……

一切，都是嘉美自导自演的一场好戏。

「原来，你一直待在我身边，就是伺机复仇？」

「你永远都没有办法知道，没有家、没有家人的感觉，究竟是怎样……」嘉美述说时，双眼含着泪。

「我妈妈生下我之后，就难产过世；我的哥哥在爸爸过世后，因为得到严重的抑郁症，自杀了。那个时候起，这个世上就只剩下我一个人。」

「不过，我没有放弃，我发誓要好好生存，努力武装自己，长大之后回来向你复仇。」嘉美狠狠地说。

「所以你专修 NLP，就是要以我最引以为傲的能力来对付我！」左志诚说。

「你应该多谢我，没有我催眠你，你的大脑不可能再次重拾『爱』的感觉。」

「什么？」左志诚再一次难以置信，因为他竟然被嘉美催眠了。

「但，我的大脑已经不能再释放脑内啡了，你的催眠再厉害，也不可能把我受损的脑神经修复。」

「哈哈，左教授，我确实没办法让你产生更多的脑内啡。但，要制造你爱上我的错觉，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难。我只是在你身上下了两种心锚。第一



个心锚，是对我的完全信赖。」

左志诚此刻无言，只是静静看着她。

「我第一次上来面试时，就已经开始铺排我的心锚了。当时我把你凌乱的办公室整理好后，我就看到一个可以对你下心锚的机会。当我观察到你很满意的表情，我就是这样微微的倾斜我的头部，而倾斜的同时，我口中刚好讲到『完全相信我』这段话。」

说着，嘉美又倾斜着她的头。「往后，我只要一看到有机会，就继续强化这个心锚。呵呵，三个月的时间，已经很足够了。」

左志诚不禁回想起彼此第一次见面时的各种情况，他终于明白，嘉美必定是在这几个月的朝夕相对中，当他对嘉美展示信赖或赞许时，她就选择性对他设下心锚。

他也知道，虽然他是一个 **NLP** 大师，却也不知道自己已被下心锚的理由：对方不定性的出招。有时候，在他有信赖的反应时，设心锚。然而有时，同样是他有信赖感的前提下，嘉美却没有设心锚。如此，就算是 **NLP** 大师，在没有怀疑对方的状况下，根本不可能察觉到。

「更何况，我还在你身上找到缝隙。神秘人致电给你之后，你一直被牵着鼻子走，直到你的前妻倩霖说：『你根本没有一生最爱，你最爱的只有你自己』时，你还记得那种失落感吗？」

「你是说，我的『能量最低点』吧？」左志诚不屑。「你就是趁我买醉消沉的时候，向我下心锚？」

「对，我就是趁你处于最脆弱的时候，启动了之前下过多次的信赖感心锚，同时也重叠植入了你很需要我的心锚。我为了植入『我是你一生最爱』的心锚，所以，看到我跟倩霖在工厂中出事坠落的时候，你的大脑便释放了大量脑内啡，对我产生爱意，觉得不能失去我，因而扑过来救了我。」嘉美解释说。

「但，那也不可能让我觉得，你是我一生中最爱。」

「哈哈，当然还不能。所以，我在试用期的这三个月，还得设另一个心锚。这心锚和性欲有关。」

左志诚默不作声，因为他知道，如果换作是他出招的话，也肯定会用到这一着。



「跟性欲有关的心锚更容易设了。你这个人三句不离本性，喜欢说淫道色。只要在我面前提到黄色话题，或在我面前说当年你的性爱征服史时，我就会给你一个『你坏死了』的回应……」嘉美咬了自己下唇一下，示范给左志诚看。

左志诚摇头：「就算你对我重叠启动这两个心锚，让我觉得完全相信你、需要你、对你有性幻想，也不能让我再有爱的感觉。我会跟你上床，甚至有可能当你男友，但不可能爱上你。」他这么说，是因为他也是用类似的技术来猎艳的。「更何况，我的头脑已经不能再分泌脑内啡了。」

「所以，我才帮忙你上演一套英雄救美呀！你的前妻已经被我做了安全保障，因为我要你在救我后，备受她的失望的折磨。当我们一起掉下来前，你看着我时，我就同时看着你而倾斜我的头、轻咬我的下唇，同时启动了两个心锚。之后我才示意阿健把我们弄下来。我那一个下坠，才是药引。」

左志诚略有所悟。

「当时，你的下意识中，重叠出现了对我有性欲、对我的完全相信，和很需要我的感觉。同一时候，我的下坠，让你强烈的感受到会完全失去我，你可以想象一下，当感受到极度需要我的同时，却看到我可能会死去，你会做什么呢？」

左志诚没有回答嘉美，因为面前这位女生的 NLP 铺排功力，有一种铤而走险的厉害。冒着自己生命危险，当作启动对方心锚的药引，是他这位名 NLP 大师想也没想过的。

「所以啊，左教授，我根本不需要启动你脑中的脑内啡，就能让你错觉，我是你的最爱。呃……是错觉吧？就像你常常在课室中说的那句『爱情就是一种错觉』口号？哈哈哈。」

左志诚冷冷问：「你要对付的是我，何不一早杀了我？」

「我早跟你说过，我要虐待你的精神、磨灭你的灵魂，我要令你身边所有人都清楚知道，她们并不是你的一生最爱，才准许你死去。」

「这种创伤是永远无法弥补的！」左志诚暴喝。

「要怪只怪她们的身边，有左志诚这个人的存在！」嘉美无情地回答。

「此刻，我真正的众叛亲离了。」左志诚垂头丧气。

嘉美笑着。



「如今，无论你爱的是我，抑或你自己，都没有分别了……现在你的体温正急速下降，剩下大概三分钟的生命，如果在这三分钟内有爱你的人来救你，那就是我输。不过我相信，不会有人来救你的，所有爱你的人都已经对你失望了，你已经众叛亲离。」

你可以选择用这三分钟时间，运用你的 **NLP** 技巧来游说我，亦可以用这三分钟时间选择冷死，或者用打火机点火取暖，不是每一个人都有选择死的权利，你算是幸运了。」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左志诚心脏扑通扑通的跳动。

「难道，我真的没有任何办法了吗？」左志诚内心呐喊着。

突然，一丝念头在左志诚的脑海中闪过。

他的眼神坚定起来，忽然间，他抬眼看着嘉美。「噗！哈哈哈！哈哈哈……」

「你笑什么？」嘉美皱眉的问。

「你不觉得好笑吗？我大半人生都不相信爱情，视之为错觉，也教人如何玩弄这种错觉，可是，现在我却放不下这个错觉。」

「什么意思？」

「我常说，爱情不是感觉，而是错觉。但，错觉其实就是感觉。」左志诚很肯定的说。

嘉美没有回应他。

「爱情的感觉，没有所谓对错。很多人曾经问我，如果我能利用话语和肢体语言，懂得如何精准把握策略，让女人对我有爱的感觉，那还是真的爱吗？对我来说，爱情还存在吗？我会说：就是因为知道了这一切，而仍旧选择相信，这，就是爱情了。」

现在，轮到嘉美的脑袋受了一记重击。

「嘉美，你虽然会杀死我，但此刻却使我解脱了困扰多年的问题，我终于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爱情。」

说着，左志诚抬头闭目，举起手中打火机，脸带安祥的微笑，准备将自己一举点燃……

就在他准备点燃打火机的一刹那，一只手把打火机抢走了。左志诚抬头一看，阻止他自杀的，正是嘉美。



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一阵警车的警笛声，黄炳南带着大队人马来到，救了左志诚，并且准备将嘉美绳之于法。

嘉美眼见事败，不知如何是好，正想转身逃走，但迅即被黄炳南带来的警员重重包围。

「别动，再动的话我们便开枪！」黄炳南以手枪指着嘉美说。

嘉美无法逃走，只有默默站在原地，任由警员将她铐上手铐拘捕，并且押上警车。

嘉美被押上警车途中，经过左志诚身旁时，左志诚问了她一句：「你既然想找我报仇，为什么又要救我？」

嘉美幽幽地说：「我不知道。我很想要你死，可是当你真的要死时，我却又不想你死。或者，我的心锚被你启动了，我真的爱上你了……」

嘉美流下一滴眼泪。

左志诚脑海中，还不停地回绕着一个 **NLP** 的法则：「但凡要有效率的投放心锚的人，都必须先让自己在某种程度上，进入相似的心理状态，才能更容易感染对方，进入他要对方进入的状态。」

既然嘉美很成功的对左志诚投放了很多次信赖感、性欲和很需要她的心锚，让左志诚爱上了她，想必她也同时进入相似的体验，也进入了这些状态多次。

所以，左志诚刚才鼓起勇气，挺而走险作出最后一次的力挽狂澜，依样画葫芦学嘉美以自己生命作赌注，进而成功启动嘉美藏在内心的心锚，使她的大脑在顷刻之间，释放大量的脑内啡，对他充满了爱的感觉，因而不希望他就这样死去。

左志诚看着呆坐在警车内的嘉美，心中不禁百感交集。

「志诚，你没事吧？」黄炳南担心地问肩上披上毛巾的左志诚。

「没事，不过全身都很痛。」左志诚坦言。

黄炳南爽朗笑：「没事就好，救护车正赶来，载你到医院休息。他妈的，你是不是又在施展你的阴道催眠法？又一个女人栽在你的手里！」

「哈哈！」左志诚也笑了出来：「谢谢你救了我，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左志诚好奇地问救命恩人。



黄炳南笑说：「你知道我素来都是一个有两手准备的人，你发生车祸后，由医院逃走，我已心知不妙，于是在你被扣押于审讯室时，下令小方在你被没收的手机里安装卫星定位程序，又帮你充好电，这样就可以追踪你的路线。」

当我安排暗中跟踪保护你的下属，被人从背后袭击时，我就知道，你一定出事了，就立即赶来救你。我的直觉员没有错，这个神秘人一定有同党。」

左志诚尴尬地笑。「看来，有时候，有两手准备也不错。」左志诚与黄炳南握手，一切尽在不言中。

坐在警车内的嘉美，看着左志诚和黄炳南对话，想到这事件经过部署多年，虽然最终她被拘捕了，但总算得到一个解脱。但当她想到被拉进这个计划的另一人，不禁为他感到内疚。

「如果我们完成了这件事，你可以跟我走吗？」阿健跟他说的最后一句话，在嘉美耳边无限放大，发出回响。

「阿健，对不起……」愧疚感使嘉美的泪水情不禁流下来。

大鹏被杀，嘉美被安排在在一个外国家庭中寄养，那是一个很温暖很模范的家庭，他们有一个小男孩。小嘉美第一次进来这个家时，心里有点害怕，不知所措，然而，那个小男孩走过来主动跟小嘉美说话：「你好，我叫阿健，以后你就住在我家了。」

小嘉美没有回答，有点腼腆地点了点头。

「你叫什么名字？」阿健雀跃。

「我叫嘉美。」小嘉美道。

「不用害怕，从现在开始，我会照顾你、保护你，不会让人欺你的。」阿健天真的说。

小嘉美听到这句话，打从心底的感到温暖，她对阿健终于释怀，展现了前所未有的灿烂笑容，二人手牵着手，一起在花园中玩耍。

阿健与嘉美彼此之间，有着一种难以解释的感情，有时候，这个世上，总有一些人是愿意无条件的为他人奉献，为他人牺牲的。

警车开动，嘉美在模糊的视线，往后望着身影越来越小的左志诚，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难过。她闭上眼，让自己的心慢慢平静下来。

警车越走越远，渐渐消失在地平线另一边……



此时天边泛起鱼肚白，阳光正努力从密密云层中钻出来，展现一幅生机勃勃的画面。左志诚受着阳光的温暖照耀，经过这一切，他明白：爱与被爱，都是一种幸福，不能控制，亦不应该去控制。

虽然，他知道这件事使身边的人受了无法弥补的创伤，可是一切已过去了，左志诚决定，人生剩下的时间他要好好治疗这些伤口，重新去爱身边的每一个人。因为，这个世界必须存在爱，社会才显得和谐美丽。

全文完



关注微信公众号：【重构文字】获取更多女性成长的内容

